科幻名著選讀

異星探險

PLANET OF NO RETURN



波爾・安德遜著

科幻名著選讀

異星探險

PLANET OF NO RETURN

波爾・安德遜著

科幻名著選讀⑤

異星探險

福將



異星探險

世界人口已瀕飽和的邊緣，外星移民的路是否可行呢？宇宙間的星球，是否還有其他的土著？

韓德遜號除了探索適合移民的星球，還負責尋找失踪的達伽馬號，但是探險人員在征途中，被毒蜥蜴咬死，被困在深洞中，被海潮襲擊，連串的意外，使這次異星探險籠罩了恐怖、死亡的陰影。

故事在如潮湧般的衝擊後，終於一瀉而下，打開了一切謎的死結，然而却又留下了一個耐人思索的問題……

科幻名著選讀

1. 合成怪人
特價75元
2. 地底三千里
特價75元
3. 黑 洞
特價65元
4. 太空潛艇
特價75元
5. 異星探險
特價65元
6. 冷凍人生
特價75元

科技世界拾菁

1. 地球浩劫
特價70元
2. 太空殖民地
特價70元

前言

抬頭望星空，天上星星到底有多少？根據目前天文學資料的估計，宇宙大約有三十億個銀河系，一千億個星球。我們的太陽系只是三十億個銀河系中一個小小的星系，地球在恒河沙數的星星之中，就好比沙漠裏的一粒沙。不過，地球是與衆不同的，因爲地球上有人類。

科學家估計，將來地球的人口會發展成現在的兩倍半，即八十億。到那時，人類將不得不向外星球移民了。科學幻想小說中描寫向天外移民的構想就是以此爲根據的。

《異星探險》這本科學幻想小說，是美國著名科幻小說作家波爾·安德遜（Poul Anderson）的作品。安德遜的雙親是北歐移民，他一九二六年出生於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曾在丹麥居住，因此他精通北歐語言，對北歐的文學很有修養。戰後他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物理系讀書，一九四八年獲物理學士學位。可是他在大學畢業之後，却放棄了從事物理學研究的工作，改行寫作科學幻想小說。

其實這並不是偶然的事，安德遜很早就對科學幻想小說感到興趣，還是在大學讀

書時，他已參加當地科幻組織的活動，醉心於科學幻想小說的創作。他第一篇科幻小說《明天的兒童》發表於一九四七年，當時他還未寫好大學畢業論文呢。

現在安德遜著作等身，已經是美國科幻界的重要作家，他曾於一九六一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多次獲得「雨果獎」（科幻小說最高的文學獎），並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獲得過「星雲獎」。在第十七屆世界科幻小說大會成爲「榮譽貴賓」作家，他還曾於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擔任過一年的美國科幻作家協會主席。

《異星探險》最初發表時，用的書名是《去了不能囘來的星球》（Planet of no Return），後來再版改用了新的書名《謎與底》（Question and Answer），我們爲了便於讀者理解，中譯改用《異星探險》這個比較通俗的書名。

這本小說是一本描述人類派遣科學家到外太空的星系去探索一個自然條件與地球相似的星球，準備移民，第一艘探險船「達伽馬」號却有去無囘，失去踪影。到底這艘探險船和全船的探險人員到哪裏去了呢？是被外星球的生物吞噬了？還是飛船失事爆炸？帶着偵破這個謎的任務，第二批探險人員乘坐「赫德遜」號出發，他們能解決這神秘的謎嗎？

他們在目的地特羅亞星遇見了外星人，這是一種像貓一樣有自己語言的智能生物，這些外星人是當地的土著？還是宇宙的主宰？

探險人員在征途中，被毒蜥蜴咬死，被困在深洞中，被海潮襲擊……爲什麼會出現這一連串意外呢？

隨着小說情節的發展，懸疑不斷增加，像水壩一樣把水位一步步增高，直到最後一瀉而下，在最高潮中解開了一切謎的死結。可是，作者在結尾時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留給讀者自己去囘味，去思考。

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人的價值。誠然，人在宏大的宇宙中，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地球也只是宇宙這無垠的沙漠中的一粒沙，地球上的一個人只不過是八十億人中的一個，但每一個人都有着他個人的性格，個人奮鬥的目標，個人存在的意義，個人本身的弱點……也就是他的人生的價值。如果把地球上每一個人，按照一個共同的模式，鑄造成每個都一模一樣的「超人」，到那時個人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到底讓每一個人按照他自己的優缺點、發展成有自己個性的人好呢？還是按一個模子，把全人類鑄成一模一樣，沒有個性，沒有個人的弱點，個個都是「超人」好呢？這是作者要讀者去作決斷的問題。

主角羅蘭辛作了選擇，到底他這選擇是對？還是錯？

《異星探險》是一本情節驚險的小說，但同時也是一本富於哲理性的小說，科學幻想小說中，當以有內涵、有哲理者為上品，這本小說在這方面是很成功的。

一

「智慧優於力量，但窮人的智慧不受重視，他的話沒人去聽。智者的話是在靜中傾聽的，猶勝於愚人大叫。智慧勝於戰爭的武器；但一個罪人足於毀滅很多美好的東西。」（《教義》第九章十六至十八節）

當電話響起來的時候，約翰·羅蘭辛正在他居住的旅館向窗外望去。他是住在第五十八層，窗外垂直往下看，令他感到有點兒昏眩。在月球，他們是不會建造這樣高的房子的。

在他下邊，在他上邊，在他四周，這城市活像一座森林，懸空的曲橋，從一座高窄的大廈伸向另一座。這城市閃耀着爍爍燈光，一直伸延向遠方，遠到肉眼看不見的地平綫。那金色、紅色、白色和寶藍色的燈光，並不是連貫不斷的，這兒或那兒會有一片寬濶的黑色，顯示出那兒是座公園，在中夜還有着火的噴泉或發亮的水色。但這片燈光一直延綿無數公里，基多城是終夜不眠的城市啊。

時已近半夜，這時分，將有一批火箭發射昇空，羅蘭辛希望能欣賞這景色，它是太陽系裏相當出名的奇景之一呢。他付了雙倍的價錢來租住這間面對着太空港圍牆的房間，儘管房租是由拉格蘭治探索協會支付的，但他這樣做，內心還是難免有點過意不去。他的童年是在阿拉斯加一個偏遠的農場中度過的，經過艱辛奮鬥才讀完大學，作爲一個窮學生，能唸完大學，取得學位，全是靠獎學金和勤工儉學才能完成的。接着就在月球天文台工作了多年，他從未曾這樣奢侈過呢。他對自己的生活是沒有怨言的，但也沒有什麼奢求。不過如果現在要到太陽系以外無盡的黑暗中去探索，那他倒要先看一次基多城太空港在半夜的奇景才甘心。說不定他再也沒有另一次能看它的機會了。

就在這時，電話鈴輕輕地響了起來，把他嚇了一跳。

羅蘭辛覺得自己太神經過敏了，根本沒有什麼事情值得害怕，他們不會咬他一口的，但他手掌心却汗濕了。

他走上前去，按下掣鈕，說了聲「哈囉」。

在螢幕上現出一個面孔，這是個不易記得起來的面孔，圓滑豐滿，獅子鼻，一頭稀疏的灰髮，身體似乎又矮又壯。講話的聲音相當高，但不會令人不快，講的是北美洲的英語：「是羅蘭辛博士嗎？」

「是的，請問……是誰？」

在月球城，每個人都是互相認識的，到地球來旅行並不多見，羅蘭辛根本不認識這打電話來的陌生人。再說，他不習慣地心吸力和氣候變化，也不慣厄瓜多爾的微寒的天氣，他感到失落。

「我是愛德華．艾維尼，我是政府人員，也同時是拉格蘭治探索協會的人員，是兩者之間的聯絡官，我將以心理學醫生身份參加這次探險。希望我不是半夜裏把你吵醒吧？」

「不……不，完全不是，我過慣不規律的作息時間，在月球就是那樣的。」

「在基多城也是這樣，請信我的話吧，」艾維尼笑了笑說，「喂，你現在能來見見我嗎？」

「我……嗯……現在嗎？」

「任何時候都行，要是你沒事就來吧，我們可以喝上幾杯，也許能談一陣，你在城裏時，我遲早也要找你的。」

「好……好，我看行的。」羅蘭辛感到事出倉促，在月球過慣優閒的歲月，他已

無法接受地球這種行動節奏了，他直想向什麼人直唾其面，告訴他得向他羅蘭辛學樣，改變一下速度，但他知道自己是絕不會這樣做的。

「好，太好了，非常感謝，」艾維尼把自己的地址告訴了他，就掛斷了電話。一陣低沉的隆隆聲傳透房間，火箭發射啦！

羅蘭辛匆忙趕回窗邊去，只見太空港的圍牆好像地球的邊緣，在燈光下一片黑色，一艘、兩艘、三艘……十多支金屬的長矛，帶着火焰，發出雷鳴，騰空而起，月亮在城市的上空，好像一個寒冷的盾牌……不錯，這奇景確是值得一看的。

他打電話召了一輛空中的士，在他薄薄的寬大的睡衣褲上披上一件外套。直昇飛機幾分鐘內就來到，它在他的露台前停住，伸出跳板，他走進去，覺得自己的外衣變熱了，這外衣是有內熱設備的。他坐下來，把要去的地址在機器上打了出來。

「先生，請先付車錢，三圓五角。」

那機械的聲音，使羅蘭辛感到難為情，他差點沒出聲道歉，連忙把四塊錢揷進那收銀器裏。自動駕駛員給他找回錢，就把的士飛上天上去了。

他飛向另一間旅館，顯然艾維尼也並不常住在基多城的。他走過走廊，來到要找的套間，對門口說了聲：「羅蘭辛」，門就應聲為他自動打開。他步入接待室，把外衣脫下來交給機械人，接着就見到了艾維尼。

不錯，這心理學家個子相當矮，羅蘭辛跟他握手時，得低頭來看他。他想自己大約只有艾維尼一半年紀。他是個高瘦的青年，一頭不馴的棕色頭髮，長着一對快活的眼睛，面容光滑，帶有一種在月球上晒足了太陽的又紅又黑的健康色澤。

「羅蘭辛博士，很高興你能來，」艾維尼像罪過似地把聲音壓低說道，「我怕現在還不能請你喝酒，我們有另一位參加探險隊的人在這兒，來談公事的……他是個火星人，你懂啦……」

「哦？」羅蘭辛差點衝口而出說出什麼不好聽的話，他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歡跟一個火星人同船探險，不過現在不喜歡也太遲了。

他們走進客廳，那火星人早已坐在客廳裏，也不站起來迎接他們。他也是高大瘦削，輪廓粗獷，即使是穿了一身挪亞人不同政見者的黑色緊身衣，也減少不了他的粗獷，他的面孔是稜角分明，鼻子和下巴突出，剪得很短的黑髮下，是一對不好相與的黑眼睛。

「這位是賈普．唐敦，這位是約翰．羅蘭辛，請坐下來吧，」艾維尼自己坐到一張椅子上，唐敦則坐在椅邊，挺直腰桿，顯然不喜歡這些跟他輪廓完全不同的傢具設

計。

艾維尼解釋道：「唐敦博士是在新錫安大學任教，是個物理學家，輻射學和光學的專家。羅蘭辛博士一直是在月球城天文台工作，你們兩位將與我們一起到拉格蘭治空間去探索，當然，你們現在就結識那是很好的。」他設法擠出笑容。

「唐敦？我好像是在X光照片攝影學上看見過你的大名吧？」羅蘭辛問，「我們曾利用你研究的成果，去檢查星的光譜，那非常有價值呢！」

「謝謝你，」火星人的嘴角往上一掀，「專利權不是屬於我，而是屬於上帝的。」這話聽來眞是問所所答。

「對不起，」他轉過身對艾維尼說，「我要把話講清楚，他們說你是這次探險的官方代表，我剛看過人員名單，查了一下檔案，你們有一個技師叫雷奔・楊格，他的宗敎信仰是個所謂新基督徒。」

「嗯……是的，」艾維尼垂下雙眼，「我知道你的敎派跟他的合不來，不過……」

「合不來！」唐敦的太陽穴冒起青筋，「新基督敎當權時，迫得我們移居火星，是他們曲解敎義，令所有人對改革主義嗤之以鼻，是他們挑動我們與水星的戰爭，是他們在整個太陽系對我們加以誹謗攻擊，是他們的狂熱盲信者令得我有必要帶了槍到地球來。」他氣得雙手搯緊了拳頭。

羅蘭辛心想：「不，並非全是這樣，部份原因是因兩者爲敵對力量，部份原因是出於地球心理學家的挑動，這樣才使得水星和火星的首腦受他們擺佈。」

當唐敦再說話時，已冷靜下來：「我並不是個偏執的人，只有至高無上的主才知道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你可以在探險隊裏包括有猶太敎徒、天主敎徒、回敎徒、不信敎的人、集體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我不知道你還選擇些什麼人。不過，參加這次探險，我是認爲自己有義務：去跟別人合作，一起戰鬥，甚至拯救船上每一個人的生命的。但我不能保證我會對一個新基督敎徒履行這種義務和職責。如果楊格去，我就不參加，話說到此爲止了。」

「嗯……嗯……」艾維尼用手梳弄着頭髮，一副無助的神情，「嗯，眞對不起，想不到你感情這麼……」

「那些在政府裏負責挑選人員的蠢材，在一開始就應考慮到這一點嘛。」

「你不能再有商量餘地……」

「不能，你只有兩天時間可以通知我已剔除掉楊格，過了兩天，我就買票回火星

去了。」

唐敦站了起來，不再談下去：「對不起，對這事，我的態度是激烈的，但也只此一法，請代我向政府表明，我現在可要告辭了。」他和羅蘭辛握握手，「很高興能遇上你，希望下次見面是在好一點的情況之下吧，我想向你打聽一下有關那X光工作的情況。」

等他走後，艾維尼由衷地嘆了口氣。「喝一杯怎麼樣？我很想喝一杯呢，眞是越軌啊！」

羅蘭辛愼重地說：「從現實主義的觀點看，他是對的，如果他們兩個同一條船，可能出現謀殺案呢。」

「我想也會這樣。」艾維尼拿起坐椅的電子傳聲器，對房間服務部講了幾句話。

艾維尼轉過頭來，對客人說：「怎麼會把他們兩個湊在一起的，我不清楚。不過，這並不使我驚奇。整個計劃活像是挨了毒咒似的，一切事都盡出差錯。我們比原定計劃拖延了一年，而造價比原來的估計高了幾乎一倍。」

房間服務部送來了一個托盤，裝有兩杯威士忌加蘇打，它在滾動桌子上停下，桌子把酒送到人眼前。艾維尼拿起杯子，猛灌了一口。他說：「楊格看來得走了，他只是個技師，像他這樣的人還易找到；我們必須有一個像唐敦那樣才能的物理學家。」

「那眞是件怪事，」羅蘭辛說，「像他這樣一個人，你知道，他在他那條綫上可眞是光芒四射，而且還是個第一流的數學家，何以……竟是一個不同政見者？」

「一點也不奇怪的，」艾維尼抑郁地呷着酒，答道，「人類的心是一個不可思議而又難以叵測的東西。它完全可能同時相信上十件互相矛盾對立的事物，很少人眞正學會怎樣去思想呢，那些會想的，也只是以他們心靈的表面去思想而已。其實他們並不眞正懂得思想……其餘的則仍局限於千百種潛意識的恐懼、憎恨和渴望的反映和合理化。我們終於掌握了一種人的科學，一種『眞正的』科學；我們終於懂得了：一個孩子只有是眞正心智正常時才將他養大，但這要在任何較大程度上得出結果來，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可是，從我們全部歷史遺留下來給我們的瘋狂愚昧實在太多了，而且很多已深植進人類社會的結構之中呢。」

「嗯……」羅蘭辛很不自在地挺直身子，「我敢說你是對的，不過，呃，對於當前的事……你想見我是要談……」

「只是喝杯酒閒聊幾句，」艾維尼說，「我的工作是要了解船上的每一個成員，要做到比他們自己更了解他們，不過，那同樣也需要時間的。」

羅蘭辛面孔感到發熱，問道：「在我志願報名參加這次探險時，你已有了我的心理測驗問卷了，那還不夠嗎？」

「不，到目前為止是不夠的，你那些只是一套分數、多元的測驗圖、實驗式和數字。我希望能把你作為一個人那樣去了解，約翰，我並不是要盤問你，我只是想跟你交朋友罷了。」

羅蘭辛喝了一大口酒，說：「好吧，問好了。」

「沒有什麼要問的，這不是一次心理分析，只是聊聊天，」艾維尼又嘆了口氣，「天啊，當我們眞能進入太空我就高興啦！你根本不知道這整件事是怎樣的一場激烈競爭啊。如果我們那位朋友唐敦了解所有的詳情細節，他準會得出結論說，這是上帝的旨意不希望人類到特羅亞星去，他也許是正確的，有時我也會這樣想呢。」

「第一次探險已經囘來……」

「那並非是拉格蘭治探索的探險，那只是一船天文學者，目的是去調查『大力神』星羣的星，他們在研究拉格蘭治那些太陽的途中發現了特羅亞——伊留姆星系，從太空帶囘來了一些資料，僅足以令一次星球地學考察研究顯得值得一試，但他們並沒在那星球着陸。」

「那麼說，第一次眞正的拉格蘭治探險隊沒有囘來囉？」

房間一陣沉默，在濶窗外，夜間的城市在黑暗中閃爍生輝。

羅蘭辛最後打破沉默，問道：「那我們這次，是第二次探險吧？」

「是的，每一件事都出差錯，我告訴你吧，首先，協會花了三年籌備經費，接着在管理上出現令人難以置信的混亂，後來他們開始建造太空船了，他們就是無法買一艘，每一樣機件都得分散購置，這又拖延了時間。這部件買不到，那部件又需特製，這不只花了時間去建造，而且造價也超出了預算，接着又出現了破壞！」

「破壞？」羅蘭辛吃驚地問了一聲。

艾維尼道：「只因為有一個人冒死堅守崗位，才挽救了它，太空船不致於完全損失掉。即使如此，修理又耗盡了協會的財政，當他們再次籌錢，又一次停頓下來。這可不容易啊，隨着每次失敗，公衆對於向外星殖民的思想越來越反感了。雖然現在差不多能成行了，但仍有障礙，今晚的事情，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工作總算是做了。」

他搖搖頭，「幸好協會的首腦，還有韓密敦船長和其他一些人，頑強地堅持下來，要是普通人，早幾年就會放棄不幹了的。」

「早幾年？……對，第一次探險隊下落不明地失踪掉，是七年前的事吧？」羅蘭辛問。

「唔唔……，自從協會開始計劃這次探險，已過了五年多了。」

「誰……誰搞破壞呢？」

「誰知道？誰也不知道，也許是一些有變態動機的狂熱集團吧，你知道，有不少這樣的集團的。也許……不，那太難以置信了，我敢肯定拉格蘭治探索一直是不走好運，希望這次能時來運轉就好了。」

「第一次探險隊的下落呢？」羅蘭辛輕輕地問了一聲。

「我不知道。又有誰知道？這正是我們這次去探險打算弄個水落石出的問題。」

接着他們沉默了很久，但交流着無言的思想：

看來，是有人或有某些東西不希望人到達特羅亞星去，但這是誰？爲什麼？怎麼樣？

我們能找到這問題的答案嗎？

假設我們去找尋這答案，同時，也假設我們能將這答案帶囘地球來。

能帶囘來嗎？第一艘探險船，它的儀器裝備跟我們這次一樣好，也跟我們這次一樣載了人去，就沒有囘來。

二

羅蘭辛在細看着一份小册子，那上面寫着：「自從發明了超光速曲相飛行後，在很大範圍內，星際之間的距離，已幾乎變成沒有意義了。飛過十萬光年所需的時間和能量，並不比飛過一光年多多少。很自然的結果就是，一旦探察了最近的幾個星球之後，太陽系的探索者就開始對宇宙中最感興趣的星球進行調查研究了，誠然，它們很多離老家十分遙遠，同時他們不會去理會那數百萬個日星相當正常的干擾。在第一次探索阿耳法人馬座的二十二年內，已到過數以百計的星球，即使找尋一個跟地球相似的星球來殖民的希望告吹，其收穫，以科學知識來說，仍是很可觀的。

「第一次到大力神星羣探險純屬天文學性質的，人們只對星羣的天體物理學感興趣：那是由數百萬顆屬於第二星羣的稠密羣體，周圍的空間出奇地沒有塵埃和有毒氣體。當繞着拉格蘭治雙子星飛行時，觀察者測出了一顆類似地球的星，由於它的特羅亞式的位置，故名之爲特羅亞星，那顆較細的僚星名爲伊留姆星。探險隊由於缺少了在星球着陸勘探的設備，自然也就只好滿足於從空中對它進行研究了……」

羅蘭辛將小册子放下，嘆了口氣。他幾乎可以把它背出來了。是的，根據在大氣層光譜分析的資料，植物看來能保持葉綠素，質量和地表重力的計算，溫差電偶證實了圖表所顯示的東西：這是一個仍然被冰川封鎖的世界，但赤道帶則寒冷和涼爽，既有冰雪和風暴，也有百花盛開的炎夏。在這個世界，人類可能不需要穿戴太空頭盔行走，同時能建立家庭和農莊，甚至建設城市，在這世界人類有可能落地生根，擁有它。太陽系擠滿了七十億人類，正急於找尋出路去處。羅蘭辛在這一生中已看出這種夢想正在慢慢萎落。當然，早已有人預見到這點，但沒有人相信。

一艘接一艘太空船返航，只帶回來令人沮喪的消息，看來天上像塵一樣多的衆星之中，竟沒有一個星球是可以讓人類生根的。

地球上的生命，是以化學、物理和生態的因素非常微妙地保持平衡，它們很多產生於全然是地質和進化上的偶然性。在別的星球上，人要想能不依靠煞費苦心的人工輔助物而生活，那就別指望了。首先，你得找到有氧氣的大氣層，恰當程度的輻射和氣溫，地心吸力不能太小，太小就會讓空氣流失掉，太大又使人無法動彈。像用一個大機器將各星球一一過慮，留下的不會超過百分之一了。接着，你還得考慮到它的生物學狀態。供人食用的植物與家畜，不能脫離了其他生命組成的巨網而生長，這些生命大多是微生物，諸如固定氮氣的細菌、死物寄生菌和蚯蚓，而這些却不能簡單地將它們播植到一個新的星球去，因爲它們同樣也需依靠其他生命形式生存。你得給予它們一個能適應的生態，十億年分隔的發展極可能令當地的生物成爲毫無營養，甚至是劇毒的，就是維他命加倍量也會有害嘛。

火星、水星和木星的幾個衞星都已經殖民，是的，但耗費極之巨大，而且是爲了特殊原因，例如開採礦物，充軍，在歷時兩世紀的大戰中的難民移居……但他們的圓屋體系和食物庫，永遠也支持不了很多人的，不管你想盡辦法也不行。現在星球是開放了，但誰也不想要另一個地獄似的星球，套用經濟術語來說，誰也賺不到一分錢，誰還肯幹呢？有很少一些星球是可能移民的，但它們却有一些疾病。這些疾病人類是不能抗禦的，它們可能將百分之九十的移民，在未發明疫苗和製出血清之前，就消滅淨盡。「麥哲倫」號垂死的船員，從天狼星返航時，只來得及用電報把他們的悲劇拍發回來，然後壯烈地將太空船衝進太陽去自行毀滅。

有些星球上本身有土著，是些跟人一樣聰明的非人類生物，有時他們的科技只落後於人類並不遠，他們會抗拒入侵，所以，星際的征伐只是無稽之談。派遣殖民，帶着設備，或派出軍隊，這就是說，需要付出生命、非常珍貴的金屬資源，血汗與眼淚

，付出的代價與收益相比較，實在是得不償失的。儘管征伐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人類早已打得筋疲力竭，大多數人仍活在飢餓邊緣，對於戰爭提不起興趣了。

需要的是：跟地球相似的星球，可以居住但又沒有土著，沒有致命的疾病，富足得在沒有太陽系的支援下，也能維持移民自給自足。

探尋結果：在將近一代人的歲月裏，毫無收穫。

羅蘭辛還記得大力神探險隊回來時引起的熱潮，那時他還只是個小伙子，是在他得到科技大學學位之前那一年，他也曾在阿拉斯加的冬夜抬頭仰望星空，結果是大笑一場。接着，「達伽馬」號出發，離太陽系而去，兩年後，人們帶着逝去的希望憂心忡忡地聳聳肩頭。他們是被土著謀殺掉，還是被細菌病毒弄死了？是地面裂開把他們吞食掉，還是被北方的雪崩凍僵了？……又有誰知道呢？又有誰關心呢？如今已很少聽到人們談論新的地球了；剛畢業初出茅廬的人所作的烏托邦式的設想已不再有人出版了；人們越來越依賴這老邁疲乏的地球，把肩膊頂着地球不願轉動的巨輪，把它當作他們唯一的家園和唯一的希望，永遠這樣過下去……

「兩隻燕子並不就是春天……統計上不充份的例子……統計學肯定某處一定能…

…」不過，每一屆議會都砍削進一步調查的撥款，越來越多巨大的太空船，在船長請求經費時，陰沉地在地球上空轉動，當拉格蘭治探索協會掏出錢要買一艘時，却一艘也買不到，總是有理由不賣的。

「對不起，我們自己要保有它，我們一籌足錢，我們要試一試去實現我們自己的理想。」

「對不起，它早已有主了，兩個月內就要出發到托西狄星去作異種學探險。」

「對不起，我們已在將它改裝成星際貨運船了，這是賺錢生意……眞太對不起了。」

爲了這探險，「亨利．赫德遜」號太空船得從頭建造。

埃及人駛帆船到達龐德，本能輕易到更遠的地方去的，只要稍爲改良，他們可能到達印度。亞歷山大人曾建造風力撞擊打樁機，不過他們有的是奴隸勞力，沒有理由再進一步去製造蒸汽透平機的。羅馬人印製地圖，但却沒有想到要印刷書籍。阿拉伯人發展了代數，接着却把興趣更多投入到在理念上鑽牛角尖。

人類手中總是掌握有某些東西，但他們就不會牢牢掌握，好好利用。社會在得到一樣東西之前，總是必須要有一些事，足以令這願望成爲實際需要，才能行得通。

向星空發展的宏願正在死亡呢！

現在，太陽總算是落在他們後邊二十億公里了，小得只像在霧靄中的一顆發亮的小星星，他們終於以超光速進入曲相的飛行。

引擎在吼叫，積聚力量向勢能以外衝去，超越勢能後，奧米加反應就生效了。當太空船和它的人員躍出正常能量水平之外時，有一陣令人不舒服的頭暈目眩，等原子在它們的非載基陣重新調整時，已是黑夜和混沌。接着，一切都靜了下來，從舷窗向外一看，是一片什麼也看不見的黑暗。這就像跌進了不存在的無底深淵，太空船既不能加速，也不能轉動，因爲它沒有東西可以相對達到活動，因爲這旅程的持續期間，它已離開了四度空間的宇宙。

等到太空船的船內體開始同外殼相對轉動，重量才重新出現，但羅蘭辛早已暈船，他無法抵受得了這種慣性運動。以後，有一個月左右沒事可做，安心等待到達外緣。日子一天天過去，這只有在鐘上面看得出來，其它都沒有任何變化作標記，困在這沒有時間觀念的生活中，他們現在只有等待。船上共有五十人，有太空人，也有科學家，他們都在消磨着這種空虛的時間，考慮着曲相結束時會遇到什麼。

那是第五天，羅蘭辛和秀城哲翁漫步走向主起居艙去。秀城這個日本人是一個有

機化學家，外貌脆弱，穿一身寬鬆的和服，講話低聲細氣，是個很文雅的人，爲人隨和，對工作却十分認眞。羅蘭辛總覺得秀城築一道藩籬，把他的試管和分析器以外的世界，隔絕起來。但他却相當喜歡這亞洲人，他有時心裏想：「我自己還不是一樣嗎？我同人們相處得很好，不錯，但在內心裏，我是怕他們的。」

秀城一邊走一邊說：「……可是爲什麼你說要一個月到達外緣？這只是我們在船上計算的時間，對嗎？那同時也是一個外緣的和一個太陽系天文台可以量度出我們進入曲相和走出曲相的時間吧？」

「不完全是這樣的，」羅蘭辛說，「數學顯示，在曲相中間和在曲相外邊量度，把時間等同是沒有意義的。它甚至同經典的相對論中的時間變化也不盡相同，t和t是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符號，兩個不同的次元，它們有大致相同的數值，但換算因子並不是一個純數。事實上在曲相中所花的時間，不論你到多遠，也大致一樣的，在一個相當大的半徑，一直到達太空曲率變成有效數的那點，說明了我們並沒有一個眞正的速率，」他聳聳肩頭，「這整套理論我不敢裝懂，沒有多少個人懂呢。」

秀城問道：「約翰，這次是不是你第一次星際旅行呢？」

羅蘭辛說：「嗯……以前，我從沒到過離月球更遠的地方。」

「我可從來沒有離開過地球呢。我相信唯有韓密敦船長和一兩個技師是船上曾在以前航行過星際航道的人，這眞古怪啊，」秀城的目光顯出害怕的神色，「這次旅行，有不少古怪的事，我從沒有聽說過，船員全是七拼八湊起來。」

「不……」羅蘭辛也想起了那些他所知道的事情，船上早已有衝突發生了，艾維尼並未能很好地安撫人心，「不過，協會也只好有什麼人就要什麼人了，在多次戰亂和政權空白期，遺留下來太多瘋狂的意見，政治狂熱分子、種族狂熱分子、宗教狂熱分子……」他的話打住了。

「我猜你準是支持太陽系政府吧？」

「當然啦，我可能並不喜歡它所實施的每一件事，但只要它是民主政制，而且爲了生存還得堅持下去，那只好對很多因素妥協了。不支持它，豈不要回復君主政制和暴君統治了嗎？」

「你說得對，」秀城說，「戰爭是個怪物，我的人民對這很了解。」他的眼中顯出憂鬱來。羅蘭辛想，也許他在想起蒙古帝國吧，火星就是在那時鬧分裂的；或者他在想更遠的事吧，想起日本諸島，在第四次世界大戰中，它們沉沒進海底去了。

他們走到起居艙的入口，停住了腳步，往裏面望望看有誰在那兒。那是一個巨大但低矮的房間，它的傢具、裝飾和柔和的照明，跟船上其他地方那種沒有人情味的金屬般的嚴苛完全不同，是個休息之所，不過似乎還相當空，協會沒有時間和金錢把它裝修好。羅蘭辛想，人的神經在星際飛行時會在這船上弄得很脆弱，他們需要掛些畫，有個酒巴，有個堆滿柴的壁爐，他們需要家。

艾維尼和工程師土耳其人凱瑪爾，俯身在一塊棋盤，正下着棋。地質學家邁克爾．非南廸茲是烏拉圭人，他是個個子不高，皮膚棕黑，很活潑的年輕人，正坐在那兒撥弄吉他；在他旁邊是唐敦，正在看他的「聖經」，不，這次是看一本密爾敦的作品，在他苦行的容顏上顯出一種令人出奇的迷醉。羅蘭辛是涉獵過繪畫的，他覺得這火星人的臉，有着一種令人驚奇的鮮明輪廓，他希望有朝一日能爲他畫一幅肖像。凱瑪爾抬起頭來，望了一眼進來的人。他是個皮膚黝黑、矮胖粗壯的男子漢，臉膛寬濶，有着鷹鈎鼻子，襯衣在胸口的金屬皮扣上面敞開，他愉快地叫了聲：「喂，哈囉。」

「哈囉，」羅蘭辛應了聲，他相當喜歡這土耳其人。凱瑪爾是經過一番艱苦奮鬥才達到今天的地位的，這一切都在他身上留下了標誌。他魯莽粗野，固執己見，對文學一竅不通，但他的心地很好。他同羅蘭辛曾一起值過幾次夜班，坐在一起爭論過政治，分析過哲學，還談論明年科學院隊有沒有機會奪得馬球的流星錦標。他問了聲：

「你們誰着先機？」

「我怕是這個雜種呢。」凱瑪爾笑着說。艾維尼伸手走了一子，把象移了一步。

「守住你的王后吧，」他說話的聲音像是在道歉似的。

「哼？哦，對……對……讓我看看，」凱瑪爾罵道，「這可要我失掉一隻馬，好吧，好吧。」他走了一子，把馬移開。艾維尼避開了馬，却用車吃掉一隻卒，「將軍……五步棋，認輸了吧？」

「什……什麼？」凱瑪爾研究了棋盤，狂叫起來。

這時菲南廸茲撥了一道和弦。

「你看吧，這兒，還有這兒，然後……」

「他媽的，別再彈啦！」凱瑪爾咆哮起來，「這麼吵我怎麼能集中精神下棋呢？」

菲南廸茲氣得臉紅耳赤：「我也有同等權利……」

凱瑪爾張牙舞爪，罵道：「要是你會彈，那當然沒問題，像你這樣亂彈琴，還是到別的地方去彈吧，小傢伙！」

艾維尼覺察出情勢不妙，連忙說：「喂，凱瑪爾，別毛燥，可別亂來啊。」

令人吃驚的是，唐敦竟站到工程師一邊，插進嘴來：「這兒應該是個讓人安寧的地方，菲南廸茲先生，爲什麼你不回自己的艙房去彈呢？」

那烏拉圭人站了起來，雙手握緊拳頭，回答道：「那兒有值完了班的人要睡覺，你有什麼資格指手劃脚來對待別人……」

羅蘭辛倒退了一步，每逢碰到別人吵架的場面，他總感到無能爲力，窘得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費德利克．馮．奧斯丹偏偏選這時刻走了進來，他站在遠處門邊，稍爲有點搖晃，誰都知道他偷偷帶了一箱威士忌上船來。他並不是個酒鬼，可是船上既沒有女人，他總不能一天到晚擦了又擦他那柄心愛的槍的。他是歐洲廢墟的一個僱傭兵，即使現在他被太陽系科學院選中，在巡邏隊中很受重視，被任命爲這艘太空船的主槍炮手，但他並沒有發展起別的興趣。

「什麼……麼事？」他口齒不清地問道。

「不關你的吊事！」凱瑪爾發火了。他們兩個因職務的關係早已常在一起工作，但他們就是合不來，這兩個狂妄自大的人又怎麼能合得來呢？

「這事，我算管定了！」馮．奧斯丹聳起肩背，向前跨上幾步，他那一大把黃色

的鬍子氣得翹起來，潤臉膛漲得通紅。「看來，你又再次向非南廸茲尋衅吧？」

非南廸茲乾脆地提出來：「我能處理我自己的事，你和這清教主義狂徒讓開，別揷手！」

唐敦咬着嘴唇，站了起來，說：「別駡我作狂徒！」

非南廸茲從唐敦的目光中看出火星人的怒火，誰都知道，唐敦的一家是站在一個世紀前反叛宗教迫害的運動一方打先鋒的，艾維尼事先已悄悄逐個通知大家，提醒大家不要提到宗教信仰這類事，特別不要談及清教主義的問題。

艾維尼這政府官員趕快走向火星人，擧起雙手，叫道：「現在，唐敦，現在別發火，先生們，請冷靜點……」

凱瑪爾打斷了他的話：「你們這些神經錯亂的人，別管他人的事好嗎……」

馮・奧斯丹大叫一聲：「這兒沒什麼他人的事、自己的事，我們是一船人，是一起的，我要把你關一天，讓你懂得點秩序！」

羅蘭辛想：他正好是在錯誤的時刻講錯話了，他在這時使用職權，更令人受不了呢。

「喂……」羅蘭辛開口說，但他一緊張，就更加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凱瑪爾向德國人跨前一步，說道：「我們出去一分鐘，搞個清楚！」

艾維尼哀號起來：「冷靜點！」

「他們現在會冷靜嗎？」唐敦反問。

馮・奧斯丹轉過身來，駡道：「都是你這清教徒侮辱人！」

「誰也不可以侮辱我，」非南廸茲咆哮起來，他瘦小的身體振作起來，像要進擊。

「孩子，你走開，」凱瑪爾說，「是你挑起事端的，這已夠糟了。」

非南廸茲吶喊一聲，向他撲過去。那土耳其人大吃一驚，連忙向後一跳，當他挨了一拳時，同時也揮出一拳，打得非南廸茲往後倒退。

馮・奧斯丹大叫着，向凱瑪爾揮拳。艾維尼大叫：「幫個忙，把他們分開！」他把唐敦拖過去幫忙，唐敦幫忙拉住馮・奧斯丹的手腕。

那德國人被抓住了手腕，飛起一脚，正踢中了唐敦的脚踝。唐敦咬住嘴唇，忍住不喊痛，死揪住對手不放。凱瑪爾仍站在原來的地方，在喘着氣。

「你們在幹什麼鬼啊？」

大家聽了這一聲大喝，都回過頭來。韓密敦船長站在門口。

他是個高大的人，魁偉結實，虎背熊腰，神態穩重，在佈滿深紋的面上，是一頭

濃密的灰白的頭髮。他穿着一身藍色的軍便服，這個聯盟的巡邏隊的後備軍人，整齊得一塵不染。他正常時那低沉的語音，已變成了軍官式的怒吼，他環視着大家的目光，冷得像鐵一般。

「我還以爲這兒發生吵架，竟打起來啦！」

他們各自退開，繃着臉，望着他，但不敢正視他的怒目。

他站了好長一陣，用蔑視的目光掃視着他們。羅蘭辛縮在一邊，但他內心知道縮起來也沒有用處的。韓密敦是有點嚴峻，不錯，而且具有神一樣的威嚴，投入工作時絕無恐懼與猶豫，但他是人，並不是機器，他在加拿大有兒女和孫子，他喜歡園藝，有時也富有同情心。

現在，船長講話了，聲音非常冷靜：「你們大家都有大學學位，你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是科學家和技術人才，你們是知識界的精英，我是這樣聽說的，嗯，如果你們果眞如此，只有靠上帝救我們啦！」沒有人敢囘答，「我以爲你們都會明白，就算最好的話，像這樣一次探險已夠危險的了，我相信你們都聽說過，第一支到特羅亞星的探險隊沒有囘來。依我看，我們要想活下去就該理智，我們應該一條心，同心合力，去對抗殺死了第一支探險隊的不管什麼東西，顯而易見，你們並不這樣認爲的。」

他毫不掩飾地輕蔑地冷笑了一下。

韓密頓船長繼續說：「可能你們這些科學家認爲我只不過是個駕駛員，只不過是個嚮導者，把你們送到特羅亞星，然後把你們載囘地球去。如果你們眞作如是想，我建議你們再讀一次那文件，相信你們能看得懂的。我要對整艘太空船的安全負責，也包括對你們的生命要負責。從你們在地球踏入氣鎖的一刻起，直到你們重返地球從它走出去止，我是頭頭。」

「我不去追究你們中是誰挑起事端的，也不理你們誰用什麼態度對誰做了些什麼。在這不應該打架的地方發生了一場打架，這就夠了。你們全部都關禁閉一天，沒食物吃的，也許這可以教會你們懂得一些規矩。」

「不過，我根本沒參加……」秀城低聲說。

「沒商量，不折不扣執行，」韓密敦打斷他的話，「我要船上每一個人，通過這次得到教訓，以後避免發生這類事情。如果你活着，每一個人也活，不管你是誰，一律執行。」

「可我是去勸架的……」艾維尼哀叫起來。

「但你勸架沒勸成功，我從沒見過這麼糟糕的勸架，關你禁閉，是因爲你太無能

了，艾維尼先生，你的工作是應該在這種緊張狀態還沒有發生之前就發覺出來。好吧，現在，開步走！」

他們一句話也不說走掉。過了好久，秀城在禁閉室的黑暗中喃喃地說：「這是不公道的，他以爲自己是什麼人？是全能的上帝嗎？」

羅蘭辛聳聳肩頭，他以隨和的脾氣表明：「我猜，一個船長是該如此吧。」

「如果他總是這樣，大家都會恨他的。」

「我想他是個很有本事的人，這樣做是有他的道理的。」過後，羅蘭辛什麼也看不見地躺在又硬又窄的床上，想着到底是什麼出亂子的。艾維尼找每個人個別談，解除他們互相的恐懼與憎恨，但根本是胡扯，這頭無能的騾子，也許這次探險眞的是受了毒咒吧？

三

天空是一片令人難以置信的景象。

這兒是巨大星雲的中央，雙子星是一對火焰，拉格蘭治一號日星看去像太陽一樣光燦，但體積從外觀看來只有太陽一半大小，一團藍青色的烈焰被懾人的暈圈和怪異的黃道光環繞住。戴上墨鏡將光亮濾去，你可以在它的表面看到巨大的日珥。拉格蘭治二號日星，只有太陽角距離直徑的三分之一，但仍是亮燦燦的，那是一種強烈的橙紅色，活像把一塊巨大的煤團扔上天空。當它們兩個的光綫照進舷窗，把黑暗的艙房照亮，在人們臉上蒙上一層神秘的色澤，看上去都像變了形似的。

當你從舷艙從外望，在船的暗側，天空像一片黑色硬水晶似的，鑲滿了星星，這些星星是那麼光亮，有一些甚至在日光照明下，也清晰可見。它們像一連串絢燦耀目、凝懸不動的鑽石，光芒四射，數也數不清，這是地球人所從沒有見過的。現在地球上看到它們的光，是它們在人類還穴居的時候就發射的，這多不可思議，又多麼令人感到孤寂呵，現在他們看到的光亮，像泉水一般流出，那要在無法想像的未來，才能

到達地球，那時可能地球早已不再有人類了。

「赫德遜」號繞着特羅亞星，在四千公里外的軌迹上飛行。特羅亞星的伴星伊留姆星看去差不多四倍大於地球所看到的月球，它的邊緣被稀薄的大氣弄得含糊不清，死海床粗糙的遺迹使發藍的球面斑斑駁駁。這是一個細小的星球，未老先衰，無處可供殖民移居；但對於在特羅亞星的人，却是一個易於到達而豐富的礦產資源。

特羅亞星在窗外巨大無比，充塞了近半個天空，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氣流、雲層和風暴，它的白晝與夜晚。冰雪掩蓋了它表面的三分之一，是一片刺眼的白色，刮風不息的海洋是一片藍色，把一個日星的光聚焦成一個極點。在那兒有島嶼，主要大陸橫貫東西，向南北伸展。

特羅亞星在赤道地帶呈現一片葱綠，由深綠色向南北兩極慢慢變淡，化爲棕色。湖泊和河流，像銀絲一樣密佈其上，在兩岸有着高大的山脈，嵯峨高聳，在光暗中隱現。

在太空船的瞭望台上，五六個人陷入無言的思索中，兩個日星的光綫交織地映照着他們的儀器。他們打算將幾次觀察的結果進行比較，但這一陣，他們誰也不想開腔講話，因爲眼前的一切，實在太令人震懾了。

最後，還是韓密敦船長打破沉默，問道：「嗯？你們發現了什麼？」

「基本上說……」羅蘭辛喘不過氣來，雖然吃了太空止暈丸對他稍有幫助，但他仍感到虛弱，他希望能呼吸清新空氣，離開失重狀態，「基本上說，我們已經證實了大力神探險隊所收集的資料，這些星球的質量、距離、大氣層、溫度，資料數字都是準確的，還有，下邊那一片葱綠，確定無疑是葉綠素的吸收光譜。」

「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嗎？」

「哦，有，相當多呢，不只是有植物，也有動物，它們是成羣結隊的，我已拍攝了大量的照片，」羅蘭辛搖了搖頭，繼續說，「可是，沒有發現『達伽馬』號的一絲踪迹，我們幾天來對這兩顆星反復進行觀察，早就應該發現他們的太空船或遺棄的營地，但却什麼也找不到。」

來自非洲的生物學家烏姆凡杜馬指着伊留姆星暗亮的表面問道：「會不會他們降落在伊留姆星，在那兒發生什麼慘事？」

「不！」韓密敦說，「探險隊的紀律明確規定，探險隊必須首先降落在他們宣佈要去考察的星球，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必須到別的地方去，他們會留下一個在太空能發現的圓錐形石堆作標誌，我們可以檢查伊留姆星，但我覺得麻煩定是在特羅亞星上

發生的，伊留姆星太典型了，對於受過良好訓練的宇航員是不可能出事的。」

秀城問道：「那麼會不會在這星系的其它星球？也許他們……」

韓密敦船長打斷他的話回答：「不可能，也沒有別的星球在這空間層次中，和特羅亞星同一層次的只有一小撮小行星，根據星體物成原理和考慮到它們的固定性，都顯示它們並沒有像特羅亞星的穩定。只有雙子星才具有這種穩定性，那些日星的質量比率經常是太細，主星只因爲有伴星才有此穩定性，在人類歷史的時間尺度上這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不，這兒沒有別的星球了。」

艾維尼悄莫聲兒地搭嘴說：「當然，探險隊可能離開特羅亞星時是完好無缺的，而是在中途什麼地方出事。」

韓密敦嗤之以鼻。「一艘太空船在曲相飛行中是不可能發生任何事故的，不！絕不可能！」他以深沉的目光望着下邊的平原，陰沉地說，「如果會出什麼事，必定是在下邊，在特羅亞星。可是爲什麼竟找不到他們的蹤跡呢？『達伽馬』號應該還在這軌道上運行，而着陸船應該在下邊，可以看得見的。會不會是沉沒進大海裏去了呢？」

艾維尼突然以十分冷靜的神氣說：「誰擊沉它？什麼能擊沉它？」

羅蘭辛憂慮地說：「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那兒並沒有智能生命的迹象，以這距離，我們的望遠鏡可以發現任何東西，從一座城市或一架飛機，到一間野人的茅屋，都不會漏掉的。」

艾維尼的面孔顯出心不在焉的神情，說道：「也許他們根本就不建造茅屋呢。」

「閉嘴！」韓密敦大喝一聲，「這兒是製定天體圖的工作室，你根本不應該來，這兒沒有你的事。」

艾維尼很下不了台，但他仍賴着不想離去，雖然這兒的工作跟他的心理學是毫不相干的。

秀城打了個寒顫，說道：「下邊看來寒冷，愁雲慘淡。」

「不是的，」羅蘭辛說，「在赤道周圍，氣候應該近似地球的挪威或美國的緬因州，你看得出樹木和草，一直生長到冰川的邊緣的沼澤區。冰河時期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瘦瘠的，地球在更新世是充滿動物生命，直到冰川擴張，難以狩獵，人們才被迫發展農業，走向開化。不過，下面的冰川已在退却，我已在照片中看得出有明顯的冰磧。等我們在這兒安頓好，使空氣中的炭酸氣增加，你就會奇怪，這顆星會多麼快發展出自己的熱帶了。也許，只要短短幾百年。從地質學上來看，是不會寒冷的。」

他把手指擰出啪的一響，咧嘴笑了起來。

韓密敦咕濃着問：「羅蘭辛，要是我們安定下來，現在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弄出可靠的地圖呢？」

「嗯……好吧，也許，要一個禮拜。不過，我們有什麼必要等那麼長時間？」

「是要等的。我需要一份比例一比一百萬的全面的地圖，特別是赤道部份兩邊五度，我們將在這一帶降落，這部份的比例是一比一萬。每樣印大約五十份。從北極磁點起劃出你的本初子午綫來，你可以派一架機械操縱無人駕駛飛船下去將它的位置確定。」

羅蘭辛心中暗暗叫苦，他雖然有製圖機器幫忙，但這工作可不是開玩笑的。

韓密敦船長繼續說：「我會駕一艘飛艇，帶幾個人，到伴星去作一次仔細觀察，我並不期望會發現什麼，不過……」突然他笑了笑，「你可以把下邊那些地方任意命名，只是，看上帝份上，千萬別像那個智利的製圖人在伊辟西朗·艾利達尼三號新星所幹的那樣，他那地圖被正式使用了十年，才發現他每一個地方的命名，原來全是亞拉夫肯人的淫穢下流名詞呢！」

船長拍了拍天文學家的肩頭，就走出房間去了。

羅蘭辛心裏想：船長看來爲人倒不錯，比艾維尼更能使人信服，當然艾維尼也並非是個一無是處的蠢材，不過却缺少了船長的這種個性。

他決定先據大力神探險隊的原始資料，逐一加以核實，諸如奧林匹斯山、伊達山、那條巨大的河流將會命名爲斯卡曼達河，當然，用不了多久，移民會來到……移民會來嗎？

他大聲地問：「讓我們，呃，我們組織一下力量，好嗎？有多少人懂得製圖學的？」

「我會，」艾維尼出人意外地說，「如果你答應，我來幫忙吧。」

「你怎麼會製圖學的？」羅蘭辛問。

「這是我所受的教育的一部份，我會把製圖機擺弄得跟你一樣在行的。」

羅蘭辛眨巴着眼睛，過了一陣，才點點頭。人類行爲的現代科學不是他的本行，不過他也看過一些這方面的課本，心理學家比他使用了更多的輔助數學符號。

他伸出手臂，扣住一個握環，讓身子飄浮，雙脚流向後邊，艾維尼曾說他這種頭暈的弱點，完全是心理作用，應該投身工作，就自然會克服過來的。他問道：

「不過，你那門科學到底有多準確？有關心理學的普及文章，經常是那麼含糊不

清的。」

「是嗎？……」艾維尼用手揉揉自己下巴，他懸空飄浮交盤着兩腿，活像個小佛像似的，他的目光很冷漠，最後回答道，「嗯，在心理科學上是不追求準確性的，事實上，它已嚴格表明，我們是永遠也做不到精確的。我們有自己一套並不可靠的教條，而且要看觀察者和體系中的被觀察者是否合一，不過，我們已經學懂了很不少了。」

烏姆凡杜馬提出問題來了：「你們懂得了那麼多，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知道有關神經病學的新發展，那是屬於我這一行的，但人之作爲人，而不是作爲一種生物理學機制來看，到底是怎樣的？」

艾維尼說：「這些知識得靠對特殊領域作研究了，早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前，他們已在軍事工作中使用上職業理論，後來，大型電腦使用有可能分析複雜如生意的現象，那是從理論性觀點分析的，由此進而導致對經濟學的一些理解。通訊理論的發展得以廣泛應用，說明了人實質上是一種符號學的動物。盡量少用力氣的原理被視爲更有用處。於是一個數學和輔助數學的體制就被建立起來，在這體制中的因素、潛勢、變化率，諸如此類，就能等同於可觀察的現象；這樣它就變得可能派生出定理來。當然要檢定這些定理的正確性尚有困難，因爲老家甚至現時的情況仍非常混亂，當然，你可能很好地將一種控制的實驗推行於人類的，但到目前爲止，我們已擁有了資料，它們證實了目前的理論。它常常可能在很大的準確程度上預測出大規模的東西，例如經濟循環一類。」

羅蘭辛問道：「獨裁者們是否都精於此道？他們肯定擁有有效的宣傳技術，我對現在的發展更感興趣。」

「它們大多是現代的，」艾維尼哼着鼻子說，「在這以前的，很少是具有科學性價值的，只需考慮一下我那地區北美洲的歷史吧！關於資本和勞力的鼓動家、搞廣告的，都是在那麼原始的水平上工作，要求也很原始，他們常常會弄出反效果來。它們只是導至軍事潰敗的羣衆心理崩潰的一部份，領導人被他們自己陳舊的意識形態弄得精神上盲目，他們從不敢進一步去調查研究它的教條，那些自命解放者的人，也只對爲自己爭奪權力感到興趣。這並不是他們的煽動把人民爭取過去，而是由於領導人獨斷專橫不得人心，但這些人一旦掌了權，很快又變成不得人心的人物了。不錯，戰爭販子在『政權空白時期』曾使用過精神軍事分析家，但唯一眞正最早從事這工作是在巴西幹出來的。以後，在神權執政時期，由於蒙古帝國提出挑戰，這方面的研究被推

動起來了，第一次政治數學分析開始演繹出來。但眞正實施還是在攻克水星，地球得到暫時和平，神權統治被逐出美國之後，全面的研究才得以實現。當然，我們最後得出了系統制定的心理動力學，達到了領域與張量，並使用於火星水星的戰爭上，統一了整個太陽系。不過完整的科學是由和平的科學家作出來的，他們只對問題本身感興趣，他們還在從事着各項新的重要工作。」

「嘩！」烏姆凡杜馬嘩然大笑起來。

羅蘭辛問道：「你是說完整的科學？我想……」

「是的，工作仍在進行，一直不斷，不過結果早已達到無可估量的價值。例如經濟循環的控制、城市最有效的分佈、金融的穩定，使人類與野蠻斷絕走向文明，」他那紅潤的胖臉和眨巴着的眼睛裏，閃爍着某種光彩，「這是件使人心力交瘁的大事業，要花上幾個世紀，也會有很多倒退、失敗和錯誤，但至少在歷史上我們首次不只有了好的目的，而且有了實現它的辦法了。」

「大概是有吧，」羅蘭辛喃喃地說。他心裏却在想：你不能選舉一個心理官僚，正如你不會選舉一個工程師作領導人的。我不需要任何類型的特權分子，這世界已見過太多這種人物了，全都導至瘋狂的倒退，唯一的出路還是要有一個議會政府，心理學家必須只作顧問，不能讓他們掌權。可是這樣一些顧問會導至什麼後果呢？……他嘆了口氣，說道：「來，開始工作吧！」說着，帶大家動手製圖。

四

羅蘭辛知道，一個新的陌生星球，必須很小心謹愼地去接近它，不可操之過急。但這種認識是一回事，心情又是另一回事，他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這麼謹愼，這使他急得快瘋了。

當地圖完成後，四艘着陸船從「赫德遜」號飛下特羅亞星去，一行共四十人，留下一批基幹人員在「赫德遜」號太空船上，使太空船保持在它的軌道上運行。

非南廸茲在降落到特羅亞星的一路上，盡出冷汗，因爲着陸地點是由他挑選的，如果着陸在冰磧上，或碰上是個地震區，那就是他的錯誤，責任可大了。不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最令人困擾的正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他們降落在斯卡曼達河附近幾公里遠的地方，那是一個有着一些樹叢點綴的寬濶草原，一眼望去，草原伸展到天邊，沒入藍色的遠方。當火箭發動機停熄後，四周一片靜寂，火箭船着陸時火焰燒着了草，野火也已開始自行熄滅。人們在舷窗滿懷希望地往外張望，只見外面陽光燦爛。

這時，化學家和生物學家成了大忙人了，他們得逐項細緻分析，機械人從外邊把空氣、土壤、植物樣本帶回來。唐敦檢查過輻射，報告說沒有危害人體的射綫。一籠羅猴被放置在船外呆一個星期。在那星期裏，沒有一個人離船外出，那些來往的機械人，也是在氣鎖中進行極其徹底消毒，至於其他的人也就無所事事，只有等待了。

羅蘭辛埋頭去閱讀他的微型書籍，但是在這時刻，哪裏還有心情閱讀呢？連莎士比亞的戲劇或《木星人之歌》，也覺得枯燥無味，看不下去了。其他的人，不是踱來踱去，找別人閑扯，就是打呵欠，睡大覺，睡醒了也一樣無事可做，白白地消磨時間。不過，沒有人吵架，因爲韓密敦也在這艘着陸船上，不過船長却不時在電視螢幕上向別的船大聲喝罵。

非南廸茲有一次差點不耐煩得要發脾氣了，他向船長抗議：「你不能這樣害怕疾病啊！」

韓密敦咕嚕着回答：「我確實擔心得很，如果在這星球上進化情況跟地球接近，看來也如此，那你敢打賭這兒沒有某種病菌是我們人類未曾碰見過的？我要平安無事回老家，至少我必須把一切弄個一清二楚，肯定我們不會出意外困在天外啊。」

秀城和他那組人報告說，他們分析了一些植物，實質上同地球上的植物沒有什麼

不同，只是更加稠密和粗糙，有一些是有毒，因爲重金屬含量太高或諸如此類，但大多數植物則可以相當安全地食用。一個人可以單靠吃野生植物生存，雖然，還要進一步研究，以決定你該吃多少植物，以保持合適的平衡量。

他們第一次吃特羅亞星上的食物，那可是件大事，味道是無法形容的。羅蘭辛吃驚地發覺，人類對於味道的氣味感覺的語言，竟會如此貧乏。總之，那食物有點兒像薑，有點兒像肉桂味，也有點像大蒜。他咧嘴笑笑建議道：「也許灶君爺並沒有呆在天堂，上帝特許他在星雲中飛行，看有什麼好吃的好狼吞虎嚥呢。」

唐敦皺了皺眉頭，羅蘭辛頓時臉紅耳赤，不過這只是開玩笑，難道開玩笑也要道歉？他沒出聲，想到唐敦皺眉頭，他就不再多說話了。

韓密敦只准半數人吃那頓飯，然後在次日對他們仔細觀察。

有時，可以望見動物，大多數都是細小的體形，在長長的草叢中走出來，穿過燒焦了的地區，但有一次，有一羣較大的四脚獸經過，它們有騾子那般大小，青灰色，身上長滿鱗甲，有長長的蹄，沒有耳朵，長着像爬蟲似的頭部。烏姆凡杜馬是生物學家，他因不能較接近地去把這動物看得更清楚，正不耐煩地罵着呢。

烏姆凡杜馬說：「如果爬蟲類已進化到這麼遠，我打賭不會有哺乳動物了。」

「冰河期的昆蟲？沒那麼大的，朋友。」非南廸茲懷疑地問。

「哦，準確地說它們已不完全是昆蟲了，而是接近地球的哺乳動物階段，照我所知，這兒有冷天和熱天的季節，所以牠們一定有溫熱的血液，而且有很發達的心臟；但他們肯定不像是胎生的。」

羅蘭辛說：「這又是一個有關這兒有沒有智能生命的爭論話題了，看來是傾向於沒有這一派吧？那麼看來，這個星球是開放的，只是等待人類到來。」

「是啊……只是等待，」艾維尼突然以令人吃驚的辛酸口吻插嘴說，「等待着開採礦藏，等待城市和道路，等待把山剷平，平原住滿了人，等待我們的狗、貓、牛、豬到來，把自然界無限多樣化的生命剷除乾淨，等待着噪音、塵埃和擁擠的人羣。」

凱瑪爾冷嘲地反問：「艾維尼，難道你不喜歡人類嗎？我以爲，你的職業是要求你喜歡人類的呢。」

「我喜歡人類呆在固定的地方，那就是地球，嗯，」艾維尼聳聳肩頭，微笑着回答，「算啦，沒關係。」

「我們還有大堆活要幹呢，」韓密敦道，「去擔心這推論，並不是我們的事。」

那心理學家說：「歷史上不少人也這麼說過，像士兵、劊子手、科學家，建造原

子彈，唉……」他轉過身去，嘆了口氣。

羅蘭辛扮了個鬼臉。他回憶起阿拉斯加森林清葱翠綠沙沙發響，一片靜寂，也回想起月球高山曠濶，充滿光輝，太陽系實在人口太擁擠了，已沒有多少地方能讓你能夠單獨地呆在那兒，特羅亞星若是開發，那倒真是有點可惜的……。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放在船外的猴子拿了進來，烏姆凡杜馬細心地檢查牠們，把牠們宰掉，進行解剖，秀城幫忙進行各類分析。

最後，他報告說：「一切正常。我發現了在牠們的血液裏有一些這星球的當地細菌，無害地生存着，完全不能生育，很顯然牠們在地球人的身體裏的化學情況中是不可能再生產的。你甚至不會因此而發燒生病。」

韓密敦點了點他那灰髮的腦袋，「很好，」他最後慢慢地說，「我想，我們可以出去啦！」

他帶領大家離船，踏上特羅亞星的土地。擧行了一個簡單儀式，把太陽系聯盟的旗幟插在這片土地上。羅蘭辛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戴頭盔地站在那兒，在異星的天空下，風吹拂着他的頭髮，他覺得在這遼濶無人的地方，這整件事有點兒滑稽。

兩天裏，那片土地上一片沸騰，營地建立起來了，人和機械人輪流二十四小時不

停地幹着活。這兒經常都是光亮的，有青色的和紅色的兩顆日星照耀，也從那巨大的伴星的巨盾上反射過來光綫，在高高的天上，衆星燃燒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光燦。

他們齊心合力地幹着，圍繞着四艘火箭船，以圓形的陣列，建起了一座座房子。主發電機開始抖動，有了電燈光；一座井挖了出來，同時建起了一個消毒單位，於是有了自來水。一圈偵察器和警鐘，佈置在營地四周，槍枝也搬出來了。房子有臥室、病房、一個大飯堂、若干個實驗室、一間機械室。在這優美的風景中，它們金屬質的半圓形的屋頂，顯得既礙眼，也很不調和。這以後，羅蘭辛發現自己成了個多餘的閒人，一個天文學家有什麼好做的？他架起了電子望遠鏡，但在日星照耀下陽光太過強烈使他無法作有效的研究。在繁忙的營地裏，他開始思家了。

羅蘭辛和其他幾個人坐上一輛飛行車，到斯卡曼達河去，對大河作較接近的觀察，並搜集一些標本。這條河非常巨大，像一匹慢慢翻滾的黃布，當你站在它那長着葦草的岸邊，根本就看不到對岸。

魚類、昆蟲和植物並沒有引起他多大興趣，他是個動物學的門外漢，只對大型的動物稍感興趣。在這星球上，狩獵是相當容易的，沒有一種動物是曾經見過人或獵槍，牠們看見人竟好奇地走近來，結果就成了獵獲物。

每一個人都在腰間掛着隨身配槍，因爲那兒也有食肉獸，在夜裏你可以聽見牠們在附近嗥叫，不過牠們沒有什麼値得眞正害怕的。

那兒沒有高大的樹，就是在草原上點綴着低矮叢生的植物，也是難以置信地結實，用斧頭很難把它們砍倒，你得使用原子熱能火焰噴射鋸將它們鋸掉。生物學家報告說，根據它們的樹木年輪來看，已生長了好幾世紀了。它們對人並沒有多大用處，如果人需要木材，可以用帶來的樹種播種，然後使用催長技術，使它們長成所需的木材。不過，這兒的動物和有營養價值的植物很多，一個人只要稍爲懂得擊石取火，那他就是赤條條單身一個在這兒生活，也會過得頂舒服的，那麼，「達伽馬」號的人到底出了什麼事呢？

這不可能是由於特羅亞星的環境變化，也不可能是外星球人把他們殺害，至於野獸和疾病，這兒看來甚至比目前地球某些地方還要安全得多呢。現在是溫暖的季節，白天陽光普照，雨水稍微涼快，冬天自然會下雪，有火有毛衣是不會凍死的。空氣中含炭酸氣較低，需要稍微改變一下呼吸的習慣，這易辦得很，而且已在不知不覺中就做到了。閃電有點兒古怪，有時紅色，有時綠色，有時兩者交織。在兩個太陽照耀下，有兩個影子，有點怪，但不會令人發狂。

在這星球上，是有些帶毒素的植物，有兩個人僅僅是走路時擦過它們，就出了一身疹子。但任何一個蠢材，以後也會認出它避道而行的。這地方很寧靜，只有風雨雷電的聲響，遙遠處傳來一兩聲野獸的吼叫，天上有拍翼的聲音，但這一切，在經歷過文明的喧囂之後，聽起來反而成了一種解脫的慰藉。

羅蘭辛這些日子除了有時擺弄一下他的天文儀器，測量這星球和天上的星體的公轉和自轉的準確周期。其它時間，他就到處去幫忙，或找那些下班的人閑扯，要不就坐下來自己看書。這不是他的過錯，但無所事事，使他感到內疚。他覺得，也許該找艾維尼商量一下，但那心理學家自己也似乎失魂落魄似的。

這星球每一天是三十六個小時。這樣過了十二天，接着外星人來了。

五

望遠鏡以順時針方向轉動，突然發現有形象在視野中活動。光電管立即起了反應，反饋電路將望遠鏡固定在走前來的物體的水平上。當他們走得更接近時，警報系統就開動，刺耳的警報聲劃破安靜，在空中繞縷。

馮．奧斯丹從他在打着瞌睡的吊床上跳了下來，一把抓起長槍，大叫一聲：「集合！」他一邊解鬆手腕上的巨型手槍，一邊從帳蓬裏衝出去。其他的人放下手頭的工作，從工作室探出頭來，連忙趕到機關槍的陣地崗位上。

馮．奧斯丹走到指揮哨，倚着戰壕邊，舉起他的野戰望遠鏡。那兒有……對了，一共八個，慢慢地向營地走來。目前還太遠，看不清細節，但陽光照在金屬上反射出刺目的光。

他拿起內部通訊聯絡系統的話筒，粗聲粗氣地說：

「所有人注意，在全部防禦點上候命。韓密敦船長在哪兒？請通話！」幾乎是立即就傳來了船長的回答。

「韓密敦在講話。我是在一號船船頭上，他們看來似是……智慧生物……是吧？」

「嗯，我想他們是的。」

「好，作好準備，火力要蓋住他們，不過，我沒有發命令之前，不准開火。這是命令，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沒有發出命令之前，不得開火！」

「甚至他們向我們開火也不還擊嗎？」

「是的！」

警報提高到一個新的調子：全面戒備！

羅蘭辛奔向分派給他的掩體，這時營內一片混亂，叫聲和脚步聲，揚起的塵埃掩蓋住拔出的槍枝的金屬閃光。飛行車射上了天空，從空中作鳥瞰觀察監視。羅蘭辛心裏想：「鳥瞰？或者該叫翼龍瞰吧？這兒沒有鳥類，這不是我們地球啊。」他走進掩體，掩體裏已擠着十來個人，都是未受過軍事訓練的各種技術人員，把他們分派到這兒，主要是把他們支使開，免得礙手礙脚。艾維尼的圓臉，口瞪目呆地望着他，拉格蘭治一號日星的光綫，從窗口流洒進來，使艾維尼的膚色顯得更加面無血色了。他問道：「是土著嗎？」

「我想……大概是吧，」羅蘭辛咬咬嘴唇說道，「似乎有五六個人，步行前來，

我們害怕什麼鬼呢？」

唐敦那拉長的臉孔從陰暗角落伸出來：「現在根本還談不上他們是什麼東西。」

「誰知道？」

唐敦說：「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威力，正如經書說的：可能像蛇一樣聰明……」

「……也可能像鴿子一樣無害。」艾維尼爲他把經文背完，「但我們又是什麼？」他搖搖頭，「人類仍然是幼稚可笑，這反應是……孩子氣的。對未知的恐懼，我們有所有的動力使用，却仍然害怕，這是錯誤的。」

唐敦嚴厲地反駁道：「別忘了，『達伽馬』號就沒有返航！」

艾維尼不以爲然地說：「我可不認爲……單純的當地星球土著，連一座城市都沒有，應對這事要……負責任。」

「有些事是要負責任的，」羅蘭辛打了一個寒顫，說道，「他們可能有武器，細菌武器！」

「完全是孩子氣的廢話，我告訴你，這是恐懼，」艾維尼的聲音也顫抖不定了，「我們所有人遲早都會死的，怕得了那麼多嗎？我們應該公開地去歡迎他們，而且……」

「而且跟他們交談，我猜得對吧？」唐敦輕蔑地咧嘴笑笑，「請問，你的拉格蘭治語說得有多好呢，艾維尼先生？」

外邊靜下來了，叫喊聲已經靜止，整座營地都在等待着。

羅蘭辛望了望手腕上的測時針，一分鐘一分鐘在流逝着，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十分鐘，三十分鐘，時間在可怕地伸延下去。在掩體內悶熱而且空氣混濁，他感到汗水在衣服裏流淌下來了。

這樣等了一個鐘頭，終於警報響了。「解除警報……出來吧……但要保持警惕。」

羅蘭辛差不多是從掩體裏蹦了出來，他走到一個地點，外星人正很接近地向人羣走過來。

一個半圓形的人牆，臂上提着武器，面對着那些陌生人，把那些走近來的外星人擋住。

韓密敦站在守衞的最前端，大家挺直身子，密集地站在那兒，用沒有表情的目光，監視着那些新來者。

他們也回望着韓密敦，在他們的臉上是看不出什麼表情的。

羅蘭辛先把他們籠統地望了一眼，然後仔細地研究他們的每一細部。他曾在影片

上看見過外星人，這些並沒有已發現的那些難看。

外星人的樣子，即使現在，有血有肉地站在面前，也是使人吃驚的。這是羅蘭辛第一次眞正地、全面地認識到人類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宇宙的無垠中，並非什麼特殊的產物。

那些外星人像人一樣用兩腿直立，不過微微向前傾，這使他們一又四分之三米的高度減低了十來公分，一條像袋鼠尾似的尾巴，保持着身體的平衡，可能在近身戰中這尾巴會用作一件邪惡的武器呢。他們的手臂相當瘦削，否則就跟人類的手臂差不多了。不過，他們的手中間有三隻小手，兩邊是兩隻拇指對稱地長着；每一隻手指都比人類多一個關節，指尖是銳利的藍色指甲。

他們的頭部是圓形的，有着兩隻長滿簇毛的長耳朵，扁平的黑鼻子，突出的下巴，在黑色潤嘴唇的口上有着頰鬚，一雙金色的長長的眼睛。他們看來似是哺乳動物，至少，他們渾身蓋滿了柔軟的灰色細毛，在眼睛上邊有着深色的橫條，使他們的面部像一個大花臉。

他們的性別可能是男性的，雖然羅蘭辛無法確定，因爲他們穿着的衣服是寬鬆的罩衫和袋狀寬鬆下垂的短襪，這種着物顯然是用植物纖維織成的。腳上穿着鬆毛皮靴

，腰間圍着皮帶，掛着兩個小袋，一柄刀或斧頭，還有一個大概是火藥筒的東西。在他們背後背着細小的背囊，手中握着長筒狀的東西，可能是滑膛槍。

最初，羅蘭辛看不出他們每個人之間有什麼不同，似乎都是一個樣子的，接着他強迫自己按他們每個人的高度、體形和面目來逐個分辨他們，看來他們也跟人類的相貌一樣，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他們其中的一個講話了，那是帶着很重喉音的嗚嗚的顫音。當他開口時，你可以看到他口裏長着藍色的長長的犬齒，否則，他們的牙齒同人類的牙齒並沒太大區別。

韓密敦回轉身來說道：「他們的行動不像是個戰鬥的隊伍，」他的講話聲和喃喃低語似的風聲，是唯一可聞的聲音了。「但誰也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艾維尼，你是個語言專家，你能弄清他們講的是什麼嗎？」

「不……還不能，」艾維尼這心理學家滿臉流汗，講話也口吃起來。「他們……講的是……獨特的語言。」

羅蘭辛覺得奇怪，艾維尼幹嗎這麼緊張？

「見鬼去吧！」凱瑪爾不滿地嘟噥着，「我連聽也聽不出來他講什麼呢，照我聽起來全都是一樣，像狗叫！」

另一個外星人又講話了。羅蘭辛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只發現他所講的話中，在一些音組之間有所停頓。羅蘭辛也曾在大學學過比較語言學的功課，不過現在早已忘得一塌糊塗了。

「他們的行動像……，嗯，我也不知道像什麼，」韓密敦船長說，「除了一點我敢肯定，他們顯然並不把我們當成是從天而降的天神。」

「不可能這樣期望的，」艾維尼搖搖頭道，「如果他們已進步到使用火藥武器，我想像他們的社會會是相當高級的了。那些像毛瑟槍樣子的火槍，比地球人在牛頓的時代所擁有的火槍好得多呢。」

菲南廸茲叫起來：「但他們是從哪裏來的呢？這兒並沒有城市，沒有道路，甚至連一個村子都沒有，我懷疑，在這星球上連一間房子也沒有呢！」

韓密敦聳聳肩頭，他講話的聲音變得乾脆俐落起來：「那正是我希望我們能搞清楚的事。艾維尼，你盡快弄懂他們的語言，那是你的本行。馮·奧斯丹，在防衞哨部署好守衞，具體派人一個盯一個陪着這些生物，不管他們在營內走到哪兒就跟到哪兒，除非他們企圖幹什麼極端可疑的事，不要對他們動粗。」

船長還說：「如果他們要離去，放他們走，不要扣留他們。其他的人，照常幹活

，不過隨時都要携帶武器，以便應變，還有，任何人不得到我的批准，不得離開營地。」

羅蘭辛心想：船長這決策是明智的。這些陌生人看來並不難以對付，但誰又知道他們打算怎樣，永遠也不會知道的。慢慢地，人羣散了開來，那幾個外星人跟隨着艾維尼，看來未免太馴良了。人們一個接一個離去不再打量着他們了，羅蘭辛聽見菲南廸茲在滴咕着：「只不過是土著罷了！而且還相當高度發展了的呢。」

「對，」凱瑪爾不滿地說，「而且還相當美妙地把移民的理想打碎了！」

羅蘭辛心裏也覺得不是味道，這可能是對所有人類關於星星的美夢一個致命的打擊啊。他跟在艾維尼後邊，問道：「老艾，我能幫上你忙嗎？我正沒有事幹。」

那心理學家說：「你不是個語言學家，我怕你是有心無力，幫不上忙的。」

羅蘭辛心頭湧起一陣反感，但他把這口氣強忍下來，堅持追問：「你會需要幫手的，總得有人幫你忙，比如做做動詞的動作，還有……」

艾維尼考慮了一段長得出奇的時間，最後才說：「好吧，不管怎樣，反正得由頭做起的。」

六

外星人被留在一間簡陋小屋裏居住，他們欣然地住進去了，另外建了一間給原來住在那兒讓出房子的人居住。他們被帶去參觀營地和火箭船，但他們什麼也不講。人們注意到他們睡覺時，總有一個人醒着作守衞的，他們似乎不喜歡跟人類混雜在一起，而用他們自己的器皿煮食。不過，他們一連好多天都跟隨着艾維尼和羅蘭辛，而且相當努力於交換語言知能。

那些外星人，自稱爲「羅爾萬」。到底「羅爾萬」是什麼，誰也說不清，這也只是人類的喉嚨可能發出的近似音罷了。不過，總算開始分出他們的姓名了，有三個首先弄清的名字是：西尼斯，楊伏薩蘭，阿拉士伏。

當然，要學懂一種外星人的語言是相當困難的，需要很大的耐心與毅力。艾維尼從最原始的方法入手，指指物體，然後作出一個動作，首先弄明白了一些動詞。這樣，就開始學懂了一本基本詞彙，同時也分析出一整套的音素，那是一種很有彈性的語音，差不多有五十個音素。語氣口吻的質素似乎十分重要，但艾維尼分析了他的資料

後說，這種語言跟中國語也不相同。他說：「我相當肯定，它是變音的，但我却對它的文法連哪是頭哪是尾也分不清，可能是根據口吻來形成變音的，不過……」他嘆了口氣。

羅蘭辛問道：「那何不教他們學講英語或西班牙語呢？」

「我不想用這樣難的事把他們嚇跑，他們可能只是一羣流浪漢，偶然碰到他們，隨時都可能決定走掉的。別忘了，他們既可能是官方的使者，也可能是浪人或強盜，甚至是某種連我們也無以名之的東西呢。我們對他們的社會結構一無所知，對他們的個人也完全不了解。」艾維尼將手揷進他稀薄的頭髮裏，望着他記下的筆記，「他媽的，他們的語言就是那麼難懂！」

羅蘭辛提出：「讓我看一看你的資料吧，我對語義分析稍爲也懂一點的。」

「現在還不行，我自己還要多研究幾遍，我很快就可以抄一份給你的。」

第二天，羅蘭辛被派去幫忙收集標本的考察，坐飛行車離營，他無法拒絕不去，由於拖拖拉拉，使他光火極了。

當羅蘭辛回來，艾維尼給了他一張紙，苦笑了一下。

羅蘭辛花了好幾個鐘頭研究這份抄本，越看越糊塗，他不得不認輸了。一個字竟

代表着很多重要的東西或意義，一個音也含意多樣，無法找出理由或韻律的規則，比方「姐妹」這個詞，就有多種講法，如「奧爾杜」、「奧曼伊」、「瓦拉斯基」、「珂爾布烏捷安拮茲」、「蘇利」，甚至是一聲長嘯，這在任何人類語言都沒法表達的，而且似乎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句子裏又有完全不同的意思。這看來不僅僅是同義詞的問題，你很難想像羅爾萬人是蠢得會搞出這樣混亂的語言方法的。物名也決定以某種含糊的態度來決定，那這一大堆會話，就根本看不出是說什麼的。

羅蘭辛明白自己毫無辦法，只得放棄。艾維尼却繼續研究，死啃不放，晚上也遲遲不睡，坐在那兒推敲每日記下的材料。只有他是唯一不感到徒勞無效的。

凱瑪爾提出：「我們還留在這兒幹什麼？這兒有土著，這看來是明擺要使移民的理想無法實現了，我們何不回老家去，喝他娘個痛快，忘掉這個鬼地方？」

「看來我們還得完成這次調查工作的，」羅蘭辛溫馴地說。

凱瑪爾拿出一個又髒又舊的烟斗，開始吸起煙來，他那陰沉的臉，歪扭成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兒。「調查！調查我個屁股眼！你跟我同樣知道得很清楚，這是一次實際的探險，我們這是在浪費時間，我們應該用這時間去找尋另一個我們可以佔有的星球才對啊。」

羅蘭辛嘆了口氣。「我擔心再也沒有這種可能了，要知道這次旅程的經費，也是費煞心思才籌劃到的，你想還有人能籌出這麼多錢作另一次探險嗎？老家的國會裏已經怨言沸騰，說我們是拿公帑作無目標的追求呢。」

「你不在乎嗎？」那土耳其人問道。

「哦……不錯，我想大概是吧，不過，我從來也沒打算過要永遠離開太陽系，」羅蘭辛突然對凱瑪爾有所了解了：「凱瑪爾，這事眞的對你是這般重要嗎？」

那工程師點了點頭：「是啊，是頂重要啊，我已老大一把年紀了，也該找個地方置上一頭家啦，在這制度下，一個人能幹得了多少事？總不能一生一世都爲了別人幹活，自己連一個家庭也沒有，我要作自己的主人，我想……唉，見鬼！」他的話沒再講下去，目光空虛地望向平原。

「但仍還有一綫希望的，」羅蘭辛安慰道，「也可能那些土著是生活在地下，或諸如此類，他們才不在乎我們在星球地表上面殖民呢，他們會爲了利益，可能還會同我們作交易。」

「可能吧，」在凱瑪爾眼中閃過短暫的一點閃光，但跟着就變得嚴厲起來，他把毛茸茸的手揑成了一個鐵拳，「可是第一次的探險隊準是出了什麼事的！我懷疑那些

土著把探險隊的成員謀殺掉，把所有痕迹掩埋掉……」

「我對此可有懷疑呢，」羅蘭辛說，雖然從他心頭升起了一絲微微的恐慌，「他們又怎麼可能登上在軌迹上巡航的太空船呢？那些探險隊員怎麼竟這般不小心，讓這種事情發生？不，我仍認爲是他們在太空中失落到某個地方去了，可能是偶然被一顆流星擊中，可能是在一個錯誤的時刻……或者……」

「這樣的事情，早已不會在太空船發生了。」

「它們可能發生的，假如所有這種未料到的偶然事件全發生了呢。喂，你說會有人企圖破壞『赫德遜』號嗎？」

「是的，等一等，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那土耳其人揚起眉毛反問道。

「我並沒指什麼事，凱瑪爾。不過在老家有很多集團，他們都是反對整個殖民政策的思想的，例如復興主義者認爲向外星系移民是違反上帝的旨意，君主主義者集體主義者和優生學者，全都是些狂熱的派別，他們全認爲如果人類移民開始離開太陽系，那即使是機會微之又微，他們奪取權力的機會就可能一去不復返了。還有希爾敦的那個團體，他們對這動議是無限驚懼的，他們的僞科學主張，認爲星際的疾病會傳染到太陽系，或者會惹起入侵，殖民會招致敵意……你明白了吧？」

凱瑪爾揉了揉下巴，搖搖頭：「我倒不會想到這些，一個炸彈安置在『達伽馬』號上，那並不是件難事；那艘太空船並不像我們這艘由頭到尾是我們親自經手製造的……當然，至於破壞者如何進行破壞，那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這艘船的全部工人，直到最後一個電器人員，都經政府小心審查過，查清會不會存心破壞的，不過，那還是可能發生的，可能發生的啊。」

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沒有什麼值得擔心害怕的。」羅蘭辛心中不由得高興起來。

「不過，那些畜牲可害怕我呢！」那土耳其人伸手拍了拍他的槍。

又一天過去了。藍青色的日星首先昇起，迷濛的霧翻騰旋轉，露珠閃爍，草葉帶有一種金屬般的光輝。六個鐘頭後，紅色的日星隨之而來，光輝的白天又到來了。雲彩染上了紅色和青色，雙重的影子都有着色彩，植物挺立在強勁的莖上，隨風擺動，搖曳着光澤。

最初一個日落，並沒有什麼可觀的景色，因爲紅色的日星依然高懸在天上，但下午少了一個日星，反倒使景物顯出一種奇怪的令人戰慄的質素，獨一的日星，它發出的強光顯得格外猛烈。古怪的是，天氣反而漸漸涼快，甚至帶有點寒意，天上只有一個日星，紅光本是火熱的啊。

紅色日星的日落却是另一種景色，輝煌地在天邊噴射出金紅色的光輝。接着，夜色來臨，月星悄悄昇上天空，一邊紅色，一邊青綠，中間是迷濛的陰影，却由它的伴星的反光照射得通透清晰。在地平綫上，它顯得巨大無比，差不多佔了半邊天，當它徐徐昇起，仍然是那麼碩大，使在地球上看慣了月亮的人，感到有一種被壓迫的感覺，總是怕它會跌下來似的。它的光輝是一種古怪的蒼白，銀光閃閃，使露珠與白霜都爲之失色。對於人來說，這兒的夜是巨大的、靜寂而奇怪的。

這夜色使羅蘭辛感觸尤深，他一個人獨自在微寒的靜穆中散步，想着自己的心事，同時感到周圍的世界和天空在向他挑戰。也許，他眞的想要來這地方吧？一個新的星球，對任何人都是遼濶開放的；他可以在一個太空站上有他自己的天文台，把自己的理想付諸實踐，還可以望到他自己的土地，領會到它是自己和自己子孫的。

可是，半路却殺出了那些土著。一想到此，他的情緒就低落下來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有一天，羅蘭辛坐在他通常坐的樹下在看書，突然聽見叫喊他的名字，他抬起頭來，揚聲器在轉動，傳出韓密敦的聲音：「羅蘭辛博士，請立卽到船長辦公室報到！」

他站起來，一邊想着這到底會是怎麼回事，一邊走回營地去。

韓密敦坐在辦公室中的一張書桌旁。艾維尼站在他身旁，樣子顯得神經兮兮的。唐敦、凱瑪爾、菲南廸茲和馮．奧斯丹早已在那兒，正等着他。

船長抬起頭來，很安靜地說：

「好，都到齊啦，艾維尼先生，你可以作你的報告了。」

艾維尼清了清嗓子，開始講話：

「我已對羅爾萬語言作了點研究，稍有所獲，」他的話是那麼低聲，簡直不容易聽得出來，「不過，所獲不多。我仍然沒有弄明白他們的文法，如果他們的語言眞有文法的話。除了初步的一些意思弄懂外，還是不甚了了。不過，我們可以談一些十分簡單的事情了。今天，他們說，他們要回老家去了。我聽不明他們要回去的理由，不過我認爲他們想要回去報告他們的發現。」

唐敦問道：「他們全體一起走嗎？」

「是的，我提出，用飛行車送他們回家，不過，他們拒絕了這建議，至於爲什麼拒絕，我不知道。我想，他們不可能誤會我的，我把他們帶到飛行車，作了各種表情，但他們不願乘搭，也許他們並不那樣信任我們，他們堅持步行回去。」

羅蘭辛問：「他們的老家在哪兒？」

「在西方某個地方，是在山上，這是我所打探出來的一切了，我估計，要走上四個禮拜的路程。」

「哼，妙啊！」馮・奧斯丹罵起來，「這叫我們怎麼辦呢？他媽的，跟他們走路去嗎？」

艾維尼慢吞吞地說：「那些羅爾萬人很不高興我們在空中跟踪他們，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可能是某種禁忌，也可能是他們不信任我們，怕我們向他們的家投擲炸彈吧。不要忘了，他們不了解我們，正如我們一樣並不了解他們，如果我們跟踪他們，他們很可能躲進山裏去，我們就永遠也無法再同他們建立聯繫了，不過他們似乎並不反對我們一些人陪同他們步行，事實上，他們看來頂希望我們這樣辦呢。」

「見鬼！跟着他們步行，落入他們的圈套裏去嗎？不行，只有蠢騾才會這麼幹的！」馮・奧斯丹搖着頭，黃色的大鬍子也晃起來了。

凱瑪爾說：「別自己像隻蠢騾一樣亂說，你難道沒想到，他們也知道得很清楚，假如他們傷害了我們的人，我們其他人會對他們進行報復的。」

馮・奧斯丹臉漲得通紅，極力控制住自己，反問道：「但誰知道我們的人在危險中出事？別人根本不知道我們在哪兒的。」

「當然，可以用無綫電通訊，」韓密敦不耐煩地說，「你可以帶一個手提的無綫電收發報機去的……」

「可那些外星人知道我們有無綫電嗎？」

「這點提得很好！」船長承認道，「碰巧他們從來沒有聽過無綫電的電波現象，直到我們更信得過他們，千萬不要讓他們知道，我想不應該告訴他們這件事。」

船長把雙手的手指交叉起來，像搭一道橋似的，他說：「艾維尼先生想跟他們一起去，我同意派幾個人，這可能是我們同土著的政府接觸的唯一機會，我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政府什麼的。不用說，要密切注意他們的科技以及其它一切的情況。也許，他們並不反對人類到這兒來安居也說不定的，我們目前仍未摸清，去找出眞情實況，這正是我們的工作。」

「各位，你們在大本營這兒，並不需要參加我們正在幹的研究工作，你們實質性的工作已經完成了，看來你們是聯絡小組的合符邏輯的人選。你們必須同大本營用無綫電保持接觸，當然，你們一路上也要作觀察的工作。那兒可能有疾病、毒蛇或任何你們想像不到的東西，我並不對你們諱言，這次行動可能有危險，羅爾萬人並不知道我知道你們所在的準確地點，他們很可能會謀殺你們的。總而言之，我認爲你們此行

還是相當安全的。當然，這次行動，純粹是志願參加，任何人不想插手這件事，不會被認爲是可恥的，不過，你們願意去嗎？這由你們自己作出抉擇。」

羅蘭辛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想不想去，他承認自己內心是害怕的，雖然只是一點點罷了，還是留在大本營吧。可是，眞見鬼，其他幾個人都表示贊成，他自己也只好也表示同意。

事後他才意識到，假如當時有誰說一聲不願去，那大家都會退縮不前的，人就是這麼一種有趣而古怪的動物。

七

最初三四天，確實痛苦難挨。慢慢地肌肉習慣下來，每天可以走上大約四十公里路程，也不覺得太過勞累了。但是旅途極之單調乏味，就像在一個草原上走着走着，那草原總是沒有個盡頭，一直伸向無邊無際的遠方。下雨並不能阻止他們前進，人們穿上了防水的雨衣，羅爾萬人根本就不在乎下雨，不當是一回事似的。一路上經過幾條大河，但總找到一些較淺的地方涉水而過，他們還在河中把行軍水壺灌滿食水呢。長程來福槍可以在一兩公里的距離外，把獵物打下，一路上有不少獸肉可供食用，在碰不到獵物的日子裏，也可以找到大量的野生植物如莖實、野菜和豆類食用，如果粗硬，煮熟就可吃了。

凱瑪爾背着發報機，那是一個點綫發報系統，他一直不讓羅爾萬人懷疑這無綫電是什麼東西。

韓密敦船長建立起三個三角自動收報站，使他能一直知道這支隊伍在什麼地方，他發來的報導也沒有什麼東西引起人興趣，只是一些他們早已知道的事情的細節罷了。

羅爾萬人使用指南針和地圖帶路，後者只是個象徵的簡圖，只要看看周圍各種特徵，就很容易明白路綫了。

這些地圖都是手繪的，但這並不能說明這些外星人不懂得印刷術，那些手繪倒畫得十分精緻，很像中國的繪畫一般呢。

羅蘭辛發現那些地圖有着格子綫條，那肯定是本初子午綫一直通向南極磁極點，從這點看來，他們這些外星人是知道星球的眞正形狀的。

羅蘭辛開始能分辨出他們的個性特徵了，他們的性格是不同的。阿拉士伏是個行動迅速、魯莽、三言兩語就幹起來的性子；西尼斯則是個慢吞吞、行動緩慢遲鈍的類型；楊伏薩蘭的表情，看得出脾氣暴戾；狄乍加茲看來是他們當中最有學問的知識分子了，他跟艾維尼一起很用功地研究語言。

羅蘭辛設法跟上他們的語言課，但却沒有多大進展，他們早已超過初級的水平，如果他們還是在初級水平，他可能跟得上的。但艾維尼總說他自己也進展不大，交際仍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羅蘭辛有點焦急地催促道：「你應該把你已學懂的教會我啊，艾維尼，假如你出了什麼事，那我們一個也不懂話，怎麼辦？」

「別那麼緊張，就算發生了最壞的情況，你們也可以發個信號回大本營，叫他們派一輛飛行車，把你們接回去的。」

「可……他媽的，我對這種語言很有興趣呢！」

「好吧，好吧！我把字音弄一張表出來，我肯定……不過它對你是幫不了什麼忙的。」

不錯，的確幫不了多少忙，但至少可以弄懂了幾個詞，諸如草、樹、星、路、行、射。但懂得了這些詞又怎樣，又能走到哪兒去？

艾維尼習慣了晚上坐在篝火旁邊，跟狄乍加茲談了又談，那火的紅光照亮了他的胖臉，那外星人的非人類的眼睛，在閃閃發光，他們的講話聲一起一落，一時是咆哮，一時像呼嘯，他們的手動來動去作着表情，這一切對於羅蘭辛來說，都是毫無意義，全不明白的。

非南廸茲帶了他的吉他，一有空就彈奏，這弄得凱瑪爾怨聲不絕，但是非南廸茲喜歡在傍晚休息時又彈又唱，阿拉士伏自製了一個四弦的樂器，有一個共鳴板，奏起來發出一種帶着顫振的音調，他也參加非南廸茲的奏樂，聽他們兩個在一起彈奏實在有趣極了，阿拉士伏學彈南美洲的民歌，而非南廸茲則設法爲那羅爾萬人的音階配和

弦。

凱瑪爾帶有一副棋，用不了多久，西尼斯就學會了下棋，能跟他下上幾盤呢。這旅途是一種和平的、充滿友誼的旅程。

可是，它那無益的陰暗意識，使羅蘭辛感到不安。有時，他眞希望自己根本就沒有跟「赫德遜」號到這異星來，他希望能早日回到月球去，擺弄他的儀器和攝影錶板，算了，這兒有一個新的種族，一種完全不同於人類的文明，但這一切，對於人類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對唐敦說：「我們根本不需要更多異種學的資料，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星球啊。」

那火星人揚起眉毛，反問道：「你眞的認爲移民就能解決人口問題嗎？你用那辦法也解決不了幾百萬人口的，就算在五十年不斷移民解決一千萬吧，那得用太空穿梭機不停運送，要記住，這要大筆經費，就算有人出錢吧，但出生的人口很快就追上移民的數字，還不是白搭嗎？」

「我知道，」羅蘭辛，「我過去也爭論過這些問題，還有別的更多……更多心理學的問題，但知道有那麼一個新的邊疆，人被迫得走投無路時還有個奔頭，任何一個普通人有個機會當家作主，這總對太陽系是有很大不同的。它將解鬆一大堆不健康的

社會壓力，改變人的整個態度，使人向外發展，這總有好處的。」但是，火星人冷漠地笑了笑，不以爲然地搖搖頭。

唐敦頂嚴肅地說：「我在想，可不要忘記了，歷史上一些最激烈的戰爭，都是在這種情況下打得落花流水的，例如在美洲開放的時候，還有，就是在星球上定居下來的時候。」

「不過，現在不會的了，人類對戰爭已經極端厭倦。不過人類的確需要找尋一些新的東西，一些比他本身更巨大的東西。」

唐敦以一種相當生硬的語氣回答：「他需要尋求上帝，過去兩個世紀已經顯示出，上帝對遺忘了他的人們是怎樣懲罰的，就是逃到外星去，也是逃不了的。」

羅蘭辛聽了他這話，不覺臉面發燙。

唐敦說：「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們這類人，當我一談及宗教時，就覺得難爲情，我絕對希望在一個理解的基礎上，像討論任何事一樣討論它。」

羅蘭辛喃喃地回答：「我們是永遠也不會一致的，浪費時間罷了。」

「你的意思是說，你永遠也不想聽，嗯……」唐敦聳聳肩頭，「我對所有這些向外星移民的計劃，並沒有很大的信仰，但要看看會發生些什麼後果，那倒是頂有趣的

。」

「我想……我想不管出現什麼後果，你……你們火星人的家園，就會得到寬容了！」羅蘭辛忍不住刺了他一句。

「不，完全不需要。上帝也許認爲也應該懲罰我們呢，不過我們會生活下去，我們火星人是倖存者類型的人。」

羅蘭辛內心得承認唐敦這話是對的，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政見，却無可否認他們爲了他們特殊的夢想，曾英勇地工作和戰鬥過來，是他們奪取了那貧瘠荒蕪而又破舊的星球的控制權，他們逃到那兒，經過艱苦奮鬥，使它百花盛開；是他們唱着聖詩的軍隊，擊破了蒙古帝國，將水星打得不敢再進犯。

火星人是堅強的、刻苦耐勞的。不管他們自稱是基督徒也好，猶太復國主義者也好，共產主義者也好，或是曾震撼過歷史的任何一種信仰，這種有信仰的類型的人，是富有生命力的。羅蘭辛感到有理智的人却不能分享這種獻身的忠誠，實在太糟了。不過，如果他眞能分享，那他也就不再是個有理智的人了。

他望着那些蹦跳着的羅爾萬人灰色的身影，在他們那些非人類的腦殼裏，又有着些什麼夢想呢？他們會爲了什麼事去奴役，去殺戮，去欺騙，去爲之而死嗎？這星球是他們的星球嗎？

八

非南廸茲出生在拉丁美洲的烏拉圭，他的家庭，是個歷史悠久、非常富有的大家族，他是這大家族中的嫡子，所以經常都是受到優待，要什麼有什麼的。這使他有機會受過很高深的教育，也享受過最富裕的生活。他有大量的藏書，有馬匹，有遊艇，經常上戲院，聽音樂；他曾在世界馬球大賽中爲他們的大陸奪了很多分，還曾駕駛帆船橫渡大西洋；他在月球和水星作過很多地質地層學的工作，和很多朋友共同歡笑，也和很多女人談過戀愛。

現在却帶着一首美麗的歌，離開地球去探索星空。

他就死在特羅亞星上。

這慘事來得太迅速也太殘酷了，那是在開濶的草原上行進了兩週之後，他們到達了微微向上伸展的地方，走向在遠方地平綫窺見的藍色迷濛的遠山。

這地帶長滿了又長又粗的草，密密麻麻的樹木，流着冷冽而急促翻滾的河水，經常刮風，天上有着不少飛翼，這是因爲那些飛着的東西，並不是鳥，而是帶着肉質翅

膀的獸類，所以只能稱之爲飛翼。由於羅爾萬人找尋易走的斜坡，行伍的速度就放慢下來。

儘管速度是較前放慢，但每天仍行進大約三十公里。

艾維尼說他曾問過還要多久才能走完這旅程，但聽不懂答案，似乎還遠着呢。

隊伍作一列長排，跌跌撞撞地走上崎嶇的山道。這一帶有着很多生物，四翅獸展開四隻毛茸茸的翅膀，小一點的獸類驚慌奔逃，遠處一羣有角的爬蟲停住脚步，用一眨不眨的眼睛望着這羣旅人。

羅蘭辛走在隊伍前端，阿拉士伏走在他旁邊，羅蘭辛正在設法用指着的實物向阿拉士伏請教，以增進他的羅爾萬語詞彙。

他看見前邊的一塊岩石上，躺着一隻細小的顏色鮮艷的動物，正在晒着陽光，它看去活像長得過份大的蜥蜴，羅蘭辛指着它。

「沃蘭蘇，」那羅爾萬人回答。

羅蘭辛經過這段日子的不斷練習，已經慢慢能分別出不同的語音了，以前，他是分辨不清，聽起來全是一個樣的。

「不……」羅蘭辛覺得古怪的是，艾維尼研究了這麼久，仍不知道「對」和「不對」的詞語，也許，他根本就不想讓別人學羅爾萬語吧。所以他只好還是用英語說：

「不，我懂得那個詞，那是指石頭，我是指那在石頭上的蜥蜴。」

他走近去指着那動物，它弓起背，對着他發出嘶嘶的聲音。兩個日星發出不同的光輝，把它身上的鱗片，照得像珠寶般閃着異彩。

阿拉士伏猶豫了，走過去細看了好一陣，最後才說：「西納爾蘭。」

羅蘭辛一邊走，一邊在筆記本上把這詞記下來。一分鐘後，他聽見了非南廸茲發出的慘叫聲。他回轉身來，只見那地貌學家早已倒下來，那蜥蜴咬着他的褲腿。

他大叫起來：「這是怎麼回事……」但他正往回跑，却被石頭絆了一跤。

羅蘭辛爬起來，只見唐敦已一把捉住那蜥蜴的脖子，將它一摔扔到地上，用脚把它的頭踩碎。

跟着，大家圍住非南廸茲，他抬起頭來，用痛苦的眼睛望着大家，呻吟了一聲：

「好痛啊……」

唐敦這時已用刀子把他的褲腿割開，他們可以看到，在非南廸茲的腿上留着牙印嚙痕，四周有着發紫的色澤。

「毒！快拿急救箱來！」火星人憤怒地喊叫。

「來啦，……」艾維尼輕輕將唐敦推開，跪到菲南廸茲身旁，他是個精神心理學家，自然必要懂得醫學和藥物學的。他的刀子一閃，把傷腿的皮肉割開。

菲南廸茲猛吸了口氣，叫着：「我不能呼吸……透不過氣來……我透不過氣……」

艾維尼彎下腰，想去吸吮傷口，但他立卽就挺起腰桿，含糊地說了聲：「把毒血吸出來也沒用，如果毒已擴展到他的胸部，是沒辦法了。」

羅爾萬人圍在四周，無能爲力，也不幫忙，樣子像是想做什麼，但又不知該怎麼辦才好。菲南廸茲的眼睛往上一翻，他們看出他的胸部突然靜止不動了。

「毒汁使他的呼吸麻木了，做人工呼吸吧！」凱瑪爾伸出他那雙大手，去把那小個子翻過身來。

「不，」艾維尼一直在把看脈膊，「沒用了，他的心臟也停掉啦。」

羅蘭辛站在那兒一動不動，他從未見過人死，也無法接受眼前的現實。

菲南廸茲很古怪地伸開手脚躺在地上，他的臉有些被擦瘀了的傷痕，口角還流着口水，風穿過圍在四周的人，吹拂着他的頭髮，死亡就是這樣不乾不淨的景象。

凱瑪爾解下背包，想取出無綫電發報機：「得向大本營求救，老天，他們會有解救的工具的，向大本營發報才行了。」

「不，別亂來！」艾維尼喝止他，「他中的這種毒，是無法解救的。聞起來，像是氫氰酸，這種毒十分劇烈，傳散的速度極快，天啊，現在大概已傳遍了他整個血液循環系統了。」

他們就這樣站在那兒，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凱瑪爾還是向韓密敦船長作了報告，船長通過無綫電痛苦地說：「唉，那可憐的人，不，沒有用的，我們是無法救活他了，如果中毒那麼深，我們也沒有起死囘生的辦法的。」

這無綫電通話，是當着羅爾萬人面前進行的，羅爾萬人在看着，但臉上沒有現出任何一種表情。他們會認爲這是一種對死者的祭典儀式嗎？是有一個人類的神在對他們講話嗎？

艾維尼說：「問問他我們該怎麼辦吧，告訴他，羅爾萬人會繼續前進，而我，我只需要一個人去，我是願意跟他們走的。」

從無綫電傳來了決定：

「將菲南廸茲就地埋葬，立一個墓誌，我相信他的宗教信仰不會對那墓誌皺起眉頭來的，在目前的情況也只能這樣做了。有任何人準備放棄這次行動，囘這兒來嗎？我們立卽派車去把他接囘大本營來，……沒有嗎？好，那麼，繼續行進，我希望你們

大家，今後要多加小心！」

挖掘墳墓並不容易，由於缺少掘墓工具，花了相當長的時間，羅爾萬人也來幫忙挖掘。

屍體埋葬好後，大家又到處檢石頭，在墓上疊起一個圓錐形石堆，作爲墓誌。

艾維尼望着唐敦，問道：「你願意在這時刻講幾句話嗎？」他的聲音非常的輕。

火星人點了點頭。

唐敦說：「如果你們希望我講，我就講吧。但他信仰的宗教跟我並不相同，你們都知道的，而我們當中又沒有一個是信他的宗教的。我想說的話只有一句：他是一個好人。」

羅蘭辛心裏在想：這是僞善嗎？

好人，好人的定義又是什麼？

菲南廸茲這個人活着的時候，對於唐敦來說，菲南廸茲是個羅馬天主教徒；對於凱瑪爾，他是個又唱又鬧的傢伙，凱瑪爾還曾因爲他的嘈吵而同他發生過爭執；馮．奧斯丹曾把菲南廸茲叫作手無縛鷄之力的花花公子和蠢材；艾維尼呢？菲南廸茲對於他，只不過是另一個研究的對象罷了。

他自己呢？他跟菲南廸茲的關係，從來就並不特別密切。

甚至站在墓旁的羅爾萬人，由於不說話，也省得表達什麼哀思了。

難道這只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形式，或者是對共同命運的一種沉默的認同嗎？

他們再也救不活死者，對於埋在石下的屍體，他們沒有什麼可作爲的事了，爲什麼在這死者生前，不對他更好些呢？

當埋葬完畢，已經太晚，不便繼續行進，於是他們收集枯枝敗葉，生起了一篝篝火，沉默無言地坐在篝火邊吃晚餐。

狄乍加茲和艾維尼繼續他們的語言研究，馮．奧斯丹背轉身子鬧着情緒倒頭大睡；唐敦就着暗紅的跳躍的火光，在讀着他的聖經；其他的羅爾萬人則在低聲交談，他們的講話聲聽起來就輕得像耳語一般。

篝火燒得噼噼作響，在那火光搖曳的光圈之外，你可以看到月色下的世界，聽得見微風在樹林間呼嘯，時不時可以聽見，在黑暗遠處，傳來一聲長長的獸嗥，這不是地球的夜晚，而是異星之夜啊！

在地球長大的人，從未曾見過異星之夜的景色，從未曾見過那在寒冷的鑲滿星星的夜空上高懸着雙重色彩的巨大月亮，也未曾聽見過那令人胆戰心驚的異獸的狂嗥。

非南廸茲就長埋在這地方，是那麼寂寞，遠離家鄉，不知靈魂要飛渡多少光年才能回到南美洲葱綠的家園了。

羅蘭辛完全無意識地在對自己喃喃自語，望着那墓堆的石頭，被篝火映得通紅的墓誌。光與陰影在那上面交織着，看去它活像在抖動，就好像一個熱愛生命的人，現在被埋在地下很難安靜下來。

他不禁想起了一首古老的歌謠：

這一晚，這一晚，
就像每晚一個樣，
火光搖曳，燈燭揞，
上帝接納他心魂。
自此一去永不復返，
就像每晚一個樣；
最後也會輪到頭上，
上帝接納上天堂。

在北邊，是永恒的冬天，月色有如冰般的雨滴，灑落在閃閃發光的冰峯之頂，天上的星星，高懸在寒夜的空中，向着冰山峽谷在眨眼。

羅蘭辛心裏無限感慨，在人生的漫漫長夜裏，我們互相給予別人的是什麼？是善良、幫助和眞情？我們又能給予別人什麼？

凱瑪爾走近來，沉重地坐在他的身邊，喃喃地說：「一個死了，還會死多少個？」搖曳的火光，把他的臉在黑暗中以強烈的筆觸，描畫出鮮明的輪廓。

羅蘭辛說：「這正是韓密敦最担心的事情，他不担心地震，也不担心怪物或大腦袋的八爪魚，但要我們留心蛇、菌和有毒植物，他是對的。」

「一種生物的牙裏有着氰酸毒液，這會是一種什麼樣的代謝作用呢？它的血一定跟我們的血是完全不同的。」工程師打了個寒戰，「今晚好冷啊！」

「這種毒可以吮舐，但却不能讓它進入血液循環系統，我們只要防着這一點，別的就不用害怕了。」羅蘭辛說。

「啊，說得對，說得對，我見過比這次更糟的事呢，只是它來得他媽的太突然了，使人措手不及。喂，你自己也差不多碰到那毒蜥蜴，我看到你曾走近去想摸它！」

「是啊……」羅蘭辛回想起來，不禁冒出一身冷汗。

跟着，他想起了一件事，當時他和阿拉士伏走在前邊，他指着石頭上的毒蜥蜴問

是什麼，阿拉士伏猶豫了一陣才回答說是「西納爾蘭」，但他並沒有警告說這生物是會咬死人的。

他抑制住自己的激動，盡力保持冷靜，對於整個經過一點一滴加以回憶，但不敢把這一切立即講出來。不錯，阿拉士伏當時沒有提醒他，也沒有把他從那毒蜥蜴旁拉開。

他把目光越過篝火，向那一小羣外星人望去，只見他們坐在陰影裏，只有他們的眼睛在黑暗中露出閃閃的光。他們在想些什麼呢？他們在計劃如何對待這些從羣星深處到來的陌生人嗎？

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訴艾維尼……不，不能告訴他，就讓這想法埋在自己的心頭吧。菲南廸茲的死可能純粹是一件意外，也許這種毒蜥蜴是極其罕見的，也許那羣羅爾萬人也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生物。阿拉士伏不也是很接近那毒牙嗎？這伙外星人總不致於這麼愚蠢，以爲可以謀殺掉每一個人，而把每次謀殺都弄成像是一件意外的！

可是，「達伽馬」號却永遠也沒有回來！

他強忍住渾身哆索，他十分累倦了，實在担心過度了。他的懷疑，是孩子氣的，他相信艾維尼一定會把這種懷疑稱爲幼稚可笑。

如果他把這種懷疑告訴馮．奧斯丹，那德國佬肯定要當場把那些外星人統統射殺的。

告訴凱瑪爾或者唐敦吧？嗯，現在還不是時候。讓他自己再想一想，多收集充分的證據，否則自己會成爲大家的笑柄，認爲他是個多疑的胆小鬼的。

九

他望向西方黑暗的天邊，那是他們奔向的地方，一直走上山巒，走進峽谷和懸崖，登上崎嶇難走的小路，在那地方，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現在他們已經不能回頭了，現在不能了，但誰也不知道前途有什麼等待着他們。

過了草原，地勢急劇上升，草木逐漸稀疏，用不了多久，他們已走進了一片岩石的山崗，四周是一片荒野，間中有幾叢高大的葦草或荊棘，他們渡過了一些湍急的河流，河水寒冷刺骨。

羅爾萬人一蹦一跳，在到處是岩石的高地上走得倒頂輕快，要跟上他們可並不容易，羅蘭辛喘着氣跟着他們攀登，總是氣也透不過來，嗓門發乾。

在非南廸茲去世後大約一個星期的一個晚上，韓密敦船長用無線電向他們打聽：「喂，你們的嚮導在搞什麼鬼？你們又拐向北方去了，為什麼他們不領你們走直路到他們的家去，而像捉迷藏似地拐來拐去？」

凱瑪爾聽見這麼一說，感到愕然，他向艾維尼大喝一聲：「你，快去問清楚那些

長毛的畜牲在幹什麼，我對這樣亂走，實在厭煩啦！」

艾維尼說：「我問過了，難道我沒告訴你們嗎？但這答案，是屬於另一件我不懂得怎樣翻譯的東西，我只知道是為了繞過危險地區。」

凱瑪爾把艾維尼這答覆通過無綫電告訴韓密敦，對方只生氣地哼了一聲，沒再說什麼，就關上了通話系統。

那土耳其人嘆息了一聲，說道：「我們也無能為力了。」

唐敦捂着嘴輕輕笑了一下，說了句：「說不定他們是想把我們跑路跑成羅圈腿，那樣我們就眞走投無路了。」

馮・奧斯丹一把握住槍：「你們得帶我們一直去，否則……」

「不，不，你別那麼緊張好嗎？」艾維尼張開雙手，說道：「這事我們是硬來不得的，我怕，我們也沒什麼辦法，要記住，我們並不懂路，他們是嚮導。」

羅蘭辛把臉色一沉，這不對啊，現在看來，這整件事越來越有問題了。

他把空中拍攝的這地區的地圖從背囊裏抽出來，研究了好久。照他看，他們避開的那地域，並沒有什麼不好走的路，也沒有什麼危險的特徵，當然，那兒可能會有心存敵意的部落或什麼東西，不過……

他心裏升起的每一個疑問，總有一個答案的。只不過，所有這些答案，都太過特別了。它們無法湊合成一幅連貫的圖畫，反而產生更多的疑問。

好吧，就當那毒蜥蜴對於羅爾萬人是一種不熟悉的生物品種好了，顯然艾維尼是這樣解釋，他們也似乎是這樣的。但是，爲什麼他們會不熟悉？爲什麼毒蜥蜴對他們會是陌生的？如果這是一種這樣可怖的動物，那應該是相當廣泛分類才對，否則羅爾萬人經過這樣遠的長途跋涉，從他們的居住地到來，一路上不被這些毒蜥蜴咬死嗎？……對，土著的語言可能是極端難懂，不過，該死！一個社會得有表達思想的方法才可能有羅爾萬人那樣的科技的。

羅蘭辛覺得這是無法說得通的，羅爾萬人看來並不是野生動物，而是具有一定科學技術的，即使他們還停留在使用火槍的階段，但必須有表達這些實質的必須的思維和語言能力，決不可能像艾維尼所說的那樣連語法也弄不通的。

就拿西方科學介紹到東方時的情況來說吧，中國最初因他們的語言沒有那些科技詞彙，就使用英語或法語，但後來他們也創造出相應的詞彙來。

所以，羅爾萬人的語言必定有一種科技相應的詞彙與結構，這是足夠艾維尼弄懂羅爾萬語，而不會像他所說的那麼困難的。

就拿這事來說吧，艾維尼每晚都跟狄乍加茲作長夜深談，他說他們是在研究語言，可是……假如他們並不是呢？

羅蘭辛一聲不響地坐着，讓這思想滲進自己的意識裏去，他想拒絕它，他喜歡艾維尼，在這新的世界裏他們可以相信的東西是這麼少，如果他們之間仍不能互相信賴，那他準是得了妄想偏執狂了。

但是，仍有着一個疑問，就是「達伽馬」號的失踪，這個巨大無比的問號，在太空上懸浮……

他躺在自己的睡袋裏，感覺得出身下土地的堅硬，他聽着風聲、奔流的河聲，還有一些不知是什麼動物的怪叫。他的肉體十分疲倦，但頭腦裏却翻騰着很多很多疑問，使他無法入睡。

第一支探險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誰在企圖對第二次探險進行破壞？

爲什麼一開頭就碰上這麼多使人心碎的難題？

爲什麼艾維尼要組合這支不適應的隊伍？明知道他們合不來，硬要湊合在一起，這又是爲什麼？

在「赫德遜」號上發生的爭執，本來是應該很好處理的，艾維尼是個心理學家，他本可以很快勸解大家，爲什麼反而弄得大家積怨甚深？爲什麼直到現在爲止，在這星球上只接觸到這些羅爾萬人？難道他們是唯一的哺乳動物嗎？爲什麼在太空觀察不到他們的人工的痕迹呢？沒有道路，沒有房子，沒有……？

爲什麼他們使用這樣不可理解的語言？到底他們的語言眞的像艾維尼所說的那麼難懂？如果不是的話，爲什麼艾維尼要說謊？爲什麼羅爾萬人竟然認不出危險？他們對待那毒蜥蜴，應該像地球的人對待一條眼鏡蛇一樣嚇。他們的血循環系統和新陳代謝看來跟人類相似，那麼爲什麼他們見了毒蜥蜴不逃避？

爲什麼他們故意把回家的路程延長兩倍呢？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每一個爲什麼，都有一個答案。不論是從艾維尼那兒作的答覆或解釋，還是自己想出一個推理的結論，可是每一個答案都導致一個新的疑問，需要另一套新的解釋或推理，總是令人感到不對勁。

會不會有什麼事實沒有估計在內？難道這整件事只是由於意識混亂才產生出來的？

西尼斯在值更，他沿着快要熄滅的篝火在繞圈子。他是一個無聲無息地走動的影子，只有他雙眼那微弱的閃光和他手中的火槍，說明他的存在。

他經常停下來，看看睡覺的人們。他在想些什麼呢？他在計劃着什麼嗎？他可以跟人類一起唱歌、打獵和下棋，但他們對於他並不比他自己血管裏的細菌更親，他眞的會感到人類同他們之間有什麼關係嗎？還是他只是一個大陰謀的組成部份？這陰謀已吞沒了一艘太空船和殺害了第二艘太空船的一個成員了。

羅蘭辛覺得，艾維尼可能並不是在說謊，他是個可以信賴的、友善的小胖子。一個心理學家本應該更懂得處理這一切的，不過，話說回來，他現在對待的並不是人類啊。說不定羅爾萬人蒙閉了他的眼睛，那定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某種目的。或者，說不定艾維尼受了他們賄賂，但他們又能用什麼去賄賂他呢？

羅蘭辛翻了個身，他十分渴望能入睡，但總是睡不着。他心裏有太多東西需要細細思量，也有太多事越想越感到担心害怕的。

最後，他得出了結論。

但這結論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他不能把自己懷疑的事公開，不，現在還不能夠。

在這隊伍裏，他們沒有多少私人相處的機會，一切都是在衆目睽睽之下，他不能講出來。

再說，說不定羅爾萬人已懂得了一點英語，如果他們聽到了他的話，那就會鬧大了。

無論如何，他現在還沒有掌握到證據，什麼也沒有，只有一點預感罷了。別緊張，得非常小心，慢慢來，別緊張，得細心處理。

不過，這些日子來，他已開始掌握了一些羅爾萬人的語彙，例如他每天跟阿士伏拉學到的一些單詞。

如果，不讓別人知道，他可能會慢慢學會的，他正設法學更多的羅爾萬語。對於資料的數學分析，已經作出來了，他只讓人知道他學單詞，決不讓人知道他頭腦裏已掌握的資料。

其實這種語言最基本的語法，也是同阿利安古代語有基本共同之點的，從聽艾維尼同他們交談，他已能聽出他懂的詞彙，還掌握了一些連接詞和詞尾變格，新詞也從這繹出來的。這當然不易，需要時間，但他可能掌握的，他可以問很多，但卻不能讓人疑心他已跟上來。最後，他瞌睡過去了。

十

「這簡直是謀殺！」

馮·奧斯丹的怒叫聲在風聲中嗚咽，把他那把大鬍子吹得翹了起來。他頓着凍脚，堅硬的石頭振起了迴響。

在他和唐敦的四周，是陡峭地直插雲宵的羣山，峯頂尖銳，有着白色的雪嶺，在冰藍色的天空下，顯得特別刺眼。下邊是山脚的斜坡，一直陡峭地下降到峽谷去，一路都是暗色的難看的岩石，滾下去的石頭，經過好久一陣，才落進遠處奔騰的河裏去。

他們過去幾天，一直在艱苦地登上這寸步難行的山地，這是平原與大海之間突然可怖地陞起的一片巨大的岩石山巒。

早上一醒來，他們就看到荒涼的地上，蒙着一層白濛濛的薄霜，他們鼻孔噴出來的氣，化成了一股股白色的蒸汽。在這一帶，狩獵十分困難，有幾天差點還不夠吃的呢。他們的行伍，在懸崖和山岩中緩慢地穿行，在刀一樣的深谷中爬上爬下。他們協議在一個地點紮兩天營，以便找尋足夠的食物，再繼續前進。在他們面前是一個隘道

，前邊是一片白雪，沒有足夠糧食，又怎麼能再往前走呢？

唐敦舉了舉他的槍，以堅定的目光迎住那德國大漢憤怒的凝視，說道：「你說是謀殺嗎？但那些羅爾萬人事先絕不可能預知那條毒蜥蜴會在我們經過的路上的。」

「不對，雖說如此，但這是他們去掉我們一個的一次機會。」馮・奧斯丹縮起肩膀，他穿的外套在這山地顯得太單薄了，「好多事不對勁，我總覺得這些外星人是在弄虛作假，依我說，該把他們斃掉，剩下一個好好拷問，揍得他把眞話講出來。」

唐敦沒有表情地回答：「問得出來嗎？那裏邊還有一個語言不通的問題，艾維尼不會幫你去拷問的。」

「語言不通，哼！他們根本就不想同我們交談罷了，我就不信他們的語言有那麼難懂的，他們不想回答問題時，只要對那易受擺佈的艾維尼亂說亂叫幾句，要不就胡說八道一番，艾維尼就信以爲眞，又以爲這是他們語言的什麼新文法。不，要是我們迫他們講，他們會很容易對艾維尼講清楚的。」馮・奧斯丹伸出手指點點火星人瘦骨嶙峋的胸膛，繼續說：「你以爲他們打算把我們帶到哪兒去呢？我曾看過我們自己的地圖，越過草原向南走，比沿着海岸山脈往北走，要又快又易得多，我認爲艾維尼說的什麼避開危險地帶的講法，簡直是胡說八道，我認爲他們是有意弄得我們疲於奔命的。」

唐敦聳聳肩頭，說道：「坦白說，我也同樣懷疑，不過爲什麼你找我來談這事呢？」

「你是我唯一能信賴得過的人。艾維尼是個蠢材，羅蘭辛是個意志薄弱的人，凱瑪爾可能因爲這主意是我出的而加以拒絕，你和我可能幹一番大事。」

「嗯……」唐敦揉了揉他尖削的下巴，那好久沒刮的鬍子有點扎手了。「可能我會跟你合作的，不過，我不想匆匆忙忙幹出任何事，還得深思熟慮。羅爾萬人想把我們謀殺掉，這是相當可能的，這樣是把人類隔離於這星球最容易的方法，如果『赫德遜』號也像『達伽馬』號一樣，有去無回，肯定不會再有第三次探索的了。可是，你別忘記了，他們光是謀殺我們幾個還不行，得把大本營也鏟除掉，如果我們全部失踪，大本營會加倍警惕防禦的。還有太空船，那又怎樣去除它？他們到底把「達伽馬」號弄到哪兒去了？按理它應該至今仍在它的軌道上運行，即使他們把船上的人員也誘下來，船總不會不見的……」

馮・奧斯丹怒氣沖沖地說：「我認爲他們有實力，只是不顯示出來讓我們看見罷

了。」

「實力？什麼實力？」唐敦驚異地問。

「很可能他們也有太空船呢！」馮・奧斯丹深沉地指出。

唐敦搖搖頭：「他們的戰士用火槍來武裝，竟會有太空船？別發傻了。這不合邏輯的。」

德國人那被太陽晒得黝黑的臉，漲得通紅。過了一會，他冷靜地說：「請你說話小心點，我希望同你合作幹一番事，但如果你不講禮貌……難道你從來沒考慮過他們拿的火槍，只是要把戲的一部份嗎？如果我們見到他們只有這麼簡陋的武器，這就會使我們放鬆警惕，這是一種障眼法啊！」

唐敦輕輕地吹了聲口哨，「天啊！……」突然，他轉過身去，用另一種口吻說：「走吧，我們不是要去狩獵的嗎？」

「我這主意如何？」

「我需要考慮一下，我會把考慮的結果告訴你的。」

他們小心翼翼地沿着山地上的羊腸小道慢慢走着，不時停下腳步，用望遠鏡向四周荒涼粗獷的景色審視一番。把把乾雪刮起，灑落進深谷裏去，但看不見一點生命的

迹象。

唐敦覺得腹中雷鳴，飢餓難忍，但他現在的心思不放在肉體的痛苦上，他在想着別的事情。

如果羅爾萬人並非他們自稱的那麼原始，那麼就打開了一個可能性的漩渦了。若果他們是接近星際技術水平的話，他們在「赫德遜」號接近這星球時早就偵察出來，目前「赫德遜」號正繞着赤道軌迹飛行，頻繁地在兩個日星和一個月星之間運行不息，就是一個最細小的望遠鏡也可能發現它的。即使羅爾萬人只是在使用火槍的階段，他們無疑也會有望遠鏡。但如果他們的水平並不是那麼低，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這得從另一個角度加以考慮啦。

羅爾萬人爲什麼住在地下而不住在地面上呢？爲什麼他們吃一種合成的食物？這種習俗很可能是在原子戰爭時期就養成的。那麼他們完全可以用一兩個長程導彈，就將大本營和太空船消滅掉……那麼，爲什麼他們不一開始就發動攻擊呢？也許他們想先盡可能了解清楚，而扮成很原始的樣子，這種僞裝正是消除懷疑的好辦法嘛。

唐敦搖搖頭。這還不能講得通的，還有很多情況不明和無法回答的疑問，不過他承認，馮・奧斯丹實質上是正確的。

但是，目前該怎麼辦呢？

用自動步槍一梭子快射，將營地裏的羅爾萬人消滅掉，這樣可能是最省事的辦法。人類早已學會怎樣令任何能感覺痛苦的生物說眞話。向大本營發信號，所有人到外太空去嗎？以後又怎麼辦？

特羅亞星始終是個神秘之謎。

唐敦看不出太陽系防衞軍會立卽組成一支懲罰部隊，不過那是事在必爲的，這是不能制止的。除非有一天，羅爾萬人突然從天上襲擊地球，但如果地球不先作好準備，就無法不覆滅了……。

但如果按照馮・奧斯丹的主意去辦，那又會怎樣？艾維尼首先會高聲尖叫，指責這是一宗徹頭徹尾的無事生非的謀殺案，他毫無疑問一回到太陽系就會把這罪名提出起訴的。羅蘭辛大概會有點勉強地支持他，凱瑪爾是個不穩定質素……韓密敦又如何？船長可能會將唐敦和馮・奧斯丹毫不留情地關起來，一旦他認爲你是有錯，他可是鐵面無情的。

唐敦抬起頭來，往天空望去，他心靈在呼喊：「主啊，我還有一個責任，還有一條艱苦的路要走下去啊！」

唐敦心想，最好是發動一次叛變，將所有不肯扭成一條繩的人全部槍斃掉。當然，這就肯定意味着回到太陽系要受到一次審判，坐牢，心理學家將你的心翻個顚七倒八的，……唐敦的妻子兒女會眼淚洗臉，在火星上他們的家孤苦地過日子了，在鄰居面前，還要強忍悲痛，擺出高傲自豪的面孔。

不過羅爾萬人並不是人類，基督教派懷疑任何外星的生物是否也有靈魂，總之一句話，他們肯定是異教徒……

唐敦知道自己在作出決定之前，必然在內心要展開一場痛苦的搏鬥，但他早已心知肚明會作出什麼決定的了。

「那兒，快看，就在那上邊！」

他聽見馮・奧斯丹耳語，立卽舉起望遠鏡。在他們頭上，有一個帶角的頭從一叢亂石堆中探出來，向他們窺覷，那是一隻獵物！

兩槍同時打響，那野獸嗥叫一聲，就不見了。唐敦氣得發足狂奔，在山崖上的岩石和裂縫間跳着奔跑，氣喘如牛，他一定要在受了重創的野獸逃走前抓住牠，他一定要捕獲牠！

前頭一塊突出的岩石擋住去路，他滑了一交，一把抓住那岩石，馮・奧斯丹也喘

着氣跑到他身旁，摸索着找扶手向上攀登，這只不過像爬過一道籬笆罷了，他們一下子就爬上了岩石的上頭，翻身滾了過去！這一剎那發生得太過迅速，竟還來不及明白是什麼回事，唐敦只一閃念明白自己是在跌下去，有什麼東西猛烈地在他背上撞了一下，把他的背部的肉也劃破了，他聽見一塊鬆散了的岩石發出狂嘶在他耳邊飛過，接着一聲雷般的巨響，一切都淹沒在黑暗裏。

他慢慢地清醒過來，好一會只覺得渾身酸痛，跟着視覺清楚了，他坐了起來，捧着像要裂開的頭，呻吟地叫了聲：「馮・奧斯丹。」

德國大漢早已站起身來，懊喪地望着他，問道：「你沒事吧？」

他用的是一種頂馬虎隨便的口吻，因爲他早已在火星人還不省人事時，把他檢查過一番，發現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傷。

唐敦摸摸自己，在背後劃破了一道長窄的傷痕，頭很痛，鼻孔在滴血，還有不少瘀痕，多到他都懶得去理它們了，不過他還是說：「我想，沒什麼大不了的。」

馮・奧斯丹把唐敦扶起來，一邊咆哮着說：「這星球眞該死，好像專門要謀殺人似的，我看我們是被困在這兒啦。」

唐敦向四周望望，只見他們爬過的那塊岩石，竟是一個壺穴的外壁，這個洞穴有六米深、四米寬，他們射中的那動物是在它的另一邊，顯然他們走錯了方向，爬過了岩石就跌進了這壺狀的洞穴了。洞壁是垂直的，千百年來被風雨冰霜和溶解的雪水打磨得滑溜溜，洞底有一個小洞，顯然是通向地下的渠道，水就是從這兒流走。

他們腳步不隱地在洞裏走了一遭，查看過這陷阱的邊緣。馮・奧斯丹的傷並沒那麼多，他作了多次發狂的攀登，想從洞穴爬出去，但洞壁根本光滑得沒有一處可供立足，他還爬不到一半就摔了下來，最後他只好放棄了攀登。沒有攀登的器具，是根本無法從洞裏逃出去的。

馮・奧斯丹喘着粗氣，粗聲粗氣地說：「又多兩個被羅爾萬人清除掉了。」

「他們故意帶我們穿過危險難走的地區，他們顯然不需自己動手，機會自然有的是，反正我們會一個個發生意外，他媽的！」馮・奧斯丹憤怒地向天空揮了揮拳頭。

「不要怨天尤人！」唐敦跪下來，向上帝作禱告，他並非求救，生也好，死也罷，全是上天的旨意。

當唐敦禱告完畢，他覺得平靜得多了。他說：「今晚他們不見我們回去，其他的人會來找尋我們的，他們粗略也知道我們走過的路綫。」

「哼，但這地帶他媽的這麼廣濶，不容易找到我們的，天氣這麼冷，我們能不能

挨過今晚也成問題呢！」馮·奧斯丹縮作一團，冷得發抖。

「我們可以隔一段空隙放一槍，但這可能會引起雪崩的。不過，現在倒不必急於實行，等一會再說吧，幾個鐘頭內是不會有人來尋找的。喂，你把急救包打開，給我稍為包紮一下好嗎？」

包紮以後，他們沒有什麼事可幹了，只好坐下來乾等。

當青色的日星落山之後，氣溫變得越發寒冷，洞穴中的陰影在逐步擴大，空氣像水一樣濕溚溚的，叫人難受。在洞裏沒有一絲微風，但他們可以聽得出風在洞口上呼呼地刮過，把一陣陣寒氣迫進洞裏來，他們設法運動以保持溫暖，但他們已經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等第二個日星也落山之後，他們在毫無慈悲心的星星之下，蜷縮成一堆，蹲在這黑暗的淵瀾裏，有時疲累得打起瞌睡，但一陣奇寒，使他們打着顫兒冷醒過來。他們只是半清醒狀態，時間過得可怕地緩慢，寒夜充滿了短暫即逝的種種幻覺。

有一次唐敦覺得有人在叫他，他半睡半醒，那聲音從光禿禿的峭壁上傳下來，引起空洞的迴響，它在指責他有罪。唐敦明白這只是自己心靈的幻覺，而不是有搜索者到來。

漫長的夜一直伸延着，當最初一綫灰濛濛的天光偷偷地從他們頭頂那細小的洞口透進來時，他們知道自己竟還活着，不禁有點驚訝。

於是，他們用冷得發僵的手指，扣動槍機，向上空開了幾槍。

槍聲在他們周圍迴盪。

唐敦設法盡力回憶這一帶的地形，頭腦不聽使喚，但他懷疑四周的懸崖，可能會令槍聲傳不遠。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被人尋獲，他們的屍骨將會躺在這兒，直到被兩個日星晒得化成灰燼。

第一個日星升起來了，但他們在洞底仍看不見它，可是日星將夜來結的寒霜融化，十多道令人難受的水滴，的的達達地流落洞裏來。

馮·奧斯丹揉着凍得發麻了的脚趾，設法使它回復知覺。唐敦想禱告，但話不成聲，就像上帝已詛咒了他，拋棄了他似的。

等到熾熱的陽光照亮了洞穴時，羅爾萬人來了。唐敦首先發現他們從洞口的邊緣探頭張望，他最初認不出他們，他的心智已經有點糊塗了。跟着他們清醒過來，霍的站了起來。

馮·奧斯丹咒罵一聲，一把舉起槍來。

「該死的謀殺犯！」

唐敦及時把他的槍推開。

「你瘋了！他們是來營救我們的！」

「他們來救我們？現在才來救我們？他們來這兒看看我們死了沒有呢！」

「打死他們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把槍給我！你這魔鬼！」

他們有氣無力地爭奪着。三個羅爾萬人站在洞口邊緣，望着他們。風吹拂着他們的毛，但他們假面具似的面孔，完全沒有一點兒表情，也沒講一句話。

唐敦終於從馮・奧斯丹手中把槍奪了過去，這時再抬頭看，已看不見那三個外星人的踪影了。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心像被一隻冰冷的手掐住。這太簡單了，太容易了，如果羅爾萬人有心要殺害他們，他們早已將這兩個困在洞穴裏的人害死了，他們只要回去說找不到失踪的人的任何踪迹，這不就得了嗎？

太容易啦，眞太容易啦……唐敦覺察出自己的心靈在自言自語，他在牙縫中低聲透出這麼一番話：「全能的主啊，懲罰他們，復仇之手不可手軟！」

但他內心深處又掀起了一種冷嘲，在說：也許全能的上帝早已對人類厭棄，說不定那些貓一樣的羅爾萬人，正是上帝新的選民，他們是來到世界上取代有罪的人類，

把人類打進地獄去的呢。

他感到死亡已滲進了自己的身體，他將注定在這兒寒冷至死，離自己的家三十萬光年之遙，上帝已背轉身去，把他拋棄掉了。他垂下頭來，感到淚水盈眶：「主的意旨定將實現！」

就在這時，羅爾萬人又再出現了，他們帶來了一條長索，其中一個把長索綑住腰部，其他的就順着長索吊進洞穴來，進洞來營救人類。

十一

過了隘道，是另一道陡峭的下降的懸崖，一直通向遠處閃閃發光的海洋。這使羅蘭辛想起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岸，那羣山豪獷的壯麗，在斜坡上的草、矮樹叢和低垂的墨綠色葉子的樹，下邊是寬濶的白色的沙灘。不過，這兒的山巒，更大也更陡峭。

它們比加州的山要新得多，他回憶起菲南廸茲曾指出過，特羅亞星的冰河區只是近期地殼構成活動的產物。這個巨大的星球肯定地殼活動比地球更迅速得多。羅蘭辛想起了那個小個子的地質地理學家，也想了他的墳墓，他眞懷念菲南廸茲。

唐敦和馮・奧斯丹被救出來眞是件好事，他記起後來跟那火星人所作的一次長談。唐敦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他，他用簡短的句子，將內心的一切傾訴出來，完全是內在有一種要找人識悔的需求，他承認自己錯了，如果羅爾萬人要謀殺他們，爲什麼又來營救他們呢？

羅蘭辛對誰也沒再談及唐敦的這番談話，但他心裏的疑問，又增加了一個問號。馮・奧斯丹仍舊鬱鬱不樂，對外星人充滿敵意，不過顯然他已學會了深藏不露，不將自己的打算講出來了。

唐敦由於自己所經歷的險遇，感到震驚，他擺向另一極端，竟差不多像艾維尼那樣對羅爾萬人無限信任起來。這火星人現在整天考慮到底這些羅爾萬人有沒有靈魂這種理論性的問題，他覺得他們有，但怎樣去證實它呢？

凱瑪爾則沿着那沒有盡頭的路，快快活活地，有時也說些侮慢上帝的話，毫不在乎地走下去。

這些日子，羅蘭辛感到十分孤寂。他在學習羅爾萬語方面，却有了進展，他差不多已跟得上並聽出艾維尼和狄乍加茲的談話了，他從聽到的話中，已足以理解他們之間談的內容實際上不僅僅是研究語言了。艾維尼對羅蘭辛提出的要求，總是保持着溫和有禮的微笑，以很技巧的方法避而不答，弄得羅蘭辛張口結舌沒他辦法。不錯，艾維尼的確是同狄乍加茲很談得來，而那羅爾萬人也在講着一些有關他們種族的趣事給他聽。不，他就是抽不出時間來把已學懂了的東西教給羅蘭辛罷了，他總是說：遲一點吧，約翰，遲一點，等我們都能休息時再教給你吧。

羅蘭辛差不多準備放棄種要求了，他信艾維尼的話，不再去學了，不再去想，也不再担心害怕了。到時候，所有疑問都會有答案的，其實都不關他的事，何必瞎操心

呢？他振作起來，埋頭工作，他自己並沒有發覺到自己在逐漸起着變化，過去他不像現在那麼倔強和敢作敢爲的，除了他的研究工作外，他過去像所有人一樣，甘心任人擺佈，由得別人去思想，爲他決定事情，現在他已不能再回復到過去那樣溫柔敦厚了。

從懸崖爬下到海邊去的這段路程，是十分折騰人的，但也只不過花了兩天時間，他們就到達海邊了。一旦到了平坦的海岸綫，旅程就像是度假一樣，艾維尼說狄乍加茲告訴過他，只有幾天的旅程，他們就能到達目的地了。

在海岸綫的這個地點，海岸的平地其實是名不符實的，根本不是平地，它窄攏成一個小海灘，只有一公里寬，海灘有一塊很稀薄狹窄的草地和一些樹木，跟着後邊就是高聳的岩石，在陡斜的山脚突出海岸。沙灘倒是典型像加利福尼亞的，一長條又細又白的沙灘，堆成一個個高低不平的沙丘，在海風吹拂中沙粒掠起，在地球就從來沒有見過一處海岸驚濤拍岸會像這兒那樣兇猛激烈的，海浪飛濺着泡沫，咆哮着沖向岸邊來；也沒有一處潮水是像這兒那麼迅速地湧上岸邊，每天兩次漲潮，海水都漲得很高。在這沙灘地帶，看來是沒有動物可以狩獵了，不過，這支隊伍就是吃野菜野豆，也可以活上一陣的。

羅蘭辛一里一里地往前走，心中不由生出一種緊張，再過幾天，到那時，是得到

答案呢？還是更多的疑問？

但在他們結束這漫長的旅途之前，死神又再次來光顧他們了。

那天，他們來到一個地點，山崖一直平削到海邊，在按近第一個日星日落時，海潮來得十分迅猛。隱蔽的岩石和被風吹刮的礫石，半掩藏在沙裏，在他們前進的路上，形成了一道低矮的墻，再過去，沙灘彎向裏邊，在懸崖下只有一道十碼寬的狹長地帶，形成了一個細小的海灣。在這兒的海水的水面上，露出從海裏突出的岩石的尖牙，海灣的海口，海水翻起白浪，像雷鳴似地沖擊着一道暗礁，海口只見一片狂浪翻滾。羅蘭辛在那道矮墻的頂部停住脚步，很不安地望着前邊那一道窄長的沙灘。

他對大家提醒道：「這地帶在漲潮時是低於潮水的高度的，潮水就要來啦。」

「沒那麼快的，」凱瑪爾說，「它還得要半個鐘頭才會越過海口的暗礁沖進來，到時我們早已越過這沙灘了，甚至連脚也不會弄濕呢，走吧！」他說着就跳下沙灘。

羅蘭辛聳聳肩頭，跟着他跳了下去。羅爾萬人早已走在他們前頭，以一種輕盈的步伐跳躍前行，這幾個禮拜來，對於這種走路姿態，大家也慢慢習慣，不以爲怪了。

他們走到半路，正走到懸崖脚下的窄狹沙灘時，海潮突然越過了海口的礁灘，沖進海灣來了。

羅蘭辛只見一道白色的大幕突然從海口的礁石灘頭升起，海浪滾滾，變成了萬炮齊轟似的，浪濤在沙石間沖過，發出尖叫，煞是叫人魂飛魄散。他一見海水突然升高，立即發足狂奔，越過沙灘。

一個巨浪翻過了礁石灘頭，以瘋狂的速度席捲而來。當海浪的巨牙在他膝蓋四周合攏時，羅蘭辛發出一聲狂叫，但他叫聲未完，接着來的巨浪已沖至，青色的海水，白色的怒濤，海沫在他的面前迸發，海水已漲到他的臀部了。

他被沖擊得倒了下來，海水蓋過了他的頭，他狂叫着爬起來，巨浪像一隻巨拳似的一拳把他再打了下去。

他掙扎着，爬起來，發狂地搏鬥，但被退往大海的暗流拖往大海去。他的靴子拖住了他，把他拉往下沉。海水往外急退，將他拉得無法站穩，直把他往那礁石灘拖去，而另一個巨浪又滾滾而來，把他沖向懸崖的邊緣，海浪的衝刺，又把他擊倒了。

他被淹得掙不開眼睛，半盲目地向四處張望，想找一個地方能攀住，就在這時，他被沖到一塊突出的岩石前邊。

他在水中翻滾，掙扎着想冒出水面。突然他發覺一個羅爾萬人在他身邊被大浪刮走，他聽見一陣垂死的慘叫聲，跟着大海又咆哮起來，震天撼地，他又被海水蓋住，沉下去了。

冒上來，一出水面，他又划又踢，終於游到那塊岩石，但那岩石却滑不留手，一個巨浪撲過來，又把他扯走了。他設法浮出水面，浪頭又把他推回岩石去，他用雙臂摟住了什麼東西，死死摟住不放。水在他四周旋轉呼嘯，羅蘭辛什麼也看不見，既失去了感覺，也不會思想，他攀附在那兒，又盲又聾又啞，半死不活地躺着，只有一種求生的慾望，使他堅持下去。

接着，高潮過去了，憤怒的海又被吸吮回去，海潮發出一聲巨大而空洞的咆哮，退出海灣。羅蘭辛倒下來，海水只及腰高，他跌跌撞撞向那隔開海灣的岩墻闖去。在他到達岩墻之前，海水又湧回來了，不過他終於搶先一步到達了岩墻。巨浪在他背後追逐而來，他拚命攀上了岩墻，像歇斯底里地逃了開來，倒在水綫以上的草地上面，一聲不響地躺了很久。

等到他恢復了力氣和精神，他站起來，向四周張望，風把海沫吹洒在他的面上，海的呼嘯淹沒了他的叫聲。

其他的人都縮作一堆，一聲不響，互相瞪着恐怖的眼睛在張望，人類和羅爾萬的眼中都存在着一樣共同的神色——恐懼，死亡的恐懼。

他們慢慢地鎮定下來，統計了一下人數，三個人失踪，凱瑪爾、阿拉士伏和楊伏薩蘭不見了。西尼斯號哭起來，聽起來就跟人類悲哀慟哭一樣。羅蘭辛心裏感到很難受。

艾維尼講話得用大聲喊叫，但傳進他們的耳中，却輕得像耳語一般，被海的狂怒，全部淹沒掉：「向四處看看……他們也許……還活着……在某個地方……」

等海潮退定，馮・奧斯丹爬上岩墻向海灣張望。只見在對面的海岸上站着兩個人，正在有氣沒力地向他揮手。那德國大漢叫起來：「凱瑪爾和另一個還活着！他們活着呢！」

西尼斯咪縫着眼睛，擋住夕陽在海水上的閃閃反射，向海岸那邊張望。他哀叫了一聲：「不見了楊伏薩蘭！」他垂下頭來。

「是什麼回事？」艾維尼喘息着問，「爲什麼這樣突然襲擊我們？」

羅蘭辛口吃着回答：「這地……地方，是個他媽的陷阱。前臨海灣，後有峭壁……這使海潮像萬馬奔騰一湧而入，在地球也有這樣的潮灘的……只不過，這兒的海潮猛烈得多了，如……如果我們早知道這樣，就該避開它！」

「是那些羅爾萬人！」馮・奧斯丹的嘴唇氣得發白，「他們是知道的！這是一個計劃，要殺死我們所有人的，眞惡毒！」

「別亂說，」羅蘭辛說道，「這只是一次意外罷了，它已奪去了他們其中一個，而且差不多把我們全都淹死呢。」

馮・奧斯丹用驚愕的神色望了他一眼，然後閉起嘴，不出聲了。

海潮迅速退走，他們在幽暗的夕陽中，越過了海灣，同凱瑪爾和阿拉士伏會合。

羅爾萬人收集了一些海水飄來的浮木枯枝，生起一堆篝火。凱瑪爾將這事件，用那並未受到損壞的收發報機，向大本營報告。

楊伏薩蘭不見踪影，他一定是被捲出了大海，也許他的屍體正在暗礁下翻滾，等待魚兒將它吃掉。

羅爾萬人跪在地上，排成一行，向大海伸出他們的雙手。羅蘭辛聽着他們在唱喪歌，他已可以將這些歌詞，大部份翻譯出來了。

羅爾萬人拉長了聲調在唱：「他走了，他消逝掉，他不再行走，他再見不着光亮了。」

他們的悲哀是眞誠的，他們慟哭着唱：

「他再感不到風吹，只有他的……（憶念？）將永遠和我們活在一起……」

黑暗來臨，他們圍坐在篝火堆前，大部份人都睡去了，因爲這一天的經歷使大家筋疲力竭了，只有艾維尼和狄乍加茲仍跟往日一樣，侃侃而談。一個羅爾萬人担任守衞，來來回回不停走動，守衞着大家。

羅蘭辛就躺在艾維尼和狄乍加茲附近，他伸直疲倦的身體，却睡不着。他心裏在想，也許今晚可以聽出一個頭緒來吧，在以前他一直弄不懂他們在談些什麼，不過有時却又聽懂了一兩句，他所掌握的羅爾萬詞彙已大大地增加了……

他突然聽懂了！悟出羅爾萬語的規律啦！

艾維尼在緩慢而沉重地說：「我（？）不知道別的人，有一些並不（？）笑（？）我所說的。」

這種話自然跟羅蘭辛講的英語發音完全不同，裏面充滿了無法明瞭的字眼，但羅蘭辛多少已聽出個眉目來了。他立卽明白了艾維尼的話的意思是：「我希望這不引起別的人這樣想（或懷疑），有一些早已對我告訴他們的話不高興了。」

狄乍加茲也慢慢地回答道：「快點（？）他們你，時間（？）到蘇爾拉，我們會看出過去的陰影他們。」羅蘭辛心裏迅速譯出，這話應該是這樣的意思：「你必須盡快消除他們的懷疑，至少當我們到達蘇爾拉，他們會看出過去的陰影（或欺騙）的。」

「我不認爲他們會，他們怎麼會？再說，我還有權威，他們會聽從我的。再壞，也可以用對付第一支探險隊那樣來對付他們，不過我希望這並不需要，這可不是件愉快的事。」

「如果需要，也只得這樣做，這大計劃可不能因幾條人命就被破壞掉。」

艾維尼嘆了口氣，像一個人想驅去心中的憂慮似地，揉了揉眼睛，說道：「我明白，是只有一往無前，不能後退的了，甚至你也不會意識到這有多麼複雜。」他抬起頭來，望向高高的天上冷漠地閃爍着的星星。「也許，整個宇宙，整個時間與空間，都被捲進這大計劃裏呢。」他的口氣裏有着一種哽咽的痛苦，「對於一個人來說，這負荷實在太大了。」

「你必須担當起來。」

「有時，我害怕……」

「我也怕，但它比我們的生命更重要。」

艾維尼毫無笑意地乾笑了一下。「你認爲這是一個大計劃！我告訴你，狄乍加茲，你還沒有開始明白那是多麼……」

「也許不吧，」狄乍加茲冷冰冰地打斷了他的話，「但你依靠我一如我依靠你，

可能你更得依靠我呢，你就聽從我領導好了。」

「是，是，我會的。」

羅蘭辛再也聽不出他們在說些什麼，他們的談話聲壓得很低，已再聽不出來了。

不過，羅蘭辛已聽得足夠了！他躺在睡袋裏，渾身打寒顫。

十二

群山突然向內伸展，同時，變得低矮，坡度也不再那麼大了。

前邊是一片在起伏着的草地、樹林和平原，流動着的山溪，在山丘中穿過。到了這兒，羅爾萬人步伐加快了。

他們種族的另一個人出現了，跟他們穿着同樣的衣服，帶有同樣的武器，前來迎接他們。羅爾萬人響起了相認時的呼叫聲，狄加加茲和西尼斯迎着他跑去，迅速同他交換了意見。那新來的羅爾萬人點了點頭，跑掉了。

艾維尼同狄乍加茲談了一會後，才對其他人說：「我們到達目的地啦，那人是去傳送消息的。」

羅蘭辛問道：「傳遞什麼消息？」

艾維尼說：「村子要歡迎我們，他們這些羅爾萬人都是好客的人呢。」

「哼！」凱瑪爾瞪着雙眼仔細地望了他一眼，「你似乎很熟悉他們的語言了。」

「不錯，在過去的幾天裏，在最後終算掌握了他們語言的關鍵，立卽一通百通，

雖然我還說不上是個專家，但已經能聽明白他們普通的口語了。」

「眞的？那麼，這些跟着我們的傢伙又是些什麼人呢？」

「他們是到另一個市鎭的代表團，在一次……事務，總之是某一類這種會議吧。他們偶然碰見了我們，很快就了解我們的來意了。他們的天文學知識相當好，就跟我們在十八世紀時差不多，狄乍加茲很快就領會了我告訴他的關於宇宙的結構，它的形狀，諸如此類。」

羅蘭辛忍不住問道：「那麼請問，他們的天文台在哪兒呢？他們怎樣觀察到光速？他們在這星系很難使用得上羅美爾方法的，而且……」

「我還不知道呢，」艾維尼大吃了一驚，「約翰，別那麼教條主義吧。難道每一種科學都會像我們人類的科學那樣發展起來的？」

羅蘭辛不再出聲了。沒有必要暴露了自己，老天，那可不行的！這可有危險，如果他們起了疑心，弄不好會一把利刀刺進他的肋骨中間去的。

艾維尼繼續說：

「正如我們早些時候所懷疑的一樣，他們有地下城市，這種在地下生活的習慣，似乎是養成於兩千年間，我懷疑，最初它只是一個洞穴不需要太多建築材料，而且多暖夏涼，但現在已經成爲一種道德習慣了，就如我們人類在公衆場所裸體是犯禁忌一樣。」

馮・奧斯丹皺起眉頭問：「他們還有地下的農場嗎？」他設法要弄清是什麼囘事。

「不，他們從來也沒有發展起農業，這兒一年四季，到處都長着營養價值很高的野生蔬果，所以不需要耕種。再說，他們也牧養大批吃草的動物作爲肉食，至於用什麼方法把它們誘入地下，養成家畜，那我還未能理解，狄乍加茲是把那詞講過給我聽，可是我却在人類的語言中找不出一個對應的實質詞彙來解釋。」

阿拉土伏側着頭，在傾聽他們講話，就好像他能聽明白說得是什麼似的。羅蘭辛想，他無疑是掌握了一些人類語言的了，他那琥珀色的怪眼，閃動着一種狡猾的詭詐。

艾維尼繼續說：「要知道，他們仍可能開化起來，這該是多麼奇妙的事啊，他們是一個有天才的種族，也許，還沒有原罪呢，你們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口嗎？」

大家都沒有出聲。

人口相當多，我估計了一下，至少有一億人口，我們誰也不知道準確的數字，跟

我們一起行動的這幾個羅爾萬人中，也沒有一個能說得淸。這兒只是一個細小的村落，一個小村子罷了，我們先到這村子去，不過，他們並沒有任何像我們那樣的眞正大城市，他們都是分散生活的，但很有規律性。」

羅蘭辛望着艾維尼。艾維尼在這幾個星期的旅程中，已經瘦了不少，日光已把他晒得皮膚黑黑的，但看起來却並不動人，他仍是一個中年的個子矮細的小胖子，講話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他的一舉一動，都在說明他是個動作遲鈍但穩重可靠，很隨和，而且有點怯懦的人。可是他竟參與了一個在星際之間決定人類命運的變戲法的詭計！他一定是另有一個目的，所以才對於兩艘太空船的命運和全人類的希望，這麼無動於衷，視若無物！

羅蘭辛向後退了一步，靠近一點個子結實的土耳其人凱瑪爾。他決定，如果沒人可以商量，那他就要把自己心中全部的疑慮，告訴凱瑪爾。

在群山的一個側面，向東方地平綫，伸展出很多長長的脈絡，一直通向大海。當隊伍走近時，它原來是一座巨大的山崗的低斜面，四周的土地是光禿禿的，被很多足跡踐踏成平滑而不生長草葉，在懸崖前的樹却長得十分茂盛，有一些樹木相當老，差不多有三碼高。從這樹林子裏，走出羅爾萬人來了。

他們默不出聲地走前來，並沒有因爲出現了人類而表現出一點兒興奮的樣子。

羅蘭辛看了看，估計出他們大約有五六十人，男女各半，女羅爾萬人穿着拖鞋和短裙，胸前垂着四個乳房，跟人類毫無相似之點，但却足以證明他們是哺乳動物。

有些雄性的羅爾萬人帶有火槍，但其他則是沒有携帶武器的。他們圍上來，表示出一種友好親善的樣子，發出了一片咕咕的講話聲。

唐敦問道：「爲什麼來的羅爾萬人中都是成年人？他們的孩子都到哪兒去了？」

艾維尼把這問題問了一下狄乍加茲，過了好一陣才回答：「孩子們都進了一個特別的……托兒所，我猜你會這樣稱呼它吧，我知道，這兒的家庭，其結構和傳統功能，是同我們人類截然不同的。」

他們繼續往前走，穿過了樹林，就到達山前的一個入口，那是一個巨大的人工的門口，有十米寬、三米高。

羅蘭辛走進門口時，抑住自己內心的寒慄，他還能再次從這洞口出來，重見天日嗎？

門內是一個過道，由厚大的泥土柱子支撐着一道闊大的走廊，有很多支道分別通

向兩邊，一直深入山裏去。

在山洞的走廊裏，空氣清涼而新鮮，羅蘭辛看到，在牆上有抽換調節空氣的管子。

凱瑪爾評論道：「相當好的抽氣系統，那麼說來，他們是使用電力的了。」

他向羅蘭辛點點頭，示意要他注意牆上和天花板上排列着的螢光燈管，這些燈光發出一種穩定的泛青的光綫。

「哼，他們的科技不完全是在十八世紀的水平呢！」

艾維尼說道：「你們不可能這樣推理的，就在我們人類歷史上很多技術進展，也完全是偶然意外的成果罷了。如果早期的研究者能更深入調查研究克魯克斯陰極射綫管的話，我們很可能在一九〇〇年以前就有了無綫電和雷達了。」

走廊很靜，除了脚步聲和空氣調節機呼呼的吹氣聲外，就聽不見別的聲音了。

過道向下微微傾斜，大約有半公里的深度，羅蘭辛向旁邊的通道望進去，可以看到門，猜測得出是通進房間或居室去的。

主過道最後通進一個立方形的大洞穴，這洞穴四周，從進口的帘幕到四壁，都掛着似乎是毛織的掛氈。

艾維尼歪嘴笑笑說：「這該是他們的商業鬧市吧。」

羅蘭辛半信半疑地說：「他們看來並沒多少藝術的意識。」

整個地方，有着一種壓迫人的荒蕪的氣氛，整齊而且清潔，但沒有任何裝飾。

狄乍加茲講了幾句什麼。

艾維尼爲他翻譯出來：「這兒是一處相當新的駐地，他們還沒有時間來裝修它，它部份是移民區，部份是軍事哨站，我估計他們的女性也跟男性一樣擅於作戰的。」

羅蘭辛心裏暗暗叫苦，看來狄乍加茲完全聽得懂人類的語言，以後講話得更小心了。

馮·奧斯丹低沉地說：「那麼說來，他們並非團結一致，也有戰爭？」

「不，也不完全是這樣。我早已弄清楚，這大陸上並非只有一個單一的國家，而是分裂成多個國家的。目前，他們是處於和平作時期，不過，在不久以前，他們曾發生過一系列相當可怕的戰爭，軍隊至今仍保持着一定的實力的。」

那德國大漢的眼睛閃亮了：「那麼可能在他們中間挑撥離間，分而治之了？」

「對此我有所懷疑……就算我們能這樣做，但我想像他們對分而治之，也相當熟悉這套玩意兒的。」艾維尼搖着頭回答。

一個羅爾萬人在兩個門前，做出一種姿勢，很快地講了幾句話。

艾維尼說：「他們把我們當作貴賓招待，請我們在這兒安頓下來。」走進那兩道門口，只見住所也有着一種軍事化的外觀，每間住所有兩間房和一個浴室，傢俱則是用水泥製造的矮床和矮櫈，很顯然水泥模型比使用木頭製造傢俱來得方便。房間裏有冷熱水供應，還有下水系統，某種抽水馬桶和洗手間肥皂。很明顯，這村子有一間公共餐堂，統一供應食物。

進房間後，艾維尼悄悄走出去，他同狄乍加茲和一個似是當地領導的人物談話。大家等着，馮・奧斯丹對這套間望了一番，勃然動色地罵道：「我們這麼遠來這兒就是要來看這吊兒事嗎？」

唐敦說：「我倒希望再看多一點東西，他們的儀器，城鎮的設置，他們的日常生活，這該是有趣的事。」

德國佬生氣地坐下來。「對你也許是吧，對於我，經過三千光年到這兒，我認為毫不值得一看，甚至連一場仗也沒得打，太不值得了。」

凱瑪爾掏出煙斗，開始吸起煙來。他的臉色很憂鬱。

「是啊，我很同意你這種講法。除非羅爾萬人答應讓我們在這兒安住下去，否則我們這次三千光年的旅程，是徒勞無功的。我們不可能從一億武裝起來的土著手中，奪取這個星球，何況他們是有着高度的軍事紀律呢，他們即使使用目前他們所有的那種武器，也足可以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了，我敢打賭，他們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仿製出我們的武器，除非我們把他們一下子剷除乾淨……不，不可能剷除乾淨的，他們很快就會動員起來，將我們屠殺掉。」

「可以征服他們！」

「那得花多少代價？犧牲多少生命？只為了幾百萬移民的利益，要進行這樣一次戰爭，划得來嗎？而且，議會一定投反對票，永遠也不會同意的。」

「嗯……也許可以迫使羅萬人接受現實吧？……」唐敦這麼說，連他自己也不相信這種話，誰也不信的。一個有能力建造發電機的種族，是不會那麼糊塗愚蠢，任由幾百萬侵入的人類在他們的世界定居的。這點早應預見得到。

艾維尼過了約莫一個小時才回來，他裝出一副小丑似的笑臉，但聲音聽來却很疲倦：

「我曾和本地的首腦談過，而且設法要他們把口信送給他們本國的政府，他們還只有幾條電話線，這對他們還是新鮮的事呢。政府肯定無疑會同其他國家的政府商量，我們要求暫時留在這兒，等他們派來他們的科學家，這樣就可以同我們進行交流活

動了。」

凱瑪爾問：「他們會答應讓我們移民？」

艾維尼聳聳肩頭：「你打什麼主意？這得由官方決定，當然，其實你跟我一樣知道答案的。」

「明白了，」凱瑪爾垂着肩頭，轉身走開。

十二

那天其餘的時間，有一個嚮導帶引大家去參觀全村，這當然有不少東西可以一看的。凱瑪爾特別對發電站有興趣，據說這發電站的能源是由山上某個水力發電站供應來的，另外他感興趣的還有儀器相當精良的化學實驗室。馮．奧斯丹對羅爾萬人的軍械庫作了仔細的參觀，軍械包括有一些大型自動炮，發射爆炸性炮彈，一組火焰投擲機，手榴彈，還有一架半建好的實驗滑翔機，完工後肯定可以在空中滑翔的。唐敦翻閱一些印刷的書籍，看圖畫，通過艾維尼提出問題，想了解羅爾萬人物理學的程度，顯然他們已弄懂了「麥克斯維爾公式」，而且在弄無線電了。

羅蘭辛設法裝出一副感興趣的樣子，他希望騙得過別人，但那些羅爾萬人經常會斜着眼望他，這種目光可能沒有意義，也可能意味着死亡。

到了晚上，開了個宴會，全村人都聚集進大堂來，大盤大碟的食物，還有樂師奏樂娛人。羅爾萬人的頭領作了一個極簡短的講話，艾維尼也以羅爾萬語作答。

羅蘭辛盡可能裝出聽不懂他們講什麼，顯出百無聊賴的樣子，其實他正心急如焚。

這天來，他的憂慮越發加深了。那些羅爾萬人問了不少早已料到會問的問題，艾維尼一一作答，問的問題包括種族、歷史、科學、信仰、意向……總而言之，這簡直是要打聽清楚人類的一切知識，這一切使羅蘭辛更明白危險的迫近了。艾維尼到底知道他聽懂多少呢？

這種情況，一分鐘比一分鐘變得更糟了，羅蘭辛心裏湧起一個又一個疑問，疑問裏又有疑問。該怎麼辦？怎麼辦才好？他望着前邊那張光潔的長桌，羅爾萬人都穿着節日服飾，在他們髒衣服前，那些野蠻人的五顏六色的衣服顯得更加刺目。

那些羅爾萬人，成羣結隊，每一個人的面孔，都是易變的，都露出笑容，羅蘭辛根本無法看透他們。

在那些金色的眼睛後邊含着的是善意還是殺氣呢？他們在想些什麼？

難道他現在同枱吃飯的這些羅爾萬人會是宇宙的眞正主人嗎？這些自命爲神的怪物，爲什麼打扮成卑微的農民和士兵呢？當羅爾萬人微笑的時候，你可以看見在他們的嘴裏有着長長的獠牙。

最後，這夢魘似的宴會終於結束了。

羅蘭辛站起來了，渾身都汗濕透了，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手不發抖。

艾維尼對他望了一眼，這一眼只表示同情，但他到底心裏怎麼想，那就天曉得了。到底艾維尼是不是人類？會不會是整容化裝，是個合成的怪物？那麼在艾維尼那圓圓的假面具後邊又是什麼個模樣的？

艾維尼說：「約翰，你看來好像不舒服呢。」

「我覺得……相當疲倦，」羅蘭辛喃喃地回答，「睡一晚好覺後，我就沒事了。」他裝得頂像地打了個呵欠。

「那當然，今天也眞夠累的了，可不是嗎？讓我們快點上床睡覺吧。」

宴會在嗡嗡聲中散去，羅爾萬人輕輕地走掉。一隊守衞，像儀仗隊似地，肩托着槍，護送着人類回到他們的臥室去。他們只是守衞嗎？每一個人派兩個守衞，這是對貴賓的保護？還是軟禁？

他們回到房間後，艾維尼提議，羅蘭辛和凱瑪爾一個套房，其他三個佔用另一間套房，他這是什麼意思？大概是避免凱瑪爾和馮·奧斯丹發生衝突的一種策略和措施吧？果眞如此嗎？

羅蘭辛把用來隔開內室和外街的帘幕拉上，在內室，其實只是一間空空的洞穴，天花板上亮着冷冷的螢光燈。

四周突然一片靜寂，這並不是一個人類的市鎮，也沒有那無休無止的生命的律動，它是異星的地下洞穴，比墳墓更可怕的地下巢窟。

凱瑪爾發現桌上放着一瓶酒，不禁快活地笑了一聲，伸手去把它拿過來。

「這是一些他們的酒，頂不錯，我可以在睡前呷一口了。」

他拔開瓶塞，發出輕微的響聲。但羅蘭辛一手把它搶了過去。

「給我，我才眞需要喝一口呢！」當羅蘭辛把瓶子舉到唇邊時，他突然清醒過來：「不！不能喝！」

「哦？」凱瑪爾窄長的黑眼睛眨巴着望着他，「好，你不喝，就給我喝吧。」

「不！不可以喝！」羅蘭辛砰的一聲把酒瓶放囘桌上，「可能下了毒呢。」

「哦？」凱瑪爾愕然，問道，「約翰，你沒事吧？是不是瘋了？」

「我沒事，」羅蘭辛聽得出自己的牙關在打戰，「聽着，凱瑪爾，我一直希望找機會能單獨跟你談談，我有一些事要告訴你。」

凱瑪爾用手撥了一下他那又黑又粗的頭髮，他臉上的笑容消失掉，板起面孔來，只有他那雙銳利的眼睛，仍保持警覺地守望着，「好，你講吧。」

「我講時，你最好一邊聽一邊檢查你的槍械，看看是否彈藥充實。」

「他們是……？可怎麼會……」凱瑪爾大吃一驚，只見羅蘭辛一步跳到門口，將帘幕拉開，望向街道。

外街空蕩無人，完全一片死寂，在寒涼的電燈光下，沒有一點動靜，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樣東西，全村都像睡着了似的。

羅蘭辛肯定，並不是那，某處地方準有着一些清醒的腦袋正在思考着和要着陰謀詭計。

「喂，約翰，你是不是有毛病？最好讓艾維尼給你看看。」

「我並沒有病！」羅蘭辛車轉身子，雙手按住凱瑪爾的肩頭，用一種他自己也從未發覺過有的力氣，將他推到床上去，「他媽的，我要的只不過是你好好聽我講，然後決定是我瘋了，還是我們已眞的落入了一個陷阱，也就是『達伽馬』號落入的同一個陷阱。」

凱瑪爾一動不動，但他的口突然變得很嚴肅地緊閉起來，他非常冷靜地說：「好，把你想講的話全講出來吧。」

羅蘭辛很嚴肅地問：「好吧，我講，你有沒有考慮過這些所謂羅爾萬人是些什麼東西？這段期間，你有發覺他們有什麼特別古怪的瑪？」

「嗯……嗯，有的，不過，你不可能期望非人類的生物也像我們一樣活動的……」

「那當然，我們心頭浮起的每個疑問，總是有一個答案的。」羅蘭辛來回踱着步，他的拳頭一時攢緊，一時又放鬆。

很奇怪，往日他講話結結巴巴，這時一激動，反而講得十分流利。

「你考慮一下，再想一想那些疑問，考慮這整件事的古古怪怪的現象，你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了。最初那幾個羅爾萬人，步行越過廣濶而空蕩的平原，只是『偶然地』遇到了我們，這種偶然性不大可能吧？他們是智能生物，是哺乳動物，而且在這星球是統治的種族，但是在這星球就再也沒有別的哺乳動物了，一個進化論的生物學家都會想到這點，這樣一種哺乳的智能生物會單獨存在嗎，不大可能吧？他們居住在地下，沒有農業，極少使用星球的地面，這不是很反常的現象嗎？」

羅蘭辛繼續說：

「他們只偶然在地面上打獵和摘一些野生植物，如果他們有一億人口，能靠這樣的方式生存嗎？至於道德標準，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不過，去他媽的吧，沒有一種道德能維持他們的，這講不通的，而且是滑稽的荒唐的。我們那些嚮導竟然會認不出毒蜥蜴，這也是講不通的，如果他們是以狩獵和摘野生植物來生活，這種能致人於死的毒蜥蜴應該會使他們廣泛地受到干擾和嚇壞他們的，如果他們過去毒蜥蜴都未見過一條，那他們總會聽說過有這種劇毒的生物，就像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會知道有響尾蛇一樣，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明知會致人於死，而讓我們去接近，致令菲南廸茲被咬死，那就說明他們是沒有道德標準的，如果他們根本不認得毒蜥蜴，就除非他們根本就不是以狩獵爲生，假扮出一套是要蒙騙我們。另外，在海灣裏，我們竟會發生被海潮襲擊的事，連他們當中一個也被捲進大海去，海灣離他們的家，還不到六十里，他們又不是沒有到過這地方，爲什麼竟會不知道這海潮的時間和危險的迫近呢？我眞想不通了！我告訴你吧，所謂羅爾萬人，都是假的！他們是在玩弄陰謀，他們跟我們同樣也不是這星球的土著！」

沉默，這沉默是如此的可怕，羅蘭辛可以聽得見村子的發電站遠處傳來的嗡嗡聲，他的心在狂野地跳動，凱瑪爾只輕輕說了聲：「如果你是對的，那麼我們是被出賣了，那猶大！……」

「別那麼大聲講話，當然，我是對的！這是唯一可以把所有事實拼湊出來的圖畫，唯一可以解釋得通的結論！這就可以說明爲什麼會帶我們走那麼遠的路到這鬼地方了。他們得把它首先建造出來！他們繞遠路，是爲了爭取時間，在這兒建立基地，這

是他們唯一的基地，他們的科學家和政府代表是從羅爾萬的太空船來的。」

凱瑪爾搖着頭，慢慢地說：「我這可完全沒有想到……」他覺得出奇極了。

「不，我們一直是在被蒙騙，每一次我們起了疑問，就給我們一個似是而非的答覆，那種假裝的語言隔閡也幫忙造成錯覺，我們自然心裏被迷惑得進行自我解釋，以爲是確實的。其實他們根本不能正面回答我們的疑問，就故弄玄虛，使我們窘惑。」

「難道他們的語言也是假的？」

「不，其實他們的羅爾萬語並不是一種難懂的語言，我自己是研究過語言學基礎的，我一確定它並不難學，就一通百通，學懂了。最初我想去學，但艾維尼給了我一大堆混淆錯誤的資料，當然那是他們僞造出來的，弄得我越學越糊塗，其實它們同英語或土耳其語一樣，也是一個字代表一件事物，並不像艾維尼說的有幾十種不同的發音。我一旦把那些假情報拋棄掉，就很快聽懂了他們的話了。」

「可這是爲什麼呢？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們想達到什麼目的？」

「爲了什麼？爲了這星球嘛！如果我們回家去，報告說這兒早已有高度文明的土著，地球自然會對特羅亞星失去了興趣，那羅爾萬人就可以乘我們不備，搶先把這星球佔據掉，把他們的移民全速送來。到我們知道上當時，已經太遲了，結果就把我們

先發現的星球，白白送給了他們，到那時他們已佔有了這星球，我們已沒有辦法將他們趕出去啦！」凱瑪爾站起來，臉上露出一種笑意，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他改變了心中很多的想法。

「幹得好！約翰，我可以十分肯定，你是完全正確的，不過……你有沒有考慮到他們有謀殺我們的意向呢？」

「不，他們目前還不會打算殺死我們。」

「何以見得？」

羅蘭辛搖搖頭說：「他們曾救起唐敦和馮．奧斯丹，要是他們要謀殺我們，他們本可以見死不救，而唐敦和馮．奧斯丹本可以被留在山洞裏，不餓死也會很容易凍死的。我並不以爲他們打算把我們殺掉，不過，如果他們知道了眞相，那就是另一碼事了。如果讓我們把一份否定的報告發回老家去，這要比讓我們失蹤掉更有價值一些。」

「哦……」凱瑪爾咧嘴笑笑，在他那濶大的黝黑的臉膛上，露出雪白的牙齒，「那還不簡單嗎？我們只要不動聲色，跟他們應酬一番，等我們回到大本營，然後就告訴……」

「沒那麼容易呢，凱瑪爾！艾維尼已經跟他們串謀了呢！」

這次凱瑪爾不再說話了，他的手很自然地垂到腰間的配槍上，等着羅蘭辛說下去。

「艾維尼……就是我們那個小個子艾維尼，」羅蘭辛苦笑道，「是他，僞造出那些語言資料；是他，提供大部份答案來搪塞我們的追問；是他，學會了羅爾萬語，跟他們一起坐談到深夜……」跟着，他把他偷聽到的那番對話，講給凱瑪爾聽。

「你是說，達伽馬號是……跟我們有關係？」凱瑪爾的聲音變得很濃濁。

「它不正是對上了號嗎？第一支探險隊失踪掉，第二支探險隊一開頭就遇上一連串的困難，足以使任何人望而却步，政府幫助招募這次探險的人員，而我們得到的是最糟的人選，可以說是一組在太空飛行的船上最不合作，互相矛盾，而且不合適的人員了。艾維尼在船上是以心理醫生身份同行的，但他並沒有做過任何事去消除矛盾，相反，却加深了這些矛盾。艾維尼本身是個官員，他是一個顧問，現在國會和人民已越來越依賴這類顧問，當我們經過千辛萬苦到達特羅亞星，羅爾萬人就出現了。」

凱瑪爾點點頭：「是了，他們突然出現，連我也差點以爲他們是未開化的土著，這兒的設備，技術水平跟我們差不了多少的。」

羅蘭辛說：「如果我們回去，不作一個否定的報告，好，那我們的『赫德遜』號，就會像『達伽馬』號一樣失踪掉！」

他們面對面地站在那兒，汗水在他們的臉上閃閃發光，他們呼吸沉重，羅蘭辛激動得又渾身哆嗦起來了。

「可是我們的政府會……」凱瑪爾這句話像呻吟似的。

「不是正式的政府，國會實際是在一個金魚缸中活動，而是那些心理學官員，那些顧問，他們悄悄地已在寶座後邊組成了一股勢力，他們到處都有人。一艘裝載了效忠於這個幕後政府的人員的太空巡邏船，就足可以照顧起『達伽馬』號，要炮製我們也綽綽有餘啦。」

「可爲什麼？爲什麼要這樣？」

「我不知道，我怕今生也無法知道了，不過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比我們有更悠久文明的種族——可能就是那些羅爾萬人，乃是宇宙的眞正主宰，也可能地球那些組成幕後政府的心理學官員是他們的工具罷了，也可能羅爾萬人和心理學官員同樣都是他們的工具，都是爲某一個別的星球的生物作鷹犬而已。反正可以肯定一點，他們不希望人類進入星際空間。」

他們不由自主地想到上百萬個太陽，以及這些太陽之間那巨大的寒冷的黑暗空間，他們又沉默了好一陣。

「好吧，」凱瑪爾道，「我們能幹什麼嗎？現在？」

「我不知道，」羅蘭辛淒酸地說，「也許我們得等待，拖時間，一直到我們能和韓密敦船長單獨談談，不過，另一方面，我們已沒有時間了，時間不等人啊。」

凱瑪爾點點頭說：「是呀，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對嗎？如果某個人——某個東西發現了我們已知道了……羅爾萬人絕不會讓我們有機會逃出這裡的。說不定他們決定不能冒險讓我們回去，半路把消息傳給大本營，趁韓密敦還一點也不懷疑，他們就進攻，把一切工作摧毀掉。」

他望着放在角落的那部無綫電收發報機。

「現在就給大本營報信吧，」羅蘭辛建議道。

凱瑪爾說：「我懷疑在這兒能不能接通無綫電，這兒洞穴裏有足夠多的金屬，會擋住電波的，我們得到洞外去才行。」

「好吧，」羅蘭辛走過去，拿起了自己的槍，「我猜，現在正是時候。」

「不錯，大本營是有監聽機械人，一有情報就會發出警報，當我們從這特定的發報機發回電訊，它會自動開始紀錄下來。」

羅蘭辛再次向外邊的街道探視，沒有任何動靜，一切都默默無聲，像墳場一樣靜

寂。他的心撲通撲通地在狂跳，他在想能否溜出去，發了報，不被察覺再溜回來。

但如果不能？那就得去冒險！當然，一想到子彈會射進自己的肚皮，他心裏不由得害怕起來。他的汗水，從鼻尖直淌下來，很難抑制自己不發抖，可是害怕歸害怕，這工作一定得完成。這不單只是個佔有特羅亞星的問題，不，不只那麼簡單，整個太陽系，整個宇宙，整個人類，都必須知道誰是它的秘密的主人，不揭露這一陰謀，羅蘭辛後半生是一刻也得不到安寧的。

凱瑪爾背起了無綫電發報機，站了起來，哼了一聲，他一手提着槍，另外在皮帶上插了一柄刀。

一切準備就緒，現在，他們要作孤注一擲的生死搏鬥了。

十四

他們跨出門洞，步出街道。他們的目光掃過連接着他們居室隔壁垂放着帘幕的門洞，艾維尼就睡在那房間裏。

當然，若能把唐敦和馮・奧斯丹也弄出來一起幹，是很好的計劃，不過，這就可能要冒驚醒那個自稱爲艾維尼的人或什麼生物的危險了，這個險可冒不得。

他們沿着一長排的房門，悄悄地往前走，他們掂着脚輕輕的脚步聲，似乎像雷聲一般響。走出了中央大堂，他們慢慢穿過空無人影的通道，向上走去，這樣走上去就可以走出這洞穴了。

突然，一個羅爾萬人從一條由旁邊通出來的隧道走了出來，他手中有一支火槍，一見到他們，立即舉槍對準了他們。他那黃燦燦的眼睛，閃射出突然警覺的光芒，他大聲喝問：

「你們要到哪兒去？」

羅蘭辛差點用羅爾萬語囘答他，幸好他及時記起，他是被認爲不懂得羅爾萬語的

，於是他微笑起來，張開雙手，慢慢向前走近去。

羅爾萬人擺了擺槍，一時不知怎樣對付他。如果他們是不受猜疑的貴賓呢，那該怎樣對付他們？

跟着他作出決斷，揮着槍趕他們囘去。

凱瑪爾焦急地低聲說：「當然，到了明天，他們會說不准我們出去是爲了我們好，外邊有危險的野獸……約翰，走上前去，不要威脅他，但同他爭執一下。」

羅蘭辛點點頭，他向前走去，一直走到那羅爾萬人的火槍幾乎頂住他的肚皮，他耐心地說：「喂，我們只是想出去散散步，有什麼不對頭呢？我們只不過是去溜躂溜躂而已，你這個外星私生野貓仔，不該攔阻我們。」

那守衞咆哮起來：「不！」

他用力推羅蘭辛囘去，這時凱瑪爾已走到羅蘭辛的背後了。

冷不防凱瑪爾從後邊伸出手來，一手抓住火槍，擰向一邊，羅蘭辛一下手刀猛劈下去，把羅爾萬人握槍的手打開，同時往旁一閃身，凱瑪爾已跳上前去，揮出一拳，只聽得咔一聲，那羅爾萬人被揍得往後一仰，倒了下來。

凱瑪爾一跳，騎在他身上，雙手揑住他的喉嚨。

過了一陣，凱瑪爾說：「好了，割下他衣服的一些布條，把他綑綁起來，塞住他的貓口，殺掉這畜牲本來簡單些，不過……」

一分鐘後，他們又再次順着隧道往上走去，這次他們走得快一些了。

搏鬥是弄出了些許聲響，但沒有發出警報，沒有引起警覺，不過，在任何一刻，整個巢穴會在一聲尖銳的警報聲中驚醒過來。

隧道的盡頭在他們面前出現了，深藍色的黑暗和羣星閃閃發光。

他們走出了洞口，四周是樹木，頭頂上已是天空，他們可以聽得見夜間狩獵的野獸在高聲嗥叫。

「到那邊去……離開這洞穴……那該死的巡邏！現在，不管我們幹什麼，反正已在火上加了油啦！」

凱瑪爾匍匐在一株粗大的樹桿下邊，把無綫電從背後解下來，他的手指在幽暗中摸索，找尋開關控制。「得讓它暖熱起來呢！喂，我們發了報後，下一步怎麼辦？」

「我不知道，設法在某個地方先躲藏起來，或者只有投降了，」羅蘭辛打了個寒顫，猛吸了一口冷氣。他覺得聽得出自己的心跳。

發報機亮了，在暗影中現出了一隻圓圓的「眼睛」，凱瑪爾戴起耳機，按了幾次發報鍵，他頗有經驗地說：

「還不很熱呢。」

一聲警報聲響起來了，這是一聲尖銳刺耳的聲音，像一把利劍似地刺透了羅蘭辛的耳膜。

「老天，他們已發現了那巡邏了，」羅蘭辛往後一跳，舉起槍，猛吸了一口氣。

「也許他們有一個偵察器藏在某處，當我們一發電報呼喚大本營，他們就發出哨音來。」凱瑪爾咒駡道。

在隧道口，一些蹦跳的身影，像熱鍋裏的螞蟻似地跳動起來，在隧道的燈光下，呈現出一個個黑影。

有一個羅爾萬人大聲吼叫，聲音蓋住了警報的尖音：「停止發報！停止無綫電！否則我們要殺掉你們！」

凱瑪爾不理會，開始拍發電訊。

羅蘭辛跑到離凱瑪爾遠一點的地方，在樹與樹之間閃來閃去，他走了幾碼，一些低矮的樹叢纏住了他的膝蓋，他絆了一交，一邊駡着一邊倒下來，一個胳膊碰在一根看不見的樹根，碰得手都發痲了。他大叫起來，這時他已沒有時間想到害怕了，得把

敵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讓凱瑪爾有足夠時間把電訊發完。

十幾枝火槍打響了，羅蘭辛聽不見那些子彈在他耳邊呼呼地飛過，有好幾槍打中了他站立的地方後邊的大樹。

這大樹在一米半高的地方，有一個粗大的樹椿，伸出兩枝主桿，他把槍架在樹枝上，準備用自動火力掃射洞口，羅爾萬人正向他衝過來。

他的槍講話了，那是輕輕的咔躂聲響，沒有曳光洩露他的位置，那羣蹦跳着的影子被掃射得散了開來。

他聽見瘋狂的慘叫，看到他們倒下，甚至心裏感到為他們難過呢。他在想：「狄乍加玆、阿拉士伏、西尼斯……你們曾經是我的朋友，現在，你們成了我的死敵啦！」

羅爾萬人的進攻被擊退了，他們被迫退回去，但不敢退回洞口，洞口已被羅蘭辛的火力封鎖。

羅爾萬人退却進黑暗中，改由四面八方包圍過來，逐漸迫近。

但「的，的，達，的，達的達……」他們每一秒鐘的遲誤，都被電波將他們的詭秘揭露出來。突然，一陣像機關槍似的噠噠聲響起來，一串白熱的子彈，射進樹林的黑暗中。看來，羅爾萬人拿出他們眞正的武器來了！羅蘭辛盲目地還擊，等待死亡。

羅爾萬人從地下越來越多衝出來。羅蘭辛一梭子子彈把他們迫了回去，但有一些一定是突破了他子彈的扇幕。槍把子又冷又硬，抵在頰邊，他一點也沒留意到夜露的濕冷和天邊的微光，月星已從東山升起來了。

突然，在洞口噴出一陣火光，羅蘭辛看到一羣羅爾萬人在爆炸中倒下，另一些在奔逃，在火光中跳出兩個人來，他們是唐敦和馮・奧斯丹，他們顯然聽見了槍聲，跑出來戰鬥啦！

馮・奧斯丹向那機關槍的方向開火，突然機關槍啞了，馮・奧斯丹大叫一聲，從隧道口跑了出來，他不夠快，羅蘭辛聽見另一挺機關槍又打響了。馮・奧斯丹腳根一轉，舉起雙臂，像一個破爛的洋娃娃似的倒了下來。唐敦撲向地下，像一條蟲一樣爬進了黑影裏去。

夜，子彈飛舞，像蛇一樣亂竄。羅爾萬人已包圍了小樹林，發狂地向樹林射擊，他們也匍伏着向樹林爬過來。

「約翰，你在哪兒？」羅蘭辛聽見腳下像蛇在爬行一樣發出沙沙聲，凱瑪爾在焦急地輕聲發問。

「在這兒！凱瑪爾！」

凱瑪爾爬到羅蘭辛的樹脚，站了起來，把槍架好，準備迎戰。

月光第一綫蒼白的光華，透過樹葉，洒在他的臉上，在他講話的聲音裏沒有勝利的神氣，但他很快地說：「我已把電訊發出去了，不夠詳細，但說明了情況，現在怎樣了？」

羅蘭辛說：「現在？現在一定得頂住他們，盡我們所能地拖延時間。」

「對，我估計，基地的人接了電訊後，知道我們同那些羅爾萬人發生衝突，也知道他們並不是眞正的土著，他們必須確定我們準確的位置，派一些武裝的船來這兒，但我們是支持不了那麼長的啦。」

羅爾萬人的槍彈向他們右邊射擊，一個魁偉的身影跳了起來，衝進樹林，跑得很快。

「在這邊！唐敦，到這邊來！」羅蘭辛喊叫。一喊完，他和凱瑪爾已伏倒在地上，一梭子子彈就射向他剛才喊叫的地方。

火星人身穿黑衣，在夜色中幾乎像是個隱身人似的，爬行到他們身邊來。

唐敦呼吸困難，喘着粗氣，月光把他的臉照得像石灰一樣蒼白。他一邊喘氣，一邊說：

「我們聽見聲響……爬了起來，發現你們走掉了……艾維尼叫我們留在那兒，可是……我們不聽他的，羅爾萬人設法阻止我們，我們殺出重圍……我們只以爲你們被襲擊，可沒想到……到底是怎麼搞的？」羅蘭辛顧不得回答，他帶頭爬離他們的位置，向一處黑影更深的地方溜去。這地方有幾株樹差不多像圓圈似地生長，形成了一個高大的屏障。他們往樹椿間溜了過去，站起身來，從樹縫中向三個方向同時還擊。

跟着，羅爾萬人進攻了。一時間，只聽見機槍聲大作，子彈橫飛，羅爾萬人一邊射擊，一邊叫喊，金眼的人影從黑暗中撲出來，但又被射倒下去了。

有兩個手榴彈扔了過來，只在天然屏障前炸開。地球來的勇士又開槍還擊，這次射出的是爆炸性的子彈。羅爾萬人神哭鬼號似的被打退回去，可是，戰鬥並沒停止，他們的另一枝機關槍又打響了，死亡像暴風雪一樣猛蓋過來。

在羅爾萬人的進攻被再次打退之後，他們隱伏在月光幽暗的黑暗之處，有幾個羅爾萬人受了傷，爬行着逃出視綫之外，有幾個死掉，躺在倒地之處一動不動，在微寒無風的空氣中，飄散着一股刺鼻的硝煙。

死寂，有好幾分鐘一點聲息都沒有，跟着有人用人類的語言，在黑暗中喊話：「談判吧，好嗎？」這是艾維尼的聲音。

「好的，」凱瑪爾說，「你一個人前來。」

十五

月星已升得更高，當艾維尼從一株樹後走出來時，月光照着他，但却不見羅爾萬人的影子，他們在包圍圈靜靜地伏着，一聲不響。在戰火紛飛之後，靜寂像一幅巨型的大幕，覆蓋着世界。

艾維尼走近樹圈，望着槍口，文雅地問道：「可以讓我進來吧？」

「嗯……好，我想可以的。」凱瑪爾回答。

艾維尼硬從兩株樹椿間擠了進來。羅蘭辛的眼睛現在已習慣了黑暗，他可以模糊看出艾維尼的臉孔，從他講話的聲音中可以聽出他十分驚惶。

羅蘭辛粗聲粗氣地問：「你要幹什麼？」

「我要來看看你們是不是瘋了，你們幾個，爲什麼把我們的好客的主人當作敵人？他們是些頂友好的土著……」

凱瑪爾嘲弄地大笑起來。

唐敦聳聳肩頭，低聲地說：「他們在射殺馮・奧斯丹時，並不見得很友好呢。」

羅蘭辛對艾維尼作了正面的回答：「艾維尼，他們並不是土著，你跟我一樣知道得同樣清楚，你應該知道的！或者你本來就是他們當中的成員，化裝成人樣罷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艾維尼叫起來，「你們都神經病了？」

「少說廢話！」羅蘭辛大喝一聲。

羅蘭辛用很冷靜的幾句話，就把他的結論解釋清楚了，最後他說：「事實證明了我的觀察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他們偵察出我們的無綫電，他們製造機關槍一如太陽系的人類製造的一樣好，而且他們設法在我們向大本營報告之前把我們殺掉，這就是所謂友好的土著，其實他們是假土著，人類眞的敵人。」

唐敦聽完了這番解釋，輕輕吹了聲口哨，就把嘴唇閉成一條直綫。

艾維尼極端憂慮地點點頭，用毫無表情的聲調說：「好吧，那你向大本營報告了什麼？」

「我已經報告了剛才跟你講明的那一些話，全都講了。」

「不，那不會夠時間的，用莫斯電碼拍發是不夠時間拍出這麼多話的。」

羅蘭辛心中不禁暗暗吃驚，這小丑面孔的矮個子頭腦可不簡單，他說：「算你贏了，不過我們還是把該講的話都發回去了，雖然不多，足以說明羅爾萬是假土著，我

們同他們衝突，有這點綫索，韓密敦會二加二等於四，立卽明白我們的意見的。」

唐敦冷冷地說：「艾維尼，你可以告訴羅爾萬人，就說他們要是殺死我們，那基地來的船會準備好，對他們進行懲罰的。」

艾維尼突然氣得暴跳如雷，揮舞拳頭，站在他們中間，向暗影的地上「呸！」地唾了一口痰，叫罵叫來：「你們這些蠢貨！你們都是些瞎了眼的白痴！難道你們不認識到，羅爾萬人統治宇宙嗎！你們竟敢對抗宇宙帝國！」

「我早料到會如此的，」凱瑪爾低聲地說。

艾維尼用命令的口氣說：「再跟大本營通話，叫他們別走近這兒，他們是沒有機會取勝的，羅爾萬人的科學比我們走前了一萬年呢！」說到這兒，他態度冷靜下來，話雖不再那麼大聲，但講得更快了。

艾維尼快口快舌地說下去：「現在來補救你們造成的破壞，還不算太遲，如果你們幫我忙編出一個故事，能令韓密敦滿意的話，事情仍可挽回的，不過太陽系一定得永遠不能知道他們的眞正地位，我遲一些再給你們解釋是爲什麼，只給你們三個講，現在，快行動吧！制止那些船！」

他的話差不多已把他們說服了，在他的聲調中，有着鞭聲的意味，凱瑪爾把舉着的槍放下，半轉過身，要去拿發報機，唐敦則張大口，說不出話來。

只有羅蘭辛哈哈大笑，說：「艾維尼，你可眞會演戲！演得眞太絕了，不過你該明白，騙不了我的！」

「你在說什麼？我告訴你，如果那些船來到這兒，它們將會被擊潰，羅爾萬人會將整個大本營和我們的太空船全部消滅掉。」

羅蘭辛心裏感到異乎尋常的冷靜與清醒，它就像頭上的星空一樣寒冷而明亮，他的回答又快又強硬：

「如果你那些羅爾萬人是那麼了不起，那麼爲什麼不用死光槍來殲滅我們呢？爲什麼不干擾我們的無綫電？爲什麼他們竟愚蠢得只會用火槍、機關槍和手榴彈？不，艾維尼，別再吹牛皮嚇唬人了，你的把戲也該玩完啦！」他憤怒地大喝一聲：

「現在，你快說出眞相，否則給我滾出去！」

艾維尼被揭穿後，好像內心有什麼東西被羅蘭辛的話擊碎了，看着他整個人萎靡下來，整個人垂頭喪氣，實在是不忍看的，羅蘭辛暗自慶幸光綫幽暗，不用去看他那醜相。

唐敦進一步說：「現在船該已把彈藥裝備好，用不了幾分鐘，他們就會飛到這兒來的。」

月星這時已升上羣山之上，她奇怪的面孔由蒼白變成青綠色，由千萬粒星星環拱着。

一陣微風嘆息着透過樹林，把樹葉吹得沙沙作響。在外邊的陰影裏，兩個羅爾萬人用非人類的語言在講話，再遠一點，海水在衝擊着一個廣濶的沙灘。

艾維尼低聲地說：「好，我講吧。」

羅蘭辛毫不留情再進一步擊潰那矮個子的反抗：「這是老家政府中你們的小集團的某種計劃吧，對嗎？你就是那些該爲『達伽馬』號和我們一路上碰到的困難負責的人，沒說錯吧？告訴我，是你僱這些羅爾萬人來搞鬼的嗎？」

「不，不，不是那麼回事！」艾維尼輕聲嚅嚅地說，低聲得幾乎聽不出來，「他們是在『赫德遜』號到達時剛巧來到這兒的，他們的家，唉，我估計離太陽系有一萬光年，是一個跟地球相似的星球，他們的文明，大約發展到跟我們相差不遠的程度，這是指技術而言，他們同樣也在找尋星球移民，這次他們發現了特羅亞星，正想調查它，我們就出現了。他們看到我們的太空船在軌道上運行時派到月星上去的調查船。

當然，他們大吃一驚，他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打算幹什麼，或……任何事。他們將他們自己的大船飛入跟我們近似的軌道，不過離得遠很多，我們根本沒想到會有羅爾萬人，自然也沒有去追尋，故此我們沒有發現它，或只當它是一顆行星罷了。他們僞裝了他們的太空船和營地，這工作是在我們拍攝這一地區之前完成的。我們在特羅亞設立大本營和開始工作時，他們在太空中監視着我們，他們很難猜得透我們的意圖是什麼，但却必須確實打探清楚，他們要了解清楚我們，却不想讓我們知道他們的底細，所以他們僞裝成土著……那幾個帶我們來的羅爾萬人，是專門派到離我們大本營幾公里的地方，爲了用他們的機器間趕製地洞城鎮，因此帶我們繞了很長一段時間，步行到這兒來，我們拖拖拉拉來到時，他們已爭取時間建好洞穴了。」

唐敦冷笑道：「果然是想得周到，戰略上更是高妙之至。很自然地，我們會對可能成爲潛在敵人或對手的外星太空人提高警覺，不會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情況，但對一些原始的土著，就會讓他們看更多或告訴他們更多東西的。」

艾維尼只當沒聽到火星人的議論，繼續講下去：「與此同時，羅爾萬人炮製出這舊村子，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勞動成果，甚至有他們的機械與原子能協助，也是了不起的，他們設計出文明土著的現狀，這僞裝連我們也能騙過，就可以把我們唬住，相信

這星球本已有人，不能移民，自然就放棄而離去了。約翰，你全都猜對了，其實，我在學習他們的語言時，也猜出來了，細小不合常理的事不斷冒出頭來，這些事作爲一個心理學家是易於察覺的……我最後把證據擺在狄乍加茲面前，並且說明我願意幫忙，從那時起，我就跟羅爾萬人合作了。」

「爲什麼？」凱瑪爾的語氣粗起來了，「你他媽的，爲什麼？」

「我想救『赫德遜』號，使它免於『達伽馬』號的命運。」

聽了這話，大家沉默了好一陣。

唐敦咆哮起來：「你是說，謀殺掉嗎？」

「不，不，讓我解釋清楚，」在曲斜的月光和陰影下，矮個子驚慌地說下去，「你們都知道，星際太空船返航時有一條規定，有要在最接近的一個巡查站接受免疫檢查的，特別是曾在一個新發現的星球着陸過的太空船，必須檢疫之後，才能返回地球，比方在西利斯星、特利多星、康密特星、伊亞匹圖星，我們知道『達伽馬』號是到西利斯星巡查站報到的，我們料到他們一定會報告特羅亞星可以殖民，所以我們作好準備，派出忠於我們的人去接替了西利斯星基地的職位，當『達伽馬』號返航，向基地報告時，我們的人就上船把它奪了過來。」

凱瑪爾怒喝一聲：「船員呢？你們把他們謀殺了嗎？」

「不，不，」艾維尼說，「沒有一個人受傷，你們還記得新伊甸園嗎？就是那有文明土著的非常美麗的塔西廸星，我們與他們達成了協議，『達伽馬』號的人員都在那兒，那不是監獄，他們可以按他們意願自由地生活，我們甚至還供應女人，不過我們不希望他們返回太陽系。」

「他們很多人都有家庭的啊！」凱瑪爾說。

「有些人必須爲了偉大的目標犧牲小我，至於那些家庭已得到撫恤金……但是我仍然希望你們所有人能免於受這一點苦，我希望……嗯，我自己也有老婆孩子嘛，我是由抽籤被選中担任這次探險隊的心理醫生的，我已準備永遠不再見自己的家人了，而這次看來似是一次機會，我們可以用正常的途徑回家去，報告探險失敗，那麼特羅亞星就被永遠忘却。」

「好吧，」羅蘭辛說，「那麼說來，你們這個控制操縱政府國會的幕後組織要使人們不向外星殖民，用不了多久，星際交通發生經濟困難，就完全禁止人到外星去了，現在告訴我們，爲的是什麼！」

艾維尼抬起頭來，臉上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但他的話中還懷着一絲渺茫的希望

，他急切地說：「這全是爲了大家好，我希望你們同我合作，騙過韓密敦和其他的人，等他們來到時，我們就說這完全是一次不幸的誤會，是一次騷動，或諸如此類的事，我告訴你們吧，我們人類的未來全繫於此呢。」

「這話怎麼講？」

艾維尼把頭抬得更高，望着天上閃閃發光的寒星，默默地說：「人類還沒有準備好走這麼一步，我們人類的知識已超越了他們的智慧，我們有兩世紀的差距，政府裏的心理動力學者反對星際旅行這個主意。」

羅蘭辛說：「反對得了嗎？」

艾維尼道：「不錯，要阻止已經太遲了，但我們希望以諸多留難使之洩氣，最後把它扼殺掉。在一千年間，人類也許會準備好，但現在仍不行，人類還未長得夠成熟呢。」

「那只是你們的理論！」凱瑪爾罵道：「你們瘋狂的理論罷了！」

「這是歷史，以及那些衍譯、解釋和預測歷史的因素。科學最終已達到這樣一種程度，人已能控制自己的未來、自己的社會；戰爭、貧困、動亂，所有這些事只要一發生，就像自然災害一樣無法控制，到那時都能夠制止了。但是要達到這一點，首先人類，整個人類種族，得成熟才行。每一個個別的個人，都必須健全，受過批判思考的訓練，非常自制。你不可能一晚之間就改變社會，那將要以一千年緩慢的，微妙的、秘密的引導，這兒進行宣傳，那兒進行教育，在經濟、宗教和科技各方面進行不着痕迹的相互影響，以發展出我們需要的文化。人類再不會是盲目的、貪婪的、衝動的、冷酷的動物，將會是抑制、尊貴和滿足的，那將是思想，每一個人就像他呼吸一樣自然地思想，到那時，我們就能夠走向星際了！」

「那要等多久一個時間啊，」凱瑪爾喃喃地說。

「那是必要的，我告訴你們！難道你們希望你們的種類永遠停留爲野獸嗎？我們在物質上已擴張得夠遠了；而我們在精神上，或者說在心理上的發展進化，開始得太緩慢了，我們心理官員……有一個大家追隨的良好的思想道路，以緩慢的指引發展社會。我們擁有資料，我們已建立起一個集團，草創了方向，從此可以進化出烏托邦。當然目前它還很細小，只不過在英國建立起一間大學，再過兩個世紀，歐洲又會再次成爲主宰文明的成員，經濟力量的平衡實際已轉移到亞洲去了。

「印度將會變成聯邦的領導部份，沉思的印度教哲學將會誘變西方人的進攻性，……我們已經把它計劃好了，我告訴你們，雖然細節不完備，但我們明確我們要走到

哪兒去。」

羅蘭辛喃喃地說：「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星際旅行將把你們這一切全部推翻掉。」微風在他周圍拂動，月光在他眼前掠過。

「對，對！」艾維尼現在講得輕鬆多了，他的語調變得做作起來，像個先知一樣在林中大聲講話，「假如人們知道了特羅亞星是可以住人的，羅爾萬人是不可能同人競爭的，他們沒有我們的軍事組織能力，所以他們才充大騙子，一旦他們的牛皮破產，他們就只有屈服離去，到別處去另找一個星球了。這將整個地改變人的態度，突然間心理氣質會變成另一個樣。」

「如果漫無邊際的探索在二十年間竟找到了一個有用處的星球，那麼狩獵艦隊就會保證每四五年找到一個，這將是我們不需要的太多的領土。人就會認爲他們能永久移居外星，社會的方向將會改變，不在內部發展，而向外部發展了，那進程將無法加以制止了。」

「我們心理動力學的資料就不再有效，我們也會像任何別的人一樣茫無方向，移民的熱潮將產生混亂，這混亂我們無法加以制約，我們創造的條件將會消失，我們將不可能再建立起一套新的了。那些移民會是那些對老家不滿的分子，他們很多會長期

對太陽系政府不友好，會製造更多麻煩，更多無法預料的事。完全沒有辦法去指導他們啦！用不了多久，人類社會的幅度會變得那麼大，永遠無法加以控制了。一個統一的宇宙，這種想法是荒謬的，還是別去作這種打算吧，不會有多少貿易或交流的。上百萬個古怪的小文明將會誕生，走他們自己的路。星際探險將會造成一次無法彌補的大破壞。

「完全不可預測的新因素將會不斷出現，無法再有穩定，各個星球，有各種不同的文明，關於物質世界的新知識，變種……人又再成爲機會的受害者，那將是混亂和折磨，整個文化又起又落，戰爭和壓迫，從現在直到永遠！」

他聲嘶力竭地講到這兒，停了一會，他的話滾進沉默中去了。

四個人，一動不動地站着，在外星人槍口的包圍圈裏，擠作一堆，就像在期待着什麼似的。最後，艾維尼說：「好了，你們已得到了我的答覆，現在我要求你們給我答覆了。你們願意幫助我把這一切解釋過去？你們囘家後，終生閉嘴不透露眞相嗎？我知道，我這樣要求你們是過份的，不過，如果你們不答應我，你們敢面對你們出賣掉的未來嗎？」

他們互相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時囘答不出來。

艾維尼催促道：「你們得趕快決定！」

這時他突然變得十分鎮定，迎望着他們的瞪視，在幽暗之中還微笑起來：

「快作出決定，船現在任何一刻都會來到的。」

凱瑪爾用他的皮靴刮着地上的泥土，悲哀歪扭了他的臉孔。

羅蘭辛內心已作出了尖銳而堅決的決定，他講話了：「艾維尼，你認爲這一切都眞確嗎？」

艾維尼答道：「約翰，我一生是幹這工作的。」

羅蘭辛搖搖頭：「這並不是回答，事實上，今晚你講了不少詭辯的話，我問你的問題你却避開不作正面回答。我是在問你：你那個關於人要是留在太陽系或不留在太陽系將會發生什麼的結論，眞的很肯定嗎？」

「首先是一個虛設的肯定，我們知道歷史是可以怎樣去塑造的，當然你可以說：如果不是那樣該怎麼辦？不過你應該明智一些。」

羅蘭辛冷笑一聲：「你這話講了等於沒講，還是要詭辯的花招，剛才你自己還講過如果人到星際去，他的未來是不可預測的，他的未來是黑暗的，怎麼又說肯定呢？」

凱瑪爾和唐敦抬起頭來，望着羅蘭辛。

「我是說無法在細節上具體預測得出來，」艾維尼的聲調已露出狂怒，「在總的大體上，我可以預知……」

「你能夠？現在就預知？我對此懷疑，事實上我根本就全部否定你講的那套鬼話。現實，物質世界和它所有的可能性，它就是那麼大，根本不可能包容歸納進任何人類的理論中去的。若說在星空某處出了亂子，那同樣在別處他們也可能走對了，比你或任何一個人能預測都對。」

「約翰，我並沒有說我們得永遠也不要到星空去，只是得等到我們學會了自制和仁慈，學會了困難的思想作用。」

羅蘭辛粗魯地接着他的話說下去：「等到我們全都塑造進同一個模式——你的模式！我告訴你吧，人若爬行進他自己的小殼裏去思想純潔的念頭和注視自己肚臍，那他已不再是人啦！我說，即使我們有很多錯失和很多罪惡，但我們比起那些在叢林裏奔突的野獸仍好上他媽的幾千倍，我愛人，因爲他是個人，而不是一個由你們這些理論家認爲他該是怎樣的人，人所以發展到有今日的成就，一個理由，就是沒有一個人能強迫全人類變成他的一個複製品，我們一直來有變化，一直來有着反叛和異端，我們需要它們！」

艾維尼說：「約翰，你現在是鬧意氣了。」

「不，我並沒有鬧意氣，這只是立場鮮明的一個回答，艾維尼，這是一個抉擇和信念的問題，就我個人來看，我堅信一個小集團絕沒有權利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的。」

羅蘭辛向前跨了一步，指着艾維尼說：「你們這些心理官員，幹的就是這碼事，啊，用非常溫柔的和美妙的辦法，在幹殺人不見血的勾當，可我在想着，『達伽馬』號的人員的妻子兒女會多麼淒涼傷心，那些人的老婆會多麼孤單寂寞呢！」

羅蘭辛轉過身來，對其他兩個人說：

「我舉手贊成把眞相揭露出來，讓人類走向星星，並承担一切後果。好也罷，壞也罷，反正沒多大分別的，我要看後果會是怎樣，我相信大多數人也會同意我這主張。」

艾維尼用哀求的目光，望着剩下的那兩個人。

「我……我跟你走，羅蘭辛說得對！」唐敦說道，「人，應該是自由的，絕不能被塑造成一羣沒有個性的呆子！我舉手投贊成票！」

凱瑪爾說：「我要有自己的小農莊，如果我的曾孫子也不能找到自己的家園，那

麼人類將進地獄去了，這眞他媽的糟透了。我舉手贊成，人應該征服星星！」

艾維尼的臉色驀的變成死白，他擰過頭不再去看他們。

他們却看到他在流淚。

羅蘭辛輕輕地說：

「對不起，艾維尼，我們的答覆就是這樣，讓人類自己去決定自己的未來吧。」

現在看來事情已經很簡單，艾維尼的陰謀已經全部破產了。他自己落到這境地：既不能回太陽系去，又不能同自己的家人再見面，他也不能同意羅蘭辛他們的意見，因爲他是一個政府顧問，是一個幕後小集團的成員。

他再次試探地問：

「還有商量的餘地嗎？」

大家搖搖頭。羅蘭辛堅決地回答：

「我們已作出了決定，絕不改變！」

艾維尼講話了，他的聲音尖而高，因爲哭泣而渾身哆嗦：「我本應該叫羅爾萬人把你們三個宰掉，我應該這樣做，雖然我辦不到，你們這些蠢材破壞了人類眞正的未來，也許還破壞了整個宇宙的未來，現在你們可高興啦！」

他跌跌撞撞地離開了他們，走進樹林裏去了。羅蘭辛看到幢幢人影在夜色中走動，羅爾萬人在退却，回到他們的太空船去，他猜想，可能把艾維尼也帶走掉，一直躲藏到人們的憤怒消淡掉。

他聽到，遠處傳來了韓密敦的火箭船迫近來的雷鳴。

兩個人和很多的外星人，他們也是跟每一個人同樣有思想、有感情的生物，但他們已經死掉了，一個政府和一個夢想也跟着他們一起死掉。

現在，只需要把眞相講給韓密敦船長和其他船員聽，「赫德遜」號就可以回老家去了。太空船將不會向巡查站報到，一直飛向地球，用無綫電直接講出這次探險的全部遭遇。到那時，要制止，也來不及了。

一個政府肯定會被推翻，會有一次新的大選，選出一批眞正勇敢而有頭腦的人來，當然心理官員和那些顧問，就全部被踢出政府了。

羅蘭辛心想，也許遲一些時候，他們當中有一些會被重新起用，他們在他們的學科上是精通的，也許在未來還用得上的。

但這一切都無關重要了，無論怎麼說，再也沒有什麼能阻止人去探索星空了。

人類將擁有天空。

艾維尼終究會不會是對的呢？

羅蘭辛相信，在一千年內，誰也沒回答他這最後的一個疑問。

永遠也不會有答案的。

科幻名著選讀⑤ 異星探險

原著者／波爾・安德遜
編譯者／林　宗　達
發行人／陳　秋　琴
出版者／福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南市新興路533巷61弄８號
通訊處／台南郵政信箱921號
電　話／(062)619595
印刷者／宏玉印刷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２１６６號
中華民國71年４月出版　**特價65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書推介

冷凍人生

科學家正在以小動物為實驗，試著以冷凍冬眠法來做為治療疾病的手段；然而，當冬眠醒來後，面對的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便面臨了這個問題，一覺醒來，昨天與今天的距離，竟有四十七年之遠。昨天的思想跟不上時代了，該如何尋找一個適合他們的步調與方向呢？

美麗的愛情故事，永遠被歌頌流傳著，他們獲得了兩次生命，到底是幸福呢？還是悲劇？